

下編

古今
性異集成

中華書局印行

古今性異集成

民國八年三月印刷
民國八年三月發行



(古今怪異集成)全四册

定價銀二元四角

編者 中華書局

發行者 中華書局

印刷者 中華書局

印刷所 中華書局

上海靜安寺路一九二號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

北京天津奉天廣州長沙開封溫州長春
漢口南昌南京杭州濟南保定武昌太原
常德福州成都重慶雲南徐州西安汕頭
沙市蘭州衡州貴陽吉林潮州安慶桂林
東昌廈門邢台綏化煙台鄭州梧州
石家莊黑龍江張家口新加坡

古今怪異集成 下編

目錄

禽異類

雜禽類

鳳

鸚鵡

鴿

鴉

雉

梟

獸異類

雜獸類

麟

鶴

鷓鴣

燕

雞

鶉

虎

鸛

杜鵑

雀

鴨

鷺

獅

古今怪異集成 下編 目錄

象

猿

犀

牛

豕

鱗介類

龍

魚

鼉

蝦

蟲異類

雜蟲類

蠶

蜂

熊

狐

獺

羊

貓

蛟

龜

鼉

螺

蠅

蠅

蠅

蝶

蝶

鹿

狸

馬

犬

鼠

蛇

鼉

蟹

蟹

蟹

蟻

蟻

蟻

蟬

螢

蛙

蝙蝠

蚯蚓

蜘蛛

蜈蚣

蜥蜴

蠍

蝨

蛆

蝗災類

草異類

雜草類

芝

人蓑

菖蒲

蘆荻

樹木異類

雜樹類

松

柏

梓

檜

桐

槐

柳

桑

榆

柿

棠

銀杏

山桃

花異類

雜花類

梅

李

牡丹

芍藥

梨花

石榴

菡萏

海棠

竹異類

五穀異類

菜蔬異類

果蓏異類

物雜怪類

古今怪異集成

下編

禽異類

黃憲外史扶桑之野有鳥曰搖光感日之精千歲一孕其形如龜是感於日也
禽經雨舞則雨注一足鳥一名商羊字統曰商羊一足天將雨則飛鳴孔子辨之於齊庭也。

禽經霜蜚則霜注鷓鴣鳥名其羽可爲裘以辟寒鷓鴣飛則隕霜。

爾雅翼鷓鴣也長足羣飛天之將霜先知之而鳴不過旬日而下霜矣然則鷓鴣之驚霜猶鷓鴣之警露也。

贊寧物類相感志鷓鴣雀之屬飛則鳴行則搖俗呼爲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當大雪極爲徵驗。

獨異志漢太尉楊震以忠貞見黜及還洛歎曰吾居上司疾姦臣樊豐之狡而不能誅知帑藏空虛而不能富因飲鳩而卒門人寃之天子嘉之改葬日有大鳥翼一丈三尺集於柩前低頭垂淚葬畢乃飛去時人以爲忠貞所感。

搜神記。豫章新喻縣男子。見田中有六七女。皆衣毛衣。不知是鳥。匍匐往。得其一女所解毛衣。取藏之。卽往就鳥。諸鳥各飛去。一鳥獨不得去。男子取以爲婦。生三女。其母後使女問父。知衣在積稻下。得之。衣而飛去。後復以迎三女。女亦得飛去。

宋宗室傳。巴陵哀王休若。文帝十九子也。爲荊州刺史。加都督。晉平王休祜被殺。建安王休仁見疑。都下訛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嘗衆賓滿座。有一異鳥集席隅。哀鳴墜地死。又聽事上有二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之。上以休若善能諧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欲遣使殺之。慮不奉詔。徵入朝。又恐猜駭。乃僞授爲江州刺史。至卽於第賜死。

南史梁武帝本紀。海中浮鵠山。去餘姚岸可千餘里。上有婦人。年三百歲。有女官道士四五百人。年並出百。但在山學道。遣使獻紅席。帝方捨身時。其使適至。云。此草常有紅鳥居下。故以爲名。觀其圖狀。則鸞鳥也。時有男子。不知何許人。於大衆中。自割身以飴饑鳥。血流徧體。而顏色不變。又沙門智泉。鐵鈎掛體。以燃千燈。一日一夜。端坐不動。開講日。有足鳥集殿之東戶。自戶適於西南。毀楣。三飛三集。白雀一見於重雲閣前。遂至喪亡。

通幽記。貞元九年。前亳州刺史盧瑗。家於東都康裕坊。瑗父正病卒。後兩日正晝。忽有大

鳥色蒼。飛於庭。巡翔空間。度其影可闊丈四五。家人咸見。頃之。飛入西南隅井中。久而飛出。人往視之。其井水已竭。中獲二卵。大如斗。將出破之。血流數斗。至明。忽聞堂西奧有一女人哭。往看。見一女子。年可十八九。烏巾帽首。哭轉哀厲。問其所從來。徐徐出就東間。乃言曰。吾誕子井中。何敢取殺。言畢。却往西間。拽其尸如糜散之。訖。奮臂而去。出門而滅。其家大震懼。取所留卵。却送於野。使人馳問桑道茂。道茂令禳謝之。後亦無徵祥。而莫測其異也。

續明道雜誌。某舅氏李君武者。少才勇。以武舉中第。常押兵之夔州。行峽路。暮投一山驛。驛吏曰。從前此驛不宿客。相傳堂中夜有怪物。君武少年氣豪健。不顧。遂宿堂中。至半夜。忽有物自天牕中下。類大飛鳥。左右擊搏。君武捫常所弄鐵鞭揮擊。俄中之。遂墜地。乃取盆覆之。至天明。發盆視之。乃一大水鳥。如雛鷓。細視乃有四目。因斃之。自後驛無怪。京師之海淀人嘗捕得一巨鳥。狀類蒼鵝。而長喙利吻。目睛突出。耽耽可畏。非鷺非鶴。非鵝非鷗。鷺鷥莫能名之。無敢購者。金海住時。寓澄懷園。買而烹之。味不甚佳。甫食一二。覺胸膈間冷如冰雪。堅如鐵石。沃以燒酒。亦無暖氣。坐是委頓者數日。海住名姓。杭人。塞外地方有名虎嘶碧落者。譯言怪鳥也。在二十五台東去六十里。相傳某年其地有鳥。

見回人。卽啄之。見華人。則飛鳴高舉。不敢近。亦真奇矣。土人因以爲地名。

長白山有四翼鳥。頭圓尾細。前兩翼長。後兩翼短。色淡黃。形同蛺蝶。聲似黃鸝。人有見其雌雄雙飛者。

長白山有大頭鳥。嘴短毛白。身長三寸。頭大於身。飛落石上。每見其首。不見其尾。

海南有鳥名鬼蜮。出深谷中。當受胎之際。各含一沙。又折枝遍插各徑口。爲符號。以阻人往來。若不知而誤入之。則噴沙以射人中之必死。

沔州有禽名骨託。狀類雕。高三尺許。其鳴之聲若骨託然。因以名之。能食鐵石。或謂鐵石至堅。非可食之物。遂有人以三寸白石。繫以絲繩。擲其前。卽吞之。良久。牽出。視石已軟如泥矣。

雜禽類

鳳

雲笈七籤。金門皓靈皇老君紀。老君本乃靈鳳之子也。靈鳳降生衛羅國。王取而蓄之。王女配瑛。常與共戲。靈鳳以兩翼扇女面。女忽有胎。王因斬鳳頭。埋長林丘中。女後生。女墮地能言。曰。我是鳳子。位應天妃。王卽名曰皇妃。時天作大雪。一年不解。雪深十丈。鳥獸餓

死。王女思憶靈鳳。王所殺鳳。鬱然而生。抱女俱飛。徑入雲中。

安慶府志。朝城陳金鉉。令桐城。端陽。有餽白蛋數十枚者。偶見一蛋。上有五色光。遂以家雞翼之。俄得小白鳳。不數日漸大。每時去時來。其伏雛之雞。重至三十斤。毛亦變成五色。久之并翔去。

粵產倒挂鳥。卽桐花鳳。日間收香氣於翼。夜則倒挂放之。

鶴

禽經。露翥則露。注。露。禽。鶴也。古今注。鶴千載變蒼。又千載變黑。所謂元鶴也。子野鼓琴。元鶴來舞。露下。則鶴鳴也。鶴之馴養於家庭者。飲露則飛去。

福州城西有一園。山環水繞。境頗幽勝。園有雙鶴。丹頂白羽。品殊不凡。梁蔭林中丞章鉅撫桂時所得。攜之歸。以贈園主之祖者也。畜之久矣。時或振翮長霄。刷翎茂樹。每遇風清月朗。引吭長鳴。意若自得。飄飄欲仙。一日。主人之母八十壽辰。各啣一靈芝。獻於庭。如祝壽然。賓客皆驚異之。

鶴

揚州府志。嘉靖初。徐司訓觀宅。近啟聖祠。縱奴射鶴。合邑之鶴。無不帶箭者。一日。鶴銜火

焚祠。有鸚數百。盤旋烈炤之上。若快心者。徐坐焚祠去。官奴亦瘖。

鸚鵡

異苑。張華有白鸚鵡。公後在外。令喚鸚鵡。鸚鵡曰。昨夜夢惡。不宜出戶。公猶強之。至庭。爲鸚所搏。教其啄鸚脚。僅而獲免。

粵寇洪秀全據金陵時。畜白鸚鵡二。命人教以語言。洪每出。則白鸚鵡必高呼萬歲。其所謂文武者。乃効之。呼聲震天。洪乃揖而退。

鵪鶉

鵪鶉。亦作鸚鶉。俗名八哥。全體俱黑。兩翼有白點。巢於樹穴及人家屋脊中。翦其舌端。令圓。能効人言。通常所蓄者。僅能效百鳥鳴。或逢婦女至。則頻呼好娘娘不止。此均不得爲上品。

湖北某縣有一老嫗。廣蓄鸚鶉。其靈敏者。能奉主命。至戚友家傳達音問。銜取鍼線。人以烏衣使者稱之。某日。鸚鶉又奉命至某姓家借鍼。比返。過鄰村。見場上有遺穀。因置鍼碌礮上。俯而啄穀。蕎有飢鷹盤空下。奮爪攫之而去。鸚鶉見有一熟識婦在旁。哀呼曰。婆婆。吾被鷹攫去。煩寄語阿姥。今生不復面也。鍼在碌礮上。阿姥可自取之。婦述諸嫗。嫗終日

哭泣。幾喪其明。

某姓蓄一鸚鵡。善窺人隱私。搬弄口舌。其家有童養媳。值翁姑他出。潛取厨下年糕。煮食之。慮爲鸚鵡所見。預以飯籬罩其頭。以爲無事矣。比翁姑歸。鸚鵡喃喃自語曰。飯籬罩了八哥頭。鑊裏年糕滑溜溜。翁姑聞之。乃責其媳。

乾隆時。錢塘黃寶田有打八哥詩云。打八哥。打八哥。八哥無匿處。但解陰晴不解飛。沙明露白久延佇。紅蓼洲。青蘆渚。兩啁啾。告其侶。於今高飛亦何益。膠網不設黏竿舉。吁嗟乎。八哥爾何苦。鳩舌作人語。爾不見人作禽言。人不顧禽作人言。人捕汝。

杜鵑

聞見前錄。康節先公先天之學。伯溫不肖。不敢稱贊。平居於人事。祿祥未嘗輒言。治平間。與客散步天津橋上。聞杜鵑聲。慘然不樂。客問其故。則曰。洛陽舊無杜鵑。今始至。則有所主。客曰。何也。康節先公曰。不二年。上用南士爲相。多用南人。專務變更。天下自此多事矣。客曰。聞杜鵑何以知此。康節先公曰。天下將治。地氣自北而南。將亂。自南而北。今南方地氣至矣。禽鳥飛類。得氣之先者也。春秋書六鷁退飛。鸚鵡來巢。氣使之也。自此南方草木皆可移。南方疾病瘴癘之類。北人皆苦之矣。至熙寧初。其言乃驗。異哉。故康節先公嘗有

詩曰。流鶯啼處春猶在。杜宇來時春已非。又曰。幾家大地橫斜照。一片殘春啼子規。其旨深矣。伯溫後聞熙州有唐碑。本朝未下時。一日。有家雀數千集其上。人惡之。曰。豈此地將爲漢有耶。因焚之。蓋鹵中無此禽也。已而果然。因并記之。以信先公之說。

鴿

蘭州藩署棲鴿數千。相傳嘗有盜夜來劫庫。鴿大噪。異於恆。管庫者訝之。起視。盜因被獲。緣此官中月給二十四金以爲鴿俸。

武進孫雨蒼文學。揆嘗客蘭州。謂雖曾飯稻而不羹魚。惟嘗一食鴿子魚而已。魚清蒸。無細刺。味至腴美。登於盤。宛然魚也。而實爲鴿所化。產靖遠。鴿飛近黃河而欲越之。弱者翻不能振。則墜於河。爲土人所捕。致之蘭州。以不能多獲。酒樓中人聞之。輒購以充庖。居爲奇貨。居家者非入酒樓。不易染指也。

燕

太平清話。梁昭明太子在東宮。有一琉璃盃。紫玉盃。皆武帝所賜。旣薨。置梓宮。後更葬。開墳。爲闈人攜入大航。有燕雀數萬擊之。爲有司所縛。乃獲二寶器。帝聞驚異。詔以賜太孫。封墳之際。復有燕雀數萬。銜泥增其上。墳側今有湖。後人因名燕雀湖。

虛谷閒抄。淄青有一百姓家。燕巢累年。添接竟踰三尺。其燕哺雛既飛。忽一日有諸野禽。飛入庭除。俄而漸衆。棟宇之上。棲息無空隙。不復畏人。厨人饋食於堂。手中盤饌。皆被衆禽搏撮。莫得驅逐。其家老人罔測災祥。顧之甚悶。忽以杖擊破燕巢。隨手有一白鳳雛。長三尺以來。自巢而墮。未及於地。卽掀然出戶。望西南冲天而去。諸禽亦應時散逝。須臾而盡。又一家亦是燕巢中。忽然赤色光芒。而隱隱有聲。若鳴鼓地中。日夜不絕。夜後廂巡呵喝於外。責其不戢燈燭。既入其室舍。視之不見有火。纔出門外。望之則有火焰亙天。居旬日間。人漸聲傳。或聚觀其家。老人懼。偶以拄杖探燕巢中。卽有一小赤龍子。長尺餘。墮下。鱗甲炳煥。老父驚戰。速以裯褥藉之。焚香禱謝。未畢而見一大龍。長丈餘。自簷屋而入。光如列炬。爍人瞻視。一家震駭。竄伏稽顙。龍徐徐擁其子入自寢室。穴屋騰天而去。亦不損物。然二家不三數年皆隳敗焉。

雀

洞冥記。有一女人愛悅於帝。名曰巨靈。帝旁有青珉唾壺。巨靈乍出入其中。或戲笑帝前。東方朔望見巨靈。乃目之。巨靈因而飛去。望見化成青雀。帝因其飛去。乃起青雀臺。時見青雀來。不見巨靈也。

杜陽雜編。順宗皇帝卽位歲。拘弭國貢却火雀。一雄一雌。純黑。大小似燕。其聲清。殆不類尋常禽鳥。置於火中。火自散去。上嘉其異。遂盛於水晶籠。懸於寢殿。夜則宮人持蠟炬以燒之。終不能損其毛羽。

泊宅編。王滌之。字彥祖。爲西京小漕。攝河南府事。因丁外艱。置神柩西堂。一日。有雀羣集几筵。啄殘祭食。彥祖揮去。復來。彥祖頗不平。偶扑得一雀。自於門限。刀斷其首。擲棄中庭。徐察之。此雀忽身首相就。翩然飛去。及彥祖還南徐。爲人訟田。安置廣德軍。才得自便。復喪妻許。未幾。妖人張懷素辭連就逮。竟死於南方。雖禍生有胎。然忿與忍。不可不戒也。鬼雀。產內蒙古之烏蘭察布盟北鄙。與土謝圖汗部交界處。形似麻雀。學馬嘶。犬吠。獺鳴。維妙維肖。與鼠同棲。騎鼠而戲。鼠恆受其指揮焉。

鴉

康熙壬子夏。吳中大旱。飛蝗蔽天。竹粟殆盡。蝗亦有爲鴉鵲所食者。長洲褚稼軒家庭中。之椿。有鳥巢於上。以其朝暮飛鳴。方憎惡之。至是獨喜其捕蝗。中有一無尾者。攫啄尤多。胡汝源聞之。喜而作歌曰。昔人曾稱鴉種麥。今日喜見鴉捕蝗。吳民徵輸困來久。況復連遭水旱殃。苗未插蒔田未墾。催科已比五分糧。仰屋躊躇莫措手。忽聞蝗來西北方。老人

昔年被災。診談虎色。變如虎傷。無稼可食。且集樹。繩繩振振。滋駭惶。園竹岸蘆。到卽罄。黃衣三使。徵夢祥。浙中消弭。賴刺史。吾蘇漫漫。無短長。烏烏啞啞。高下翔。奮迅攫啄。如鷹揚。承鯛之捷。猶撥爾。就中尤羨。秃尾狼。羣烏相將。飽枵腹。吳民或得療。飢腸。台上快睹。等捷凱。擬草露布。爲張皇。白公大嘴。可勿誚。竟當進號。烏鳳凰。瞻烏爰止。在鄰屋。愛之却。彈將弓藏。

康熙某科鄉試。華亭董舍出闈後。返里。一日。忽有羣鴉。數千頭。飛繞其居宅。曉夜屯宿。聲啞啞。驅之不去。家人咸以爲不祥。村夫輩。且謂鴉噪。主凶徵也。如是者五日。及捷報至。鴉始散。人言亦息。羣又言其爲報喜也。

湖南之清浪灘。有伏波廟。廟多鴉。行舟過。輒飛布空中。行十餘里。始絕。舟人以飯顆或豆腐乾等物。拋以飼之。鴉能俯仰啄食。或飛集桅檣篷背。啞啞乞食。舟人謂之爲神兵。不敢慢也。

新安山中。嘗見烏鵲數十。共鬪一蛇。蛇長盈丈。黃質黑斑。烏鵲或上或下。嘩噪不已。蛇則盤屈爲一團。而張口吐舌。以禦之。久之力不支。竄草中。烏鵲猶隨而啄之。及秋燔山。蛇乃相率奔避。或不及。則焚死。中有大如車輪者。

儋州有烏鴉。能食火。每啣火置人屋上。以翅煽焚。則羣鳴飛舞。其名曰火鴉。居人多以食物讓之。

雞

稽神錄。軍吏熊勛。家於建康長樂坡之東。嘗日晚見屋上有二物。大如卵。赤而有光。往來相馳逐。家人駭懼。有親客壯勇。開屋捕之。得一。乃被繒綵包。一雞卵殼也。剖而焚之。臭聞數里。其一走去。不復來矣。家亦無恙。

康熙甲戌十二月。松江吳南林中翰家。雄雞生卵。大如鵝蛋。殼甚堅厚。以椎椎破之。亦具黃白。白如凝脂不散。黃帶赤色。

康熙辛亥。西洋人有以火雞入貢者。舟進蘇州閶關。出雞於船頭。令市人聚觀之。赤色。與雞同。飼以火炭。如啄米粒也。

康熙時。繁昌吳士明家畜一雞。生卵已久。忽化爲雄。冠漸紅。羽漸長。鳴聲嚶嚶於子午候矣。

歸安孫在豐年十六。以冠軍入庠。適雄雞生卵。而學書來。家人以爲不祥。殺雞佐黍。投卵於河。嬌氏聞之。曰。此佳兆也。姪他日必作狀元。雞宜畜之。奈何並卵而棄之耶。後孫竟以

第二人及第

乾隆乙丑。崑山之黃渡有勞姓家。畜一雄雞。忽作人言云。大家要活命。其家以爲妖而殺之。未幾。以訟獄破家。

食火雞。與駝鳥同類異屬。身高五尺餘。羽色黑。頭小而無毛。頸亦裸。頂有肉冠。脛較駝鳥稍粗短。善走。產澳洲及新幾內亞島。舊說能吞火炭。故名。今簡稱之曰火雞。道光時。英人佔舟山。攜火雞以來。遂有遺種。今定海人豢之者甚衆。歲由甬船載以至滬。供西人之食者。不可勝數。

盛氏園畜二母雞。黃白各一。桑麻掩映。分柵而棲。各養數雛。晨夕挈雛出入。二雌同行。宛若人之洽比其隣者。一日。黃者被人竊去。失母之雛。悲鳴不已。白者頻來顧視之。若代爲憫惻然。自後得食相呼。歸棲逐隊。蓋忘形於黃白。而皆視爲己子矣。盛之友訪盛而見之。因呼之爲慈雞。

蘇州拙政園有雷雞一。大如鸛雀。羽毛五彩。類吐綬。觀者故觸其怒。則撲翅掉尾。有聲隆隆。震地若雷鳴然。

鴨

洞冥記。升菡鴨。赤色。每止於芙蕖上。不食五穀。唯啣葉上垂露。因名垂露鴨。桐鄉陸姓家養雌鴨三隻。已三年。一鴨連日產卵三枚。尾忽禿。數日生綠毛。頭翅盡綠。而白頸。嘴距變紅。形聲俱化爲雄矣。

雉

搜神記。秦穆公時。陳倉人掘地得物。若羊非羊。若猪非猪。牽以獻穆公。道逢二童子。童子曰。此名爲媪。常在地食死人腦。若欲殺之。以柏插其首。媪曰。彼二童子名爲陳寶。得雄者王。得雌者伯。陳倉人捨媪。逐二童子。童子化爲雉。飛入平林。陳倉人告穆公。穆公發徒大獵。果得其雌。又化爲石。置之汧渭之間。至文公時。爲立祠陳寶。其雄者飛至南陽。今南陽雉縣。是其地也。秦欲表其符。故以名縣。每陳倉祠時。有赤光長十餘丈。從雉縣來。入陳倉祠中。有聲殷殷如雄雉。其後光武起於南陽。魏書裴駿傳。駿從弟安祖。值天熱。舍於樹下。有鷲鳥逐雉。雉急投之。遂觸樹而死。安祖愍之。乃取置陰地。徐徐護視。良久得蘇。喜而放之。後夜忽夢一丈夫衣冠甚偉。著繡衣。曲領。向安祖再拜。安祖怪問之。此人云。感君前日見放。故來謝德。聞者異焉。

鶉

珍珠船。蔡京喜食鵝。每預養之。烹殺過當。一夕。夢鵝數千百。訴於前。其一鵝居前。致辭曰。食君廩中粟。作君羹中肉。一羹數百命。下箸猶未足。羹肉何足論。生死猶轉轂。

鷺

搜神後記。錢塘人。姓杜。船行時。大雪。日暮。有女子素衣來岸上。杜曰。何不入船。遂相調戲。杜閣船載之。後成白鷺飛去。

鴉

劇談錄。大中年。韋顥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滋甚。歲暮。饑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殷裕之。輟居所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顥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顥夜分歸於所止。擁爐而坐。愁歎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於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簷際忽有鳴臬。頃之集於竹上。顥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顥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鷗至臬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獸異類

十洲記。漢武天漢中。西胡國獻猛獸。使者曰。猛獸生崑崙。或生元圃。立起風雲。吐嗽霧露。山海經。北山經。法獄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犬而人面。善投。見人則笑。其名山獬。其行如風。見則天下大風。獬音暉

山海經。中山經。凡山有獸焉。其狀如彘。黃身。白頭。白尾。名曰聞麟。見則天下大風。

拾遺記。嗽月獸。形似豹。飲金泉之液。食銀石之髓。夜噴白氣。其光如月。軒轅時獲焉。

拾遺記。因墀國獻五足獸。狀如獅子。玉錢千緡。其形如環。環重十兩。上有天壽永吉之字。問其使者。五足獸是何變化。對曰。東方有解形之民。使頭飛於南海。左手飛於東山。右手飛於西澤。自臍已下兩足孤立。至暮頭還肩。上兩手遇疾風。飄於海外。落元洲之上。化爲五足獸。則一指爲一足也。其人既失兩手。使旁人割裏肉以爲兩臂。宛然如舊也。因墀國在西域之北。送使者以鐵爲車輪。十年方至。晉及還。輪皆絕銳。莫知其遠近也。

瑯嬛記。大曆中。有人獨行到鳳凰台。望見一男子與一婦人相和而歌。聲徹雲際。婦人歌曰。深閨寒鎖難成夢。那得同衾共繡牀。一自與郎江上別。霜天更自覺宵長。男子和曰。纖阿斂照窗風起。漸覺霜寒逼玉牀。幽恨從來無早暮。不知宵漏向人長。又歌曰。愁聽黃鸝喚友聲。空閨曙色夢初驚。窗前總有花牋紙。難寄妾心字。字明和曰。遙知把筆怯禽聲。密

語書來屢自驚。若道花牋情不盡。幽情含處已分明。又歌曰。寂靜璇閨度歲年。並頭蓮葉又如錢。愁人獨處那堪此。安得君來共枕眠。和曰。愁多四月日如年。金錯囊無買醉錢。滿地落花愁不寐。非關明月夜遲眠。又歌曰。臥病匡牀香屢添。夜深猶有一絲烟。懷君無計能成夢。更恨砧聲到枕邊。和曰。寒燈未滅夜愁添。輕帳低垂薄似烟。忘却閨中病無寐。空教魂夢到君邊。歌罷其人迫而視之。乃二獸也。一類豬而體特高。蔚有文彩。一類龍而小。徧體純黃色。其人驚而走。行者問之。因語其故。共往觀之。寂然無所見。惟竹書一束在地。取視。簡策幾毀。文不可辨。惟首隸書地出梓桐。僞失厥衆邪。去立言灌平。獲誦於古。有文乍得斯人。慈心忽用筆冠。日輪三十二字。

桂海虞衡志。風狸。狀似黃猿。食蜘蛛。晝則拳曲如蝟。遇風則飛行空中。其溺及乳汁。治大風疾。奇效。

乾隆甲寅六月朔日。海鹽八團大雨雹。海潮既退。有獸涸於轍灘。長可八尺餘。色純黑。毛如海虎。尾尺許無毛。四足如魚刺。頭如駱駝。牛眼。口若塗硃。以槌擊之不動。以刀示之則垂淚。土人昇至海口。遂躍入海中。

東三省之乳頭山有獸。皮似貓。形似犬。長尺餘。山中之獸。無不畏之。其洩能害百獸。蹄若

沾之。立即潰爛。惟不傷人。獵夫見即喂養之。夜間山中露宿。獸不敢前。故人呼之爲老更官。

邕宜以西有南丹諸蠻。皆居窮崖絕谷間。有獸名曰野婆。黃髮椎髻。跣足裸形。儼然一媪也。上下山谷如飛。揉自腰以下有皮。累垂蓋膝。若犢鼻。力敵數壯夫。喜盜人子女。然性多疑。畏罵。已盜必復至。失子家窺伺之。其家知爲所竊。則集鄰人大罵不絕口。往往不勝罵者之衆。則挾以還之。其羣皆雌。無匹偶。每遇男子。必負去。求合。嘗爲健夫設計擠之大壑中。展轉哮吼。脛絕不可起。集衆刺殺之。至死。以手護腰不置。或剖之。得印方寸。瑩若蒼玉。字類符篆。不可識。非鑄非鏤。蓋自然之文。然亦竟莫知其所寶何用也。

黑毛獸。產於團頭山。身長半尺許。毛黑色。長四寸許。其行如飛。跳兔。產沙漠。前足僅寸許。後足幾一尺。行則用後足跳。一躍數尺。止則蹶然仆地。

雜獸類

麟

異林。弘治中。灤陽民家牛產一麟。初不爲異。偶過廨宇。見壁上畫麟。始大驚悟。俗謂麟能茹鐵糞金。遂以鐵灌之而斃。後獻其皮於鎮府。鎮府貢於庭。兩脇有甲。毛從甲孔中出。角

栗形。纔及犬大。

空同子。嘉靖六年四月。舞陽之野。麟生於牛。其夜火光。又其聲雷。又見其角而鱗。以爲妖。擊之。口吐火。鼈。頃又蘇。瘞之。土又自起。聲轉雷。擊碎首乃死。見者謂麟也。野人懼。扛之省城。然誠麟也。古謂麟一角。然此則雙肉角。麟馬蹄。此則牛蹄。古謂鶴胎生。今鶴卵生。豈傳者誤耶。抑形有變耶。此似麟非麟者耶。古又謂牛馬交則生麟。此牛馬交者耶。

松潘鎮總兵閃殿魁。直隸昌平人。光緒庚子。於馬廐中獲一獸。遍身有鱗。狀如麒麟。而獨角。長九尺。牛趾而馬腹。其馴亦似麟。鎮署當東。獸自西來入馬廐。馬初譁之。既屢來。則相安。獸不畏人。牧人皆得近之。或祝曰。子果麟耶。當朝出晚歸。勿驚吾馬。獸果如約去。翌日復來。牧人以白閃。閃因維繫之。而說其狀。郵聞於川督奎俊。奎令解省。將以聞於西安行在。意謂兩宮將狩蜀。故麟呈其瑞也。後不果獻。

虎

異苑。晉太元末。徐桓以太元中出門。彷彿見一女子。因言曲相調。便要桓入草中。桓悅其色。乃隨去。女子忽然變成虎。負桓著背上。徑向深山。其家左右尋覓。惟見虎跡。旬日。虎送桓下著門外。

搜神後記。丹陽人沈宗在縣治下。以下爲業。義熙中。左將軍檀侯鎮姑熟。好獵。以格虎爲事。忽有一人著皮袴乘馬。從一人亦著皮袴。以紙裹十餘錢。來詣宗卜。云西去覓食好。東去覓食好。宗爲作卦。卦成占之。東向吉。西向不利。因就宗乞飲。內口著甌。中狀如牛飲。既出。東行百餘步。從者及馬皆化爲虎。自此以後。虎暴非常。

宋史王禹偁傳。咸平初。知黃州。四年。州境二虎鬪。其一死。食之殆半。羣雞夜鳴。終月不止。冬雷暴作。禹偁手疏。引洪範傳陳戒。且自劾。上遣內侍乘駟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偁才。是日。命徙蘄州。禹偁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其身後之語。上異之。果至郡未踰月而卒。

錢塘孔某從軍入閩。大軍先行。孔偕胡某率兵士及僕從十餘人殿其後。閩故多山。行至一嶺。萬木蔽天。峻且險。山口有旅店。胡欲投宿。孔曰。日未晡。過嶺不遲。館人止之曰。山多猛獸。居人相戒。恆以亭午結伴持械行。今時已晏。可休矣。孔盛氣語之曰。予從軍久。手刃賊不下數百人。何畏此區區者。爾不過利吾投宿耳。倘有異物。吾以劍殺之。勿煩爾慮。遂行。時值深秋。滿山黃葉亂飛。霜風怒吼。大霧迷漫。白日無色。策車行十里許。度嶺之半。瞥見山凹有茅屋數椽。日將夕。率衆止焉。入其門。有椎髻婦人。二貌頗妍麗。見客來。曰。我家

男子外出未歸。家固非旅店。然日已西下。諸客艱於度嶺。盍姑止此。幸勿嫌其湫隘也。孔自居中楹。以外廂處兵。從炊食秣馬。衆皆罷矣。孔年少。喜談諧。笑謂婦人曰。爾夫遠出。可借榻以眠。孤客否。婦人頷之。孔私意必以色餌人者。孰知吾爲魯男子哉。飯畢。復佯申前約。婦人正色白。君指日騰驤雲路。吾不敢與君較。若他人。則無死所矣。相與一笑而罷。夜半。孔眠未熟。聞鼾聲如雷。張目視之。有光如椽燭。自房中射出。從隙窺之。斑然兩虎。臥於榻。其光乃目睛也。孔大駭。潛呼胡醒。告之。胡恐甚。孔告以婦人語。曰。吾輩可無恐。第恐兵從必有權虎劫者。乃危坐。候村雞鳴。趣衆啟行。失兵二馬。二回顧宿處。榛莽叢雜。無室廬。始信館人之言不謬。孔嘗詡詡然誇於同輩曰。予從虎穴中來也。

吳虛壑名懷。始安人。嘗夜讀有感。撫案痛哭。聞窗外有物騰突去。叢薄作摧裂聲。簌簌動也。次日見籬下虎跡。大小不一。谷口農家之犬豕。皆爲虎攫去。蓋虎聞虛壑痛哭而驚走也。

海城蓋平有獸曰艾虎。身之大小類墨猴。而其形其毛與虎無異。亦能吼撲作威。夜臥於小扁葫蘆中。夏日室有此物。則蒼蠅皆遠避。凡遇宴會羣集之處。輒置坐側。而文人几案間皆蓄之。價不甚昂。惟調之使馴。爲極難耳。

獅

康熙乙卯秋。西洋遣使入貢。品物中有神獅一頭。乃繫之後苑鐵柵。未數日。逸去。其行如奔雷快電。未幾。嘉峪關守臣飛奏入廷。謂於某日午刻。有獅越關而出。獅身如犬。作淡黃色。尾如虎。稍長。面圓。髮及耳際。其由外國來時。繫船首將軍柱上。旁一豕飼之。豕在岸猶號。及入船。卽噤如無力。解纜時。獅忽吼。其聲如數十銅鈺。一時并擊。某家廐馬十餘騎。同時伏櫪。幾無生氣。

象

酉陽雜俎。大象百頭。頭有十牙。牙端有百浴池。項有山。名曰界莊巖。鼻有河。如閻牟那河水。散落世界爲霧。

象房在京師宣武門內。仍明舊也。朝會大典。如獻俘宣赦等事。以馴象馱寶瓶。立朝班前。咸豐以來。越南緬甸相繼屬於英法。朝班無象者十餘年。至同治戊辰。雲南底定。緬甸始復貢象七隻。光緒甲申春。一象忽瘋。擲玉輅於空中。碎之。逸出西長安門。物遭之碎。人遇之傷。擲奄人某於皇城壁上。西城人家閉戶竟日。至晚始獲之。從此象不復入仗。而宣武門象坊之象。亦多老死。此制遂廢。

熊

康熙時。聖祖幸口外打圍。遇二熊。人不能勝。召獅子攫得之。老獅力盡而斃。小獅亦逸。其熊皮實之以草。置雍和宮殿庭。懸牌於腰間。一重一千三百餘斤。一重八百餘斤。

鹿

度朔君別傳。袁紹字本初。在冀州。有神出河東。號度朔君。百姓共爲立廟。廟有主簿大福。陳留蔡庸爲清河太守。過謁廟。有子名道。亡已三十年。度朔君爲庸設酒。曰。貴子昔來欲相見。須臾子來。度朔君自云。父祖昔作兗州。有一士姓蘇。母病往禱。主簿云。君逢天士留待。聞西北有鼓聲。而君至。須臾一客來。著皂角單衣。頭上五色毛長數寸。去後。復一人著白布單衣。高冠。冠似魚頭。謂君曰。昔臨廬山。共食白李。憶之未久。已三千歲。日月易得。使人悵然。去後。君謂士曰。先來南海君也。士是書生。君明通五經。善禮記。與士論禮。士不如也。士乞救母病。君曰。卿所居東有故橋。人壞之。此橋所行。卿母犯之。能復橋便差。曹公討袁譚。使人從廟換千疋絹。君不與。曹公遣張郃毀廟。未至百里。君遣兵數萬方道而來。郃未達二里。雲霧繞郃軍。不知廟處。君語主簿。曹公氣盛。宜避之。後蘇并鄰家有神下。識君聲。云。昔移入湖。闕絕三年。乃遣人與曹公相聞。欲修故廟。地衰不中居。欲寄住。公曰。甚善。

治城北樓以居之。數日。曹公獵得物。大如麕。大足。色白如雪。毛軟滑可愛。公以摩面。莫能名也。夜聞樓上哭云。小兒出行不還。公拊掌曰。此子言真衰也。晨將數百犬繞樓下。犬得氣。沖突內外。見有物大如驢。自投樓下。犬殺之。廟神乃絕。

康熙己丑。聖祖秋獮。行圍於巴顏陀羅海。所獲有瑞鹿。其角長七尺有九寸。叉之數十有六。蓋鹿之角。自兩叉四叉六叉以至八叉。歷數十年而後成。其踰八叉者。不可辨其年歲。千萬中一遇而已。乃命藏之武庫。以誌山靈之獻瑞焉。

康熙丁未冬。商邱宋牧仲尙書。犖謁相國柏鄉魏文毅公裔介。座次。見小鹿一頭。長二寸許。雙角嶄然。與大鹿無異。

猿

晉書五行志。蜀車騎將軍鄧芝。征涪陵。見元猿緣山。手射中之。猿拔其箭。卷木葉塞其創。芝曰。嘻。吾違物之性。其將死矣。俄而卒。此射妖也。一曰。猿母抱子。芝射中之。子爲拔箭。取木葉塞創。芝歎息。投弩水中。自知當死。

異苑。晉太元末。徐寂之嘗野行。見一女子操荷。舉手摩寂之。寂之悅而延住。此後來往如舊。寂之便患瘦瘠。時或言見華房深宇。芳茵廣筵。寂之與女觴殺宴樂數年。其弟晬之聞

屋內羣語潛往窺之。見數女子從後戶出。惟餘一者隱在簷邊。睭之逕入。寂之怒曰。今方歡樂。何故唐突。忽復共言云。簷中有人。睭之卽發看。有一牝猴。遂殺之。寂之病遂瘥。

搜神後記。元嘉十四年。徐道饒忽見一鬼。自言是其先人。於時冬日天氣清朗。先積稻屋下。云汝明日勿曝穀。天方大雨。未有晴時。饒從其教。鬼亦助輦。後果霖雨。時有見者。形如獼猴。饒就道士請符。懸著窗中。鬼便大笑云。欲以此斷我。我自能從狗竇中入。雖則此語而不復進。經數日歎云。徐叔寶來。吾不宜見之。後日果至。於是遂絕。

白猿傳。梁大同末。遣平南將軍藺欽南征。至桂林。破李師古陳徹。別將歐陽紇略地至長樂。悉平諸洞。深入險阻。紇妻纖白甚美。其部人曰。將軍何爲挈麗人經此地。有神善竊少女。而美者尤所難免。宜謹護之。紇甚疑懼。夜勒兵環其廬。匿婦密室中。謹閉甚固。而以女奴十餘伺守之。再夕。陰風晦黑。至五更。寂然無聞。守者怠而假寐。忽若有物驚寤者。卽已失妻矣。關扃如故。莫知所出。出門山險咫尺。迷問不可尋逐。迨明絕無其跡。紇大憤痛。誓不徒還。因辭疾駐其軍。日往四遐。卽深凌險以索之。旣逾月。忽於百里之外。叢篠上得其妻。綉履一隻。雖侵雨濡。猶可辨識。紇尤悽悼。求之益堅。選壯士三十人。持兵負糧。巖棲野食。又旬餘。遠所舍約二百里。南望一山。葱秀迴出。至其下。有深溪環之。乃編木以度。絕巖

翠竹之間。時見紅綵。聞笑語音。捫蘿引絙。而陟其上。則嘉樹列植。間以名花。其下綠蕪。豐乾如毯。清迴岑寂。杳然殊境。東向石門。有婦人數十。帔服鮮澤。嬉遊歌笑。出入其中。見人皆慢視遲立。至則問曰。何因來此。紇具以對。相視歎曰。賢妻至此月餘矣。今病在牀。宜遣視之。入其門。以木爲扉。中寬闢若堂者三四。壁設牀。悉施錦蓆。其妻臥石榻上。重茵累席。珍食盈前。紇就視之。迴眸一睇。卽疾揮手令去。諸婦人曰。我等與公之妻。比來久者十年。此神物所居。力能殺人。雖百夫操兵。不能制也。幸其未返。宜速避之。但求美酒兩斛。食犬十頭。麻數十劬。當相與謀殺之。其來必以正午。後慎勿太早。以十日爲期。因促之去。紇亦遽退。遂求醇醪與麻犬。如期而往。婦人曰。彼好酒。往往致醉。醉必騁力。俾吾等以綵練縛手足於牀。一踊皆斷。常紉三幅。則力盡不解。今麻隱帛中束之。度不能矣。遍體皆如鐵。唯臍下數寸。常護蔽之。此必不能禦兵刃。指其旁一巖曰。此其食廩。當隱於是。靜而伺之。酒置花下。犬散林中。待吾計成。招之卽出。如其言。屏氣以俟。日晡。有物如匹練。自山下透至。若飛。徑入洞中。少選有美髯丈夫。長六尺餘。白衣曳杖。擁諸婦人而去。見犬驚視。騰身執之。剖裂吮咀。食之致飽。婦人諧笑甚歡。既飲數斗。則扶之而去。又聞嬉笑之音。良久婦人出招之。乃持兵而入。見大白猿。縛四足於牀頭。顧人蹙縮。求脫不得。目光如電。競兵之。

如中鐵石刺其臍下。卽飲刃。血射如注。乃大歎咤曰。此天殺我。豈爾之能。然爾婦已孕。勿殺其子。將逢聖帝。必大其宗。言絕乃死。搜其藏。寶器豐積。珍羞盈品。羅列几案。凡世人所珍。靡不充備。名香數斛。寶劍一雙。婦人三十輩。貌皆絕色。久者至十年。云色衰必被提去。莫知所置。又捕探。唯止其身。更無黨類。日盥洗著帽。加白帽。被素羅衣。不知寒暑。遍身白毛。長數寸。所居常讀木簡。字若符篆。了不可識。已則置石磴下。晴晝或舞雙劍。環身電飛。光圓若月。其飲食無常。喜啗果。尤嗜犬。咀而飲其血。日始逾午。卽歛然而逝。半晝往返數千里。及晚必歸。此其常也。所須無不立得。夜就諸牀。戮戲。一夕皆周。未常寤寐。言語淹詳。華旨會利。然其狀卽猥獍類也。今歲木葉之初。忽愴然曰。吾爲山神所訴。將得死罪。亦求護於衆靈。庶幾可免。時月哉。生魄。石磴生火。焚其簡書。悵然若失曰。吾已千歲。而無子。今有子。死期至矣。因顧諸女。汎瀾者久之。且曰。此山複絕。未嘗有人至。上高而望絕。不見樵者。下多虎狼怪獸。今能至者。非天假之何也。紇卽取寶玉珍麗。及諸婦人以歸。猶有知其妻者。紇妻周歲生一子。厥狀肖焉。後紇爲陳武帝所誅。素與江總善。愛其子。聽悟絕人。常留養之。故免於難。及長。果文學善書。知名於時。

輟耕錄。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也。忽問曰。汝家得無爲

妖異所居乎。嫗曰。然。曰。我爲汝除之。卽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聞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二十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亟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日數爲他人借觀。因造一僞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置也。遂用僞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大王怒。便欲爲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旣而電掣雷轟。烟火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卽向之逃者。所齋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官庫。泰不華元帥爲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賊云。

陽朔縣產墨猴。大如拳。毛作金色。兩目爍爍有光。能於筆筒中盤曲而睡。置之書案間。欲使磨墨。則叩案數下。猴卽奮然迅出。跪於硯旁。以兩前足捧墨。而磨之。使之止。卽止。見几上蠟蟻。卽捉食之。無或脫者。且能於花盆間拔草捉蟲。搜剔殆盡。性喜飲水。卽長日。惟以果飼之。或先以至澀極辣之物入水中。迫之使飲。卽挖口磨舌。躁擾不寧者累日。自後見水。卽閉目搖首。不敢飲矣。康雍間。蒼梧太守永常曾蓄其一。歷試其技。果然。餘杭之天目山多猴。欲齋猴者。先往韋陀廟燒香陳祝。謂某日來山齋猴。寺僧爲之懸牌。

曉示屆期。主人買饅頭一千枚。置於廟外隙地。清晨羣猴畢集。有一極老者。白鬚尺許。偃
僂至。旁有二猴。亦白鬚。相與扶持而來。羣猴跪迎。老者南面就地坐。羣猴拱手。亦坐。寂然
不譁。二侍者捧饅頭獻老猴。老者食。然後羣猴共食。食畢。向主人叉手拜謝而去。梁履素
孝廉親見之。告袁子才。子才欲往施齋。以路險草深。不果往。

衡州城中有一巨黑猿。項繫金釧。相傳爲吳三桂府中所豢。至夜輒入民家竊食。遺毫數
十於甌端。其家卽發財鉅萬。乾隆時。此猿猶在。每以孟秋月出。踞北譙樓上。嗥四五聲。遂
逸。歲以爲常。嘉慶初。有野僧取其金釧。遂不復見矣。

咸豐初。祁宿藻陳臬湖北。時吸鴉片烟之風初盛。其禁亦至嚴。署中人無敢私吸者。獨刑
幕徐某。年老癮久。吸食如故。豢一猴。冬能溫衾。夏能揮扇。酷愛之。徐吸烟時。猴恆蹲榻畔。
嗅烟氣。後徐以公事他出。猴癮起。疲憊僵臥五日而斃。鼻中有黑物游出。如小蛇。蓋烟蟲
也。徐歸。剖猴腹視之。則腹中蟲數百。蠕蠕而動。腸胃皆被齧穿。鼻中者。僅其旁溢上行者
也。或語徐曰。君不戒吸。鼻中亦有烟蟲耳。徐因此猛醒。亦卽戒烟。然疲病如猴狀。祁命以
猴腹烟蟲數條。焙焦研末。置藥中。使徐服之。不數日。癮竟斷。

光緒季年。鹽山令錢塘史某之庖人楊大。有童養媳。年十五矣。未婚。一日。覺有人同臥。始

隱約。繼更近。曠詢其姓氏。答曰。我侯氏女銀針也。汝三世前邵姓。爲錢塘令。其時我亦士人女。以見惡於賣花媪。彼遂誣予不貞。壻家聞之。遽退婚。父不服。訴之官。官受媪賄。誣予非貞體。予遂自盡。此雍正時事。予死後。閻王憫予屈死。命轉世爲男子。富且貴。予不願。但思報仇。閻王謂邵令已墮畜生道。爾恨可洩矣。不如轉世爲佳也。乃投生中州貴人家。既長。迷失本性。無惡不作。及壯而夭。閻王怒。謂亦當墮畜生道。予大哭。但求復仇。遂轉世爲牝猴。予父母皆修練。成道去。予同胞有一弟一妹。皆能修練。先予得尸解以去。惟予以心懷復仇故。道念不及弟妹之堅。遲之數十年。亦得尸解。徧覓仇人。知爾今生爲楊氏婦。故來覓爾。然吾母與妹皆常來防守。不令我索爾命。以爲冤宜解不宜結也。自是附婦體不去。闔署之人皆曠之。

狐

異苑。中書令紀元龍。管輅鄉里人也。輅在田舍。嘗候遠鄰。主人苦頻失火。輅卜教使明日於南陌上。當有一角巾諸生。駕黑牛故車來。必引留。爲設賓主。此能消之。後果有此生來。元龍因留之宿。生有急求去。不聽。遂留當宿。意大不安。以爲圖己。主人罷入。生乃持刀出。門外倚兩薪積間。側立假寐。忽有一物。直來過前。狀如獸。手中持火。以口吹之。生驚。舉刀

斫便死。視之則狐。自是主人不復有災。

搜神記。後漢建安中。沛國郡陳羨爲西海都尉。其部曲王靈。孝無故逃去。羨欲殺之。居無何。孝復逃走。羨久不見。囚其婦。婦以實對。羨曰。是必魅將去。當求之。因將步騎數十。領獵犬。周旋於城外。求索見。孝於空冢中。聞人犬聲。怪遂避去。羨使人扶孝以歸。其形象狐矣。略不復與人相應。但啼呼阿紫。阿紫。狐字也。後十餘日。乃稍稍了悟。云狐始來時。於屋曲角鷄棲間。作好婦形。自稱阿紫。招我如此。非一。忽然便隨去。卽爲妻。暮輒與共還其家。遇狗不覺。云樂無比也。道士云。此山魅也。名山記曰。狐者。先古之淫婦也。其名曰阿紫。化而爲狐。故其怪多自稱阿紫。

搜神記。南陽西郊有一亭。人不可止。止則有禍。邑人宋大賢。正道自處。嘗宿亭樓。夜坐鼓琴。不設兵仗。至夜半時。忽有鬼來。登梯與大賢語。瞠目。磋齒。形貌可惡。大賢鼓琴如故。鬼乃去。於市中取死人頭來。還語大賢曰。寧可少睡耶。因以死人頭投大賢前。大賢曰。甚佳。吾暮臥無枕。正欲得此。鬼復去。良久乃還曰。寧可共手搏耶。大賢曰。善。語未竟。鬼在前。大賢便逆捉其腰。鬼但急言死。大賢遂殺之。明視之。乃老狐也。自是亭舍更無妖怪。

搜神記。吳中有一書生。皓首。稱胡博士。教授諸生。忽復不見。九月初九日。士人相與登山。

遊觀。聞講書聲。命僕尋之。見空塚中羣狐羅列。見人卽走。老狐獨不去。乃是皓首書生。搜神記。張華字茂先。晉惠帝時爲司空。於時燕昭王墓前有一斑狐。積年能爲變幻。乃變作一書生。欲詣張公。過問墓前華表曰。以我才貌。可得見張司空否。華表曰。子之妙解。無爲不可。但張公智度。恐難籠絡。出必遇辱。殆不得返。非但喪子千歲之質。亦當深誤老表。狐不從。乃持刺謁華。華見其總角風流。潔白如玉。舉動容止。顧盼生姿。雅重之。於是論及文章。辨校聲實。華未嘗聞。比復商略三史。探賸百家。談老莊之奧區。披風雅之絕旨。包十聖。貫三才。箴八儒。摘五禮。華無不應聲屈滯。乃歎曰。天下豈有此少年。若非鬼魅。則是狐狸。乃掃榻延留。留人防護。此生乃曰。明公當尊賢容衆。嘉善而矜不能。奈何憎人學問。墨子兼愛。其若是耶。言卒。便求退。華已使人防門。不得出。既而又謂華曰。公門置甲兵。欄騎。當是致疑於僕也。將恐天下之人。捲舌而不言。智謀之士。望門而不進。深爲明公惜之。華不應。而使人防禦甚嚴。時豐城令雷煥。字孔章。博物士也。來訪華。華以書生白之。孔章曰。若疑之。何不呼獵犬試之。乃命犬以試。竟無憚色。狐曰。我天生才智。反以爲妖。以犬試我。遮莫千試萬慮。其能爲患乎。華聞益怒。曰。此必真妖也。聞魑魅忌狗。所別者數百年物耳。千年老精。不能復別。惟得千年枯木照之。則形立見。孔章曰。千年神木。何由可得。華曰。世

傳莊昭王墓前華表木。已經千年。乃遣人伐華表。使人欲至木所。忽空中有一青衣小兒來問使曰。君何來也。使曰。張司空有一年少來謁。多才巧辭。疑是妖魅。使我取華表照之。青衣曰。老狐不聽我言。今日禍已及。我其可逃乎。乃發聲而泣。倏然不見。使乃伐其木。血流。便將木歸。燃之以照書生。乃一斑狐。華曰。此二物不值我。千年不可復得。乃烹之。

搜神記。吳郡顧旃獵至一岡。忽聞人語聲。云咄咄今年衰。乃與衆尋覓。岡頂有一窠。是古時冢。見一老狐蹲冢中。前有一卷簿書。老狐對書屈指有所計較。乃放犬咋殺之。取視簿書。悉是姦人女名。已經姦者。乃以朱鈎頭。所疏名有百數。旃女正在簿次。

渚宮故事。晉習鑿齒爲桓溫主簿。從溫出獵。時大雪。於臨江城西。見草雪上氣出。覺有物射之。應弦死。往取之。乃老雄狐。脚上帶絳繒香囊。

搜神後記。宋酒泉郡。每太守到官。無幾輒死。後有渤海陳斐。見授此郡。憂恐不樂。就卜者占其吉凶。卜者曰。遠諸侯。放伯裘。能解此。則無憂。斐不解此語。答曰。君去自當解之。斐既到官。侍醫有張侯。直醫有王侯。卒有史侯。董侯等。斐心悟曰。此謂諸侯。乃遠之。卽臥思。放伯裘之意。不知何謂。至夜半後。有物來。斐被上。斐覺。以被冒取之。物遂跳跟。訶訶作聲。外人聞。持火入。欲殺之。魅乃言曰。我實無惡意。但欲試府君耳。能一相赦。當深報君恩。斐曰。

汝爲何物。而忽于犯太守。魅曰。我本千歲狐也。今變爲魅。垂化爲神。而正觸府君威怒。甚遭困厄。我字伯裘。若府君有急難。但呼我字。便當自解。斐乃喜曰。眞放伯裘之義也。卽便放之。小開被。忽然有光。赤如電。從戶出門。夜有敲門者。斐問是誰。答曰。伯裘。問來何爲。答曰。白事。問曰何事。答曰。北界有賊奴發也。斐按發。則驗。每事先以語斐。於是境界無毫髮之奸。而咸曰。聖府君。後經月餘。主簿李音。共斐侍婢私通。旣而懼爲伯裘所白。遂與諸侯謀殺斐。侍傍無人。便與諸侯持杖直入。欲格殺之。斐惶怖。卽呼伯裘來救我。卽有物如伸一匹絳。割然作聲。音侯伏地失魂。乃以次縛取。考詢皆服云。斐未到官。音已懼失權。與諸侯謀殺斐。會諸侯見斥。事不成。斐卽殺音等。伯裘乃謝斐曰。未及白音姦情。乃爲府君所召。雖効微力。猶用慚惶。後月餘。與斐辭曰。今後當上天去。不得復與府君相往來也。遂去不見。

參領達基之父某嘗獵於山中。會日暮。歸途遇少婦。年可二十。姿容絕世。告以迷途。求附載。某心念山僻。安能有此婦。得非狐乎。嘗聞人血可制鬼狐。使不得遁形。將試其術。遂許同車。日漸暝。潛破鼻出血塗其額。婦皇急罵曰。黑心郎。不畏死耶。然卒不得遁。遂與俱歸。逼爲伉儷。逾年。生達基。婦遇家人有禮。舉家亦不諱。見者驚其艷。而忘其爲狐也。達基嘗

謂人曰。吾母一切服食。無異常人。惟頂心常戴一紗笠。寒暑不去。蓋其頂中空。窺見臟腑故也。及卒後。衆驗之。果然。

桐鄉周蓮史。太史士炳之封翁。慷慨好施。其戚黨居吳縣洞庭山。有樓一楹。久爲狐所據。延術士驅之。不去。一日來獵戶數十人。云能捕狐。謂先熏以藥物。使之現形。然後火鎗矢彈齊發。可聚而殲旃。主人從之。將舉火矣。翁適至。力阻之。親詣樓下。大聲語狐曰。汝占居主人屋。將罹滅族之禍。我爲請於主人貸汝限汝三日。速遷去。毋貽後悔。次日樓上果寂然。不數日。天大雷雨。封翁坐靜室中。召諸子列坐左右。俄而金蛇繞屋。霹靂轟擊不已。衆咸失色。有見翁座下蹲黑物。大如犬。亟請起視。翁叱之曰。安得有此。毋妄言。須臾雨霽。翁始告其家人曰。當雷聲初起。卽見有物伏座下。知爲避雷。我故堅坐。且令汝輩環坐以護之。俾其免於此劫耳。道光庚子。蓮史偕其兄鐵霞中翰。士炯同赴秋闈。揭曉之前一日。翁期望甚殷。夜不成寐。恍惚間見一白髮老人入室。道賀曰。兩郎君皆中矣。翁之厚德深仁。蔭庇甚遠。兒孫科第聯翩。茲乃發軔之始也。天明果報捷。鐵霞往謁房師。詰之曰。君家有何陰德。抑子近日方結善緣。予初得子卷。不甚許可。置之卷箱中。忽又在案上。如是者三次。因薦於主司。子盡明以告成。鐵霞平日受翁教。不敢言其事。唯唯而出。厥後蓮史乙巳

成進士入詞館。鐵霞考取內閣中書。其子亦膺鄉薦。

鄭夢白中丞曾以其省按察使任滿入覲。北上止宿長新店。甫入室。有客求見。視名刺。故人也。欣然延入。久談而去。未幾。外報客又求見。意尙有未盡之辭。復出見之。則殊無所言。又坐良久而去。鄭倚隱囊。方謀小憩。而外報客又至。厭而辭之。則固請不得已。又見之。語之曰。君數來。將何以教我邪。客曰。君視我。誰也。諦視之。則竟非前客。癯而髯。悚然異之。不知所云。客曰。第一次所見者某。第二次卽僕。僕欲有言。故幻形以求見。又自惟交淺言深。故欲言而仍止。退而思之。此事關繫甚大。不敢不言。故又來求見也。問將何言。客曰。僕乃天狐也。竊聞天曹之議。世間劫運將至。君此次入都。不久卽膺節鉞。將來數百萬生靈之命。皆在君手。千萬留意。言已不見。是歲。鄭拜桂藩之命。俄擢廣西巡撫。而粵寇洪秀全之亂起。方其萌芽之始。猶可撲滅。鄭思客言。不敢輕舉。遂以因循釀禍。毒流海內。

同治庚午三月初五日。浙江嵎縣知縣嚴思忠被戕。嚴丹徒人。治嵎有聲。有櫛工龐某。設肆縣城。而其子某習技於新昌。會清明。某由新昌回。至中途。忽發瘋。櫛工赴鄉省墓。俾徒與某居肆。夜將半。某忽放火自焚其屋。鄰人奔救。火滅。而某不見。人皆謂其懷慚自遁。未之覓也。時縣令無廨。僦民室以居。某竊菜刀置之懷。徑趨縣令公館。登館後土山。壞後門。

以入館中人皆不覺。倏入令之正寢。寢室凡七間。皆有簾帷。無門戶。令與妾居東。其女與傭媪居西。某先遇一媪。斫之。負傷仆地。遂趨令臥牀。遽斫之。妾聞聲呼救。復趨斫之。皆在牀呻吟。某見牀後花裙一條。取而自束之。復趨西室。見令之女。斫之數十下。負重傷。未死。仍入東室。斫殺令女。聞聲。匍匐往救。某出遇之。復被斫以死。令與其女皆受七十餘刃。面目模糊不可辨。某取印佩之。開箱取寶銀一。出後門而去。天既明。有豆腐店翁方開門。忽見一人滿身血汗。腰束花裙。執刀來撲。翁以門板禦之。墜其印及刀於地。某挾銀而遁。居民拾印刀來叩令公館。則大門猶未啟也。既知令已死。遂報典史相驗。發捕役嚴緝凶手。某泗伏水中。執訊之。若茫然不自知前事者。令之妾逾一日亦死。乃置某於極典。或曰。令少時。父爲山東博山令。令讀書學宮之魁。星閣閣凡三層。令居中層。其上爲人迹所罕到。而令每若見有人憑欄眺望。知爲狐也。陰戒其僕蹤跡之。知其窟在數里外之古墓中。歸而告其母曰。某處有狐窟。兒將召獵戶。殲彼醜類。其母先一夕夢一老人來見曰。吾族與郎君夙無嫌怨。兩不相侵。郎君居心陰狠。吾族劫數已到。恐遭毒害。然吾必有以報之。其母既感是夢。乃叱止之曰。彼雖異物。然無害於人。何必殲之。敢若此。非吾子也。令重違母教。數月未發。後卒遣其僕陰購火藥。藏之墓中。乘夜以引線發之。清晨往觀。則死狐枕藉。

於穴。人有知其事者。以爲瘋子之案。狐爲之也。且令被戕之歲。元日。館中階石忽裂爲二。血痕殷然。自占一課。謂縣中當有逆倫重案。亟召其吏役教誡之。俾各慎厥職。而不知其身自當之也。

錢塘伊某娶妻楊氏。光緒己卯鄉試之前。楊忽得疾。百治不瘳。一日。操江西語而言曰。予自貴谿奉真人府文牒。來浙辦闈差。與汝有緣。故寄居於此。飢矣。速具食。家人知其爲狐也。置瓜果焉。卽剖一大西瓜。食之而盡。又食他果。亦盡。仍索飯。飯至。盡數器。問之。則曰。下咽卽消。不覺其多也。家人患之而無如何。亦時見其形。則一少年婦也。習見之不爲怪。時學使者方錄送遺才。伊患不取。問於楊。楊曰。必取。但不高耳。已而果然。伊又問場中題目。可預知乎。曰。不能。再三問。則曰。君無憂焉。吾亦當入闈。必相助。及入闈。無他異。文機頗不蹇澀。旣出。責其不助。曰。已助君矣。問中式否。曰。恐未必也。有虞某。李某。伊之友也。以闈中文質之。曰。虞君文中之豪。李君文中之禪也。問中否。謝不知。及榜發。皆不售。伊以告楊。曰。余早知之矣。榜後蹤跡稍疏。至第三日辭去。自此遂絕。而楊之疾亦瘳。

江西某甲以夜每爲狐所斃。頗苦之。一夕。臥後。潛藏短棒於衣底。俟狐沿足而上時。亟持棒擊之。狐逃。某乘勢躍起。急追。直出大門。狐已不知所往。返身欲歸寢。始知門都未開。不

知己身何以得出也。乃大呼家人起。開門始得入。

狸

風俗通。北部督郵西平到伯夷。年三十餘。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尙早。可至前亭。曰。欲作文書。便留。吏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望。亟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鐙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火。滅去。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照。但藏置壺中耳。既冥。整服坐誦六甲孝經。易本訖。臥。有頃。更轉東首。以拿巾結兩足。幘冠之。密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覆。伯夷持被掩足。跣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照視。老狸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日發樓屋。得所髡人結百餘。因從此絕。

搜神記。吳時。嘉興倪彥思居縣西埏里。忽見鬼魅入其家。與人語。飲食如人。惟不見形。彥思奴婢有竊罵大家者。云。今當以語彥思治之。無敢詈之者。彥思有小妻。魅從求之。彥思乃迎道士逐之。酒殺既設。魅乃取廁中草糞布著其上。道士便盛擊鼓。召請諸神。魅乃取虎伏於神座上。次作角聲音。有頃。道士忽覺背上冷。驚起解衣。乃伏虎也。於是道士罷去。彥思夜於被中竊與媪語。共患此魅。魅即屋梁上謂彥思曰。汝與婦道吾。吾今當截汝屋。

梁卽隆隆有聲。彥思懼梁斷。取火照視。魅卽滅火。截梁聲愈急。彥思懼屋壞。大小悉移出。更取火視梁如故。魅大笑。問彥思復道吾否。郡中典農聞之曰。此神正當是狸物耳。魅卽往謂典農曰。汝取官若干。百斛穀藏著某處。爲吏污穢。而敢論吾。今當白於官。將人取汝所盜穀。典農大怖而謝之。自後無敢道者。三年後去。不知所在。

異苑。樂廣。字彥輔。南陽人。晉惠帝時爲河南尹。先是官舍多妖怪。前尹皆於廊下督郵傳中治事。無敢在廳事者。惟廣處之不疑。常白日外戶自開。二子凱橫等皆驚怖。廣獨自若。顧見牆有孔。使人掘牆。得狸而殺之。其怪遂絕。

搜神記。晉時。吳興一人有二男。田中作時。嘗見父來罵詈趕打之。兒以告母。母問其父。父大驚。知是鬼魅。便令兒斫之。鬼便寂不復往。父憂恐兒爲鬼所困。便自往看。兒謂是鬼。便殺而埋之。鬼便遂歸。作其父形。且語其家。二兒已殺妖矣。兒暮歸。共相慶賀。積年不覺。後有一法師過其家。語二人云。君尊侯有大邪氣。兒以白父。父大怒。兒出以語師。令速去。師遂作聲入。父卽成大老狸。入牀下。遂擒殺之。向所殺者乃眞父也。改殮治服。一兒遂自殺。一兒忿懣亦死。

搜神記。博陵劉伯祖爲河東太守。所止承塵上。有神能語。常呼伯祖與語。及京師詔書誥。

下消息。輒預告伯祖。伯祖問其所食。啖欲得羊肝。乃買羊肝於前切之。鬻隨刀不見。盡兩羊肝。忽有一老狸。眇眇在案前。持刀者欲舉刀斫之。伯祖呵止。自著承塵上。須臾大笑曰。向者啖羊肝醉。忽失形與府君相見。大慚愧。後伯祖當爲司隸。神復先語伯祖曰。某月某日。詔書當到。至期如言。及入司隸府。神隨逐在承塵上。輒言省內事。伯祖大恐怖。謂神曰。今職在刺舉。若左右貴人。聞神在此。因以相害。神答曰。誠如府君所慮。當相舍去。遂卽無聲。

搜神記。句容縣麋村民黃審於田中耕。有一婦人過其田。自矜上度。從東適下而復還。審初謂是人。日日如此。意甚怪之。審因問曰。婦數從何來也。婦人少住。但笑而不言。便去。審愈疑之。預以長鎌伺其還。未敢斫。婦但斫所隨婢。婦化爲狸。走去。視婢乃狸尾耳。審追之不及。後有人見此出坑頭。掘之無復尾焉。

續西陽雜俎。太和七年。上都青龍寺僧契宗。俗家在樊州。其兄樊竟。因病熱。乃狂言虛笑。契宗精神總持。遂焚香勅勒。兄竟詬罵曰。汝是僧。第歸寺住持。何橫干事。我止居在南柯。愛汝苗碩多穫。故暫來耳。契宗疑其狐魅。後禁桃枝擊之。其兄但笑曰。汝打兄不順。神當殛汝。契宗知其無奈。何乃已。病者歛起。牽其母。母遂中惡。援其妻。妻亦卒。迺募其弟婦。回

面失明。經日悉復舊。乃語契宗曰。爾不去。當喚我眷屬來。言已。有鼠數百。穀穀作聲。大於常鼠。與人相觸。驅逐不去。及明失所在。契宗恐怖加切。其兄又曰。慎爾聲氣。吾不懼爾。今須我大兄弟自來。因長呼曰。寒月寒月。可來此。至三呼。有物大如狸。赤如火。從病者脚起。緣衾止於腹上。目光四射。契宗持刀就擊之。中物一足。遂跳出戶。燭其血蹤至一房。見其物潛走甕中。契宗舉巨盆覆之。泥固其隙。經三日發視。其物如鐵。不得動。因以油煎殺之。臭達數里。其兄遂愈。月餘。村有一家。父子七人暴卒。衆意其興蠱。

犀

太平清話。呂東萊畜犀帶一圍。文理縝密。中有一月影。過望則見。蓋犀牛望月之久。故感其影於角。

異林。弘治中。崇明民家於海中設網。忽獵一獸。如犬。黑色。置家池。善盜魚。患之。驅而入海。行甚捷。海水爲之披躍。乃知爲犀也。

獺

搜神記。吳郡無錫有上湖大陂。陂吏丁初。天每大雨。輒循隄防。春盛雨。初出行塘。日暮。迴顧有一婦人。上下青衣。戴青繖。追後呼曰。掾待我。初時悵然。意欲留俟之。復疑本不見此。

今忽有婦人。冒陰雨行。恐必鬼物。初便疾走。顧視婦人。追之亦急。初因急行走之。轉遠。顧視婦人。乃自投陂中。汜然作聲。衣蓋飛散。視之。是大蒼獺。衣繖皆荷葉也。此獺化爲人形。數媚年少者也。

異苑。元嘉十八年。廣陵下市縣人張方女道香。送其夫壻北行。日暮宿祠門下。夜有一物。假作其壻來。云離情難遣。不能便去。道香俄昏惑失常。時有海陵王纂者。能療邪。疑道香被魅。請治之。始下一針。有一獺從女被內走入前港。道香疾便愈。

馬

宋書符瑞志。龍馬者。仁馬也。河水之精。高八尺五寸。長頸。有翼。傍有垂馬毛。鳴聲九音。又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王者德御四方則出。白馬朱鬣。王者任賢良則見。飛菟者。神馬之名也。日行三萬里。禹治水。勤勞歷年。救民之害。天應其德而至。

物類相感志。白馬開山圖云。鄭地白馬山。上有白馬。羣行悲鳴。馳走則山崩。嘗告。隊羣行飲食。或將白駒。夜半悲鳴。晝日羣走。若人驚逐。出則山崩。

漢書五行志。史記。秦孝公二十一年。有馬生人。昭王二十年。牡馬生子而死。劉向以爲皆馬禍也。孝公始用商君攻守之法。東侵諸侯。至於昭王。用兵彌烈。其象將以兵革抗極成。

功而還自害也。牡馬非生類。妄生而死。猶秦恃力強得天下而還自滅之象也。一曰諸畜生非其類。子孫必有非其姓者。至於始皇。果呂不韋子。京房易傳曰。方伯分威。厥妖牡馬生子。亡天下。諸侯相伐。厥妖馬生人。

漢書五行志。成帝綏和二年二月。大廡馬生角。在左耳前。圍長各二寸。是時王莽爲大司馬。害上之萌。自此始矣。

渚宮故事。晉司馬休之爲荊州。宋公遣使圍之。休之未覺。常所乘馬。養於牀前。忽連鳴。不食。注目視鞍。休之試鞮之。卽不動。鞮訖。還坐。馬又驚跳。如此者數四。騎馬卽驟出門。奔馳數里。休之顧望。已有使至矣。遂去而獲免。

晉書五行志。石季龍在鄴。有一馬。尾有燒狀。入其中陽門。出顯陽門。東宮皆不得入。走向東北。俄爾不見。術者佛圖澄歎曰。災其及矣。逾年。季龍死。其國遂滅。

南史侯景傳。景所乘白馬。每戰將勝。輒躑躅嘶鳴。意氣駿逸。其有奔衄。必低頭不前。及石頭之役。精神沮喪。臥不肯動。景使左右拜請。或加箠策。終不肯進。

靈徵志。北魏肅宗熙平二年十一月辛未。恆州送馬駒。肉尾長一尺。驥處不生毛。

魏書李勢傳。勢降於桓溫。先是頗有怪異。廣陵馬生角。各長寸半。有馬駒。一頭。二身。六耳。

無目。二陰。一牝。一牡。

唐書五行志。高宗永隆二年。監牧馬大死。凡十八萬匹。馬者國之武備。天去其備。國將危亡。

册府元龜。元宗開元二十九年三月甲申。滑州刺史李邕獻馬一匹。表云。其馬肉鬃鱗臆。嘶不類馬聲。日行三百里。邕任淄青刺史。日遇一老翁云。聖主將得龍馬。以應太平。邕遂於青州馬會思家獲而獻之。

册府元龜。天寶元年六月乙未。隴右節度皇甫惟明奏龍支縣人庫狄孝義有馬生龍駒。經九旬有九日。身有鱗而不生毛。臣就簡視。有慶雲五色。遙覆馬上。久而不散。伏望宣付史官。以光實錄。從之。

册府元龜。權會爲著作監知太史局事。加中散大夫。自府還第。在路無故馬倒。遂不得語。因爾暴亡。會生平畏馬。位望所至。不得不乘。果以此終。

册府元龜。景延廣爲侍衛指揮使。開運三年冬。契丹渡澠水。詔遣屯孟津。將戒途。由府署正門而出。所乘馬騰立不進。幾墜於地。乃易乘而行。時以爲不祥之甚也。延廣後爲虜所殺。

蜀檮杌。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所乘馬。人立而言。金全心惡之。老學庵筆記。興國中。靈州貢馬。足各有二距。其後靈州陷於西戎。宣和中。燕山府貢馬亦然而北鹵之禍。遂作。

續夷堅志。泰和中。一國姓人爲定襄簿。一日。河西程氏馬逸。直上廳。嚙主簿倒。旁立數十人。號叫捶楚。不能救。不半時。頃。嚙簿死。傷折敗。所不忍視。馬走出城。羅得之。三日葬。縛馬投火中。人謂此馬不爲物所憑。則他世報寃也。

建寧府志。蔣粹翁。政和人。宋季爲太學生。元混一天下。遂歸隱於滿月山。嘗言其先世家九峯山下。畜一牝馬。舍側有龍潭。馬入浴其中。龍與之媾而生駒焉。龍首馬身。狀如負河圖者。有老父與先人曰。昔仲尼筆削六經。而麒麟生。今晦翁表章四書。而龍馬生。聖人之瑞也。先人喜甚。益謹芻秣。後牧於山林。竟失所在。

禮烈親王。太宗兄也。天聰時。薩爾滸山之戰。殲明兵四十萬。王功尤多。他如葉赫烏拉。諸部衆受降。伐畔。亦復靡役不從。王所乘馬。名克勒。滿語稱棗騮。馬阜青。驥尾者也。高七尺。長丈咫。腹下旋毛如鱗。識者謂之龍種。每聞鼓鞞聲。輒矯首歛鬣。摧陷當衝。嘗病蹶。自跑地出泉。洗創卽瘳。軍中呼曰。聖水。舊有圖藏禮親王府。

年羹堯好馳馬。而苦無駿足。有客牽瘦馬詣年求售。年晒之。客曰。公何晒也。因以錢置馬腹下。今年俯身就拾之。而馬不驚。年奇焉。酬以重金。客不受。曰。此馬助公立殊勳。非阿堵物所能致也。望善視之。馬不死。公不敗。語畢。飄然徑去。後年轉戰數省。皆賴此焉。征藏日。爲藏人所暗殺。一慟幾絕。未幾。竟被逮。年得此馬喜甚。名之曰連錢。

田山薑少司寇。雲撫黔時。有卒愈賢者。所乘馬齒六十矣。自其父兄至賢。歷數十年。大小經數百戰。而驍騰如故。不食生芻。日需豆糜三升。酒五合耳。能通人語。高下疾徐。東西南北。語之無不如意。天壩之戰。馳險阨。犯瘴癘。芻糧久絕。獨此馬不困而益壯。

道光時。浙江撫標營有馬雄劣。不受羈久。乃少馴。撫軍出。或乘以從。馬忽人立。掀其人仆地。前突鹵簿。絕跡而馳。撫軍驚。遽命烹之。四足有龍鱗。蓋殊種也。

同治時。鴛湖李宗望宦遊蜀中。有往來西藏之賈人某。畜一老馬。拳毛捲鬣。七尺昂藏。日負重二百餘斤。自藏至蜀。計程萬餘里。雖崔嵬屢涉。而未賦虺隤。後忽無故自斃。買疑而剖之。竟於其腹中得一石。約重五十兩。螺紋旋結。有類雲母。李見而異之。購以重價。當始得時。盛諸水盆。發泡如湯沸。經年始已。入夜則映月生光。形微圓而色白如粉。刮之甚堅。卽馬寶也。

牛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夷送六角牛。幽王時。牛化爲虎。列子說符篇。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迺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史記梁孝王傳。孝王歸國。意忽不樂。北獵良山。有獻牛。足出背上。孝王惡之。六月中。病熱六日卒。注。索隱曰。張晏云。足當處下。所以輔身也。今出背上。象孝王背朝以干上也。背者陰也。又在梁山。明爲良也。牛者丑之畜。衝在六月。北方數六。故六月六日薨也。

搜神記。桓帝延熹五年。臨沅縣有牛生雞。兩頭。四足。

晉書五行志。惠帝太安中。張騁所乘牛。言曰。天下亂。乘吾何之。騁懼而還。尋後牛又人立而行。騁使善卜者卦之。謂曰。天下將有兵亂。爲禍非止一家。其年張昌反。先略江夏。騁爲將帥。於是五州殘亂。騁亦族滅。京房易數曰。牛能言。如其言占。吉凶易萌。氣樞曰。人君不

好士。走馬被文繡。犬狼食人食。則有六畜談言。時天子諸侯。不以惠下爲務。又其應也。晉書五行志。元帝太興元年。武昌太守王諒。牛生子。兩頭八足。兩尾。共一腹。三年後死。又有牛一足三尾。皆生而死。按司馬彪說。兩頭者。政在私門。上下無別之象也。京房易傳曰。足多者。所任邪也。足少者。不勝任也。其後王敦等亂政。此其祥也。

異苑。山陰有人嘗食牛肉。左髀便作牛鳴。每勞輒劇。食乃止。

宋書五行志。文帝元嘉三年。司徒徐羨之。大兒喬之行。欲入廣莫門。牛徑將入廷尉寺。左右禁捉不能入。久方得出。明日被收。

二國典略。梁出師拒侯景。邵陵王綸次鍾離。初綸將發營。遊宛臨。賀王正德詣於綸所。始入牙門。有飄風解旗折。至是。故殺牛勞士。一牛走入馬廐。抵殺綸所乘服。以兩角貫一馬腹。載之而行。衝突營幕。軍中驚亂。

隋書五行志。周武帝建德六年。陽武有獸三。狀如水牛。一黃。一赤。一黑。赤者與黑者鬪。久之。黃者自傍觸之。黑者死。黃赤俱入於河。近牛禍也。黑者。周之所尚色。死者。滅亡之象。後數載。周果滅。而隋有天下。旗旌尚赤。戎服以黃。

十國春秋吳睿帝本紀。太和六年五月。速昌縣民家牛生。每一足更附一足。投之江中。翼

日。浮水上。

嘉話錄。蔡之將破。有水牛。黑色。入池浴。既出。身自白。皎然。唯頭不變。有馬生牛蹄者。

宋書五行志。太宗至道二年。新都縣民蹇成美。牛生二犢。潁陽縣民馮延密。牛生三犢。其二額有白。

宋書五行志。眞宗大中祥符元年。龔丘縣民李起。牛生四犢。判州王欽若。圖以獻。

學佛考訓。政和丁酉。眞州近村富人。羣犬爭銜一牛脛骨。衆異而破之。血凝如玉。成菩薩形。衣紋瓔珞。相好奇特。雖雕琢不及。

異聞總錄。紹興六年。餘干村民張氏家。已寢。牧童在牛圈。聞有叩門者。急起視之。見壯夫數百輩。皆披五花甲。著紅兜鍪。突而入。既而隱不見。及明。圈中牛五十頭盡死。蓋疫鬼云。元書五行志。秦定帝秦定三年九月。湖州長興州民王俊家。牛生一獸。鱗身。牛尾。口目皆赤。墮地。卽大鳴。母不乳之。具圖以上。不知何獸。或曰。此瑞也。宜俾史臣紀錄。

開封府志。順帝元統十七年。河南大饑。梁居民。每夜二更。聞文廟後蔡河灣水底牛鳴。至四更方息。

饒州府志。弘治壬戌。浮梁廬田汪姓宰牛。破其腰。有物。類犀狀。頭角足尾皆具。體堅如石。

外裏碎珠。莫識何寶。

鄱陽縣志。嘉靖四十二年。贛州有牛。腹大異常。忽雷電透其身。產犢如駒。鱗角俱具。後莫知所往。

明外史葉向高傳。吳道南。萬曆十七年。進士及第。擢禮部右侍郎。署部事。歷城高苑牛產犢。皆兩首兩鼻。道南請盡蠲山東諸稅。召還內臣。

續文獻通考。萬曆二十四年正月。瀘州張四兒家。訟於州。稱四兒業屠牛。衛軍馬洋。回回種也。性亦嗜食牛。自鄉牽牛赴州。至大渡口登舟。牽繩忽斷。牛奔入市。過四兒家。四兒恃力直前縛之。不能制。大懼。奔入一店中。牛亦追入店中。四兒登樓。牛亦登樓。觸四兒。腸出。死。牛下樓。復轉入一巷中。覓一牛肉肆。適其主他出。盡毀其家器業。始徐徐出郊。聞之。客店樓小梯狹。而牛上下無礙。其事甚怪。

雲南通志。順寧府里長俸文家畜一牯。甚瘦。好鳴。二年。忽產一犢。牛頭牛尾。渾身白毛。青腿。脊上微有鱗甲。角生頂中。如芝菌然。光耀炫目。雞犬狂叫。文駭而殺之。又永昌府彝民家產一犢。夜中有光燭欄。民以爲怪。殺之。次早。見身有肉鱗。其色青藍。邊淡紅。每鱗之內。皆有細毛。蠅蚊不敢近。

光緒庚辰七月。婁縣水浦橋農家牯牛產一犢。六足二尾。其四足與常牛同。兩足在腹下。甚短。其二尾之下。各有一肛門。每遺矢。則一時並出。主人怪之。不敢畜。有江北人出銀幣六圓買之去。

常寧王詞卿仁而愛物。里人陽姓畜牛而跛。屠人鬻之。將就宰。遇諸途。詰之曰。值幾何。屠窺其意。曰。百金不返也。詞卿戟髯怒指。厲叱之曰。私宰耕牛。律有明禁。不還。我將鳴諸官。牛穀棘不前。長鳴作謝狀。屠者懼。償以原值。牛得活。畜之家。戒牧人勿盡其力。呼鬻牛者。告之曰。牛跛而授之鬻。寧不計未跛時爲汝耕乎。一念之沴。恐足以召兩大之災也。於是鄉人皆感之。無鬻牛者。

羊

述異記。周成王時。東裔進六角羊。

述異記。周幽王時。羣羊化爲狼食人。

國語。季桓子穿井。獲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問之仲尼曰。吾穿井而獲狗。何也。對曰。丘之所聞。羊也。丘聞之。木石之怪曰夔魍魎。水之怪曰龍罔象。土之怪曰羴羊。注羴羊。雌雄不成。

韓詩外傳。魯哀公使人穿井。三月不得泉。得一生羊焉。公使祝鼓舞之。欲上於天。羊不能上。孔子見曰。水之精爲玉。土之精爲羊。此羊肝土也。公使殺羊。視肝卽土。

南越志。尉佗之時。有五色羊。以爲瑞。因圖之府廳。

後漢書西南裔傳。冉駝裔者。土地宜畜牧。有五角羊。

搜神記。漢齊人梁文好道。其家有神祠。建室三四間。座上施阜帳。常在其中。積十數年。後因祀事。帳中忽有人語。自呼高山君。大能飲食。治病有驗。文奉事甚肅。積數年。得進其帳中。神醉。文乃乞得奉見顏色。謂文曰。授手來。文納手。得持其頤。鬚髯甚長。文漸繞手。卒然引之。而聞作羊聲。座中驚起。助文引之。乃袁公路家羊也。失之七八年。不知所在。殺之乃絕。

北史齊文宣本紀。識云。羊飲盟津。角拄天。盟津水也。羊飲水。王命也。角拄天。大位也。又陽平郡界回星驛。傍有大水。土人常見羣羊數百立臥其中。就視不見。事與識合。

隋文帝四王傳。庶人諒。開皇元年。立爲漢王。十七年。出爲并州總管。文帝崩。遂發兵反。時潞州有官羊生羔。二首相背。以爲諒之咎徵。

隋書五行志。文帝開皇十二年六月。繁昌楊悅見雲中二物如羝羊。黃色。大如新生犬。鬪

而墜。悅獲其一。數旬失所在。近羊禍也。洪範五行傳曰。君不明逆火政之所致也。狀如新生犬者。羔類也。雲體掩蔽邪佞之象。羊國姓。羔羊子也。皇太子勇既升儲貳。晉王陰毀而被廢黜。二羔鬪一羔墮之應也。

隋書五行志。恭帝義寧二年。麟游太守司馬武獻羊羔。生而無尾。時議者以爲楊氏子孫無後之象。是歲煬帝被殺於江都。恭帝遜位。

唐張說爲留守奏羊乳鬻表。文云。臣某言。臣聞靈感無方。每先時以見象。神鑒不昧。必憑物以示人。有德著而休歸。或祥來而事應。伏惟天策金輪聖神皇帝陛下。端冕馭天。舞干柔遠。南越瑞貢。久通譯而歸仁。西域奇山。近隨方而應聖。臣今月得所部萬年縣令鄭國忠狀。送新出慶山下。殺牝羊乳鬻。麀一頭。狎擾因依。動息隨戀。如生所產。若素同羣。理有可嘉。事無前例。臣聞異物相育。外方慕化之徵。野畜自馴。荒服來王之兆。必有遠裔解辯。歡心百獸之庭。獷俗懷音。稽首三朝之會。臣言可驗。翹足是期。昔馬或生羊。易占得人安之體。犬時養彘。天鏡顯代康之文。援此比蹤。實爲同貫。況復晨飲醴浦。夕下靈山。翳仙杏之奇花。拾嘉禾之餘穗。羊禎甚玉。鬻慶踰銀。晦朔未移。祥符累集。福應之盛。今古未聞。臣忝尹京都。屢薦嘉瑞。慶忭之至。兼倍恆流。謹差某官奉表隨進。

唐書五行志。僖宗乾符二年。洛陽建春門外。因暴雨。有物墮地。如羖羊。不食。頃之。入地中。其跡月餘不滅。或以爲雨工也。占曰。當旱。

孔帖。南漢劉鋹四年。苑中羊吐珠。樊胡子以爲符瑞。諷羣臣入賀。

異聞總錄。宣和中。鄉人董秀才在州學。因如廁。見白衣婦人徘徊於前。問其故。曰。我菜圃中人也。良人已沒。藐然無所歸。董留與語。且告以齋舍所在。至夜。遂來並寢。未幾得疾。同舍生咸知之。以白教授。教授造其室。責之曰。士人而爲異類所憑。何至此。叩其所有。但嘗遺一褌服。取視之。穢而無縫。命投諸火。遣諸生蹤跡焉。一老圃曰。向者小兒牧羊。一牝羊墜西廊井中。不可取。今白衣而出。豈其鬼歟。呼道士行法。呪黑豈投於井。怪乃絕。不至。然董亦死。

妖化錄。宣和五年。京師城地。乃官民牧羊地。忽有野犬。不知所從來。入羣羊中。鳴叫。左右前後諸犬。皆往聚會。一羊間一犬。黑白交映。至次日。城內外諸犬。畢集。或縛者。并斷索而來。凡擾擾兩日。犬多羊少。皆齧殺其羊。識者知爲不祥。

悅生隨抄。頃在寧州真寧縣。見牽羊教化者。其羊胸前有右手抱胸。如人手。有六指。甲如羊。頗長。皆言前身爲人。因過惡至此。縣令張元弼。主簿尹良臣。共疑之。尹曰。此無他人與。

羊交耳。衆人皆釋然。

續夷堅志。貞祐二年。豐州楊雪卿爲崞縣令。夏月暴雨。過關外。陷十餘里。落羊頭一大如車轂。角上堅高三尺。以物怪申代州。州下軍資庫收。聞之朝。

如臯縣志。萬曆四十一年。地出獾羊。鄉民陳一心聞地中啐啐作聲。視之一空。僅可容簪。掘土二尺。得兩犬。長三寸許。蠕蠕能動。疑卽獾羊也。

同治時。上海城隍廟有放生綿羊數十。有數十年十餘年或數年者。其年久者。往往出游城鄉各處。人皆知爲邑廟中羊。不敢驅逐。任其所之。又能往附航船。至乍浦海鹽游歷。數日。仍附原船回。其將附船也。先至泊所。俟解維。始跳入。眠於隙處。船主驅之。亦不去。至其地。卽上岸。且能附此船出。附彼船回。船主習以爲常。任其附載。

光緒壬申。漢臯某館舍之庖人。買一羊於市。歸而繫之廊下。不逾時。羊昏然倒。四足直伸。伏於地。俄而口鼻皆流白涎。意謂羊病矣。將烹之。適有好事者自外入。戲曰。此羊殆有鴉片煙癮乎。遂以紙裹煙灰而燒之。薰其鼻。須臾。白涎漸乾。自地躍起。雄健如初。次夕復爾。至除夕。庖人殺之。割其腹。見肺孔中有紅首蟲無數。乃卽以鴉片煙薰之。蟲皆蠢然出。庖人棄肺於野。羣犬皆不食。後知此羊乃一鄉叟所蓄。叟有鴉片巨癮。每吸煙。羊輒以首探

牀上聞煙香積日既久遂亦上癮矣。

犬

文獻通考威烈王二十年乙亥五月絳有犬異三大犬率衆犬數萬聚於絳殺一犬於東方一犬於西方。

漢書五行志高后八年三月祓霸上還過枳道見物如倉狗擗高后掖忽而不見卜之趙王如意爲祟遂病掖傷而崩先是高后鳩殺如意支斷其母戚夫人手足摧其眼以爲人彘。

風俗通魯相右扶風臧仲英爲侍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歛有不清塵土投汙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弩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燒盡而籠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人聲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日乃於園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益喜與爲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風俗通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停喪在殯忽然坐祭牀上顏色服飾聲氣儼然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誠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如是三四家

益厭苦。其後飲醉形壞。但得老狗。便扑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風俗通怪神篇。謹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爲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諭君子。狗見人行。效之何傷。叔堅見縣令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纓挂著之耳。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蓄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後數日。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太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大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小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裨增。文人亦不證察。與俱悼懼。邪氣乘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石。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搜神記。晉惠帝元康中。吳郡婁縣懷瑤家。忽聞地中有犬聲隱隱。視聲發處。上有小竅。大如蟻穴。瑤以杖刺之。入數尺。覺有物。乃掘視之。得犬子雌雄各一。目猶未開。形大於常。犬哺之而食。左右咸往觀焉。長老或云。此名犀犬。得之者令家富昌。宜當養之。以目未開。還置竅中。覆以磨礮。宿昔發視。左右無孔。遂失所在。瑤家積年無他禍福。至大興中。吳郡太守張懋。聞齋內牀下犬聲。求而不得。既而地坼。有二犬子。取而養之。皆死。其後懋爲吳興兵沈充所殺。

異苑。太元中。吳興沈伯夢女子來就寢。同伴密察。惟見牝狗。每待伯眠。輒來牀所。疑爲魅。因殺而食之。伯後夢青衣人責之曰。我本以女與君共事。若不合懷。自可見語。何忽乃加殺。可以骨見還。明日收骨葬岡上。從是乃平復。

搜神記。北平田琰居母喪。恆處廬。向一暮夜。忽入婦室。密怪之。曰。君在毀滅之地。幸可不。甘。琰不聽。而合。後琰暫入。不與婦語。婦怪無言。并以前事責之。琰知鬼魅。臨暮竟未眠。衰服掛廬。須臾見一白狗攫廬。銜衰服。因變爲人。著而入。琰隨後逐之。見犬將升婦牀。便打死。婦羞愧而死。

晉書劉聰載記。聰時有犬與豕交於相國府門。又交於宮門。又交司隸御史門。有豕著進賢冠升聰坐。犬冠武冠。帶綬。與豕并升。俄而鬪死殿上。宿衛莫有見其入者。而聰昏慮愈甚。無誠懼之心。

晉書五行志。桓元將拜楚王。已設拜席。羣官陪位。元未及出。有狗來便其席。莫不驚怪。元性猜暴。竟無言者。遂狗改席而已。天意若曰。桓元無德。而叨竊大位。故犬便其席。示其妄據之甚也。八十日。元敗亡。

搜神後記。太叔王氏。後娶庾氏女。年少色美。王年六十。常宿外。婦深無忻。後忽一夕見王

還。嫵婉倍常。晝坐。因共食。奴從外來見之。大驚。以白王。王遽入。僞者亦出。二人交會中庭。俱著白恰衣服。形貌如一。眞者便先舉杖打僞者。僞者亦報打之。二人各勅子弟令與手。王兒乃突前痛打。是一黃狗。遂打殺之。王時爲會稽府佐。門士云。恆一老黃狗。自東而來。其婦大恥。病死。

搜神後記。林慮山下有一亭。人每過此宿者。輒病死。云嘗有十餘人。男女雜合。衣或白或黃。輒蒲博相戲。時有郢伯夷者。宿於此亭。明燭而坐。誦經。至中夜。忽有十餘人來。與伯夷並坐蒲博。伯夷密以燭照之。乃是羣犬。因執燭起。陽誤以燭燒其衣。作燃毛氣。伯夷懷刀。捉一人刺之。作人喚。遂死。成犬。餘悉走去。

搜神後記。隆安初。吳郡治下狗恆夜吠。聚高橋上。人家狗有限。而吠聲甚衆。或有夜覘視之。見一狗有三頭者。皆前向亂吠。未幾。孫恩亂於吳會焉。是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雄一雌。取而養之。皆死。後無終爲桓元所誅滅。案尸子曰。地中有犬。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此蓋自然之物。不應出而出。爲犬禍也。

搜神後記。宋永初三年。謝南康家婢。行逢一黑狗。語婢云。汝看我背後。婢舉頭見一人。長

三尺有兩頭。婢驚怖返走。人狗亦隨婢後。至家庭中。舉家避走。婢問狗。汝來何爲。狗云。欲乞食爾。於是婢爲設食。并食。食訖。兩頭人出。婢因謂狗曰。人已去矣。狗曰。正已復來。良久乃沒。不知所在。後家人死。喪殆盡。

南史袁湛傳。湛弟子淑。淑兄洵。粲字景倩。洵弟子也。齊高帝革命。粲旣誅。小兒數歲。乳母將投粲門。生狄靈慶。靈慶曰。吾聞出郎君者有厚賞。今袁氏已滅。汝匿之。當誰爲乎。遂抱以首。乳母號泣呼天曰。公昔於汝有恩。故冒難歸汝。奈何欲殺耶。君以求小利。若天地鬼神有知。我見汝滅門。此兒死後。靈慶常見兒騎大犄狗戲。如平常。經年餘。鬪場忽見一狗走入其家。遇靈慶於庭。噬殺之。少時妻子皆沒。此狗卽袁郎所常馳也。

朝野僉載。宗楚客家畜一犬。一日忽戴楚客冠。人立。楚客怒曰。畜類敢作妖。僭越犯分。殺之。犬作人言曰。公亦作妖。僭越犯分。亦卽見殺。未幾。韋氏敗。楚客被斬。

紀聞。定州張司馬。開元二十八年夏。中夜與其妻露坐。聞空中有物飛來。其聲戢戢然。過至堂屋。爲瓦所礙。宛轉屋際。遂落簷前。因走。司馬命逐之。逐者蹴之。乃爲狗音。擒得。火照。則老狗也。赤而鮮毛。身甚長。足甚短。可一二寸。司馬命焚之。深憂其爲怪。月餘。改深州刺史。

志怪錄。吏人蔡超家狗作怪。蹲於堂上。將拍板唱歌。聲悲怨。又一日。覓頭巾不見。戴在竈上坐。其月。超遇害。

異聞總錄。長慶元年。田令公弘正之失律。鎮陽進士王泰客焉。聞兵起。乃出城南走。時兵交於野。乃晝伏宵行。入信都五六里。忽有一犬黃色。隨來。俄而犬顧泰曰。此路絕險。何故夜行。泰默然久之。曰。鎮陽之難耳。犬曰。然。得逢鍵飛。亦郎之福也。許鍵飛爲僕。乃可無患。泰私謂夫人。行爽於顯明之中者。有人責。行爽於幽冥之中者。有鬼誅。今吾行無爽。於吾何誅。神祇尙不懼。况妖犬乎。固可以正制之耳。乃許焉。犬忽化爲人。拜曰。幸得奉事。然鍵飛鈍於行。請元從暫爲驢。借鍵飛乘之。乃可徒行。泰驚不對。乃驅種僕下路。未數步。不覺已爲驢矣。犬乃乘之。泰甚懼。然無計禦之。但仗正心而已。偕行十里。道左有物。身長數尺。頭面倍之。赤目而髯者。揚眉而笑曰。鍵飛安得事人。犬曰。吾已委質於人。乃曰。耶。幸勿怖。大頭者低面而走。又數里。逢大而多眼者。赤光閃閃。呼曰。鍵飛安得事人。又對如前。多眼者亦遁去。鍵飛喜曰。此二物者。以人爲上味。得人則戲投而爭食之。困然後食。今既去矣。餘不足畏。更三五里。有居人劉老者。其家不貧。可以小憇。俄而到焉。乃華居大第也。犬扣其門。有應而出者。則七十餘老人。行步甚健。啟門喜曰。鍵飛安得與上客來。犬曰。吾遊冀

州不過迴次山口。偶事王郎。郎以避鎮陽之難。不敢晝行。故夜至。今極困。願得少休。老人曰。何事不可。因揖以入。館泰於廳中。盤饌品味。果栗之屬。有頃而至。又有草粟筐貯。伺馬化驢亦飽焉。當食而鍵飛預坐。曰。倦行之人。夜蒙嘉饌。若更有酒。主人之分盡矣。老人曰。不待啟言。已令滌器。俄有小童陳酒器。亦甚精潔。老人令鍵飛酌焉。遂與同飲數巡。鍵飛曰。酒非默飲之物。大凡人之家樂。有上客而不見。復誰見乎。老人曰。但以山中妓女不足侍。懼。安敢惜焉。遽召寵妓。有頃。聞寵妓至。乃美妓也。貌稱三十餘。拜泰而坐。其南。辭色頗不平。泰請歌。卽唱。老人請卽必辭。拒。犬曰。寵妓之不肯歌。當以無侶爲恨耳。側近有花眼者。亦善歌。盍召乎。主人遽令邀之。少頃呼出。乃十七八女子也。其服半故。不甚鮮華。坐寵奴之下。巡及老人。請花眼卽唱。請寵奴卽不唱。其意愈不平。似有所訴。巡又至。老人執盃固請不得。老人頗愧。乃笑曰。常日請歌。寵奴未省相拒。今有少客。遂棄老夫耶。然以舊情當未全替。請一曲。寵奴拂衣起。曰。劉琨被段疋禪殺却。張寵奴乃與老野狐唱歌來。燈火俱滅。滿廳暗然。徐窺戶外。似明。遂匍匐而出。顧其廳卽大墓也。馬繫長松下。舊僕立於門前。月輪正午。泰問其僕曰。汝向者何爲。曰。夢化爲驢。爲人所乘。而與馬俱食草焉。泰乃尋前路而去。行十餘里。天曙。逢樵人問曰。近有何墓。對曰。此十里內。有晉朝并州刺史劉琨。

姬張寵奴墓。乃知是昨夜所止也。又三數里。路隅有朽髑體。傍有穿穴。草生其中。視之若四眼。蓋所有花眼也。而思大頭多眼者。杳不可知也。

輟耕錄。至正壬寅八月中。上海縣三十四保辰字圍金壽一家。已闢雄狗。生小狗八。其一嘴爪紅如鮮血。然犬之爲妖。多見於占驗之書。而未有若此者。若男變爲女。男子孕育。則嘗聞之古昔。蓋陽衰陰盛。兵戈亂離之兆。今夫牡物而生兒。陽化陰也。又犬屬火。一嘴爪紅。紅亦火也。豈非主兵主火者與。

湖廣通志。魯鐸。字振之。景陵人。舉弘治壬戌進士第一。入翰林。遷國子司業。疏乞終養。時邑有犬而角。鐸曰。兵象也。頃之盜果起。

廣東通志。嘉靖丙戌。順德縣龍津民王伯先家。牝犬生四蛇。併犬殺之。犬腹內有一蛇。又殺之。亦犬禍也。

納蘭峻德嘗寓盤山天成寺。與水菴僧然西以詩往還。繫於小犬之項。有詩曰。相望一峯隔。相呼恐不聞。寄詩憑小犬。好去度深雲。僧答詩。有昔有鴻傳信。今憑犬寄詩。句。此爲吾國人利用犬之僅見者。以黃耳爲奚奴。其事甚雅。峻德。乾隆丙辰嘗舉宏博。有女弟曰筠德。工詩。其兄卽成德也。

嘉慶時。南匯有瀕湖而居者。畜牛犬各一。同櫪而臥。一夕。主人就寢。有賊將竊其牛。犬吠於主人寢門。且以頭撞之。主人起視。賊匿不見。主人因嗔犬之吠影吠聲也。鞭之。仍就寢。賊卒牽牛去。至大團鎮。犬潛尾之。明晨。主人起。方歎牛之失。犬之逸也。未幾。犬返。吠不止。並作牽牛狀。主人會其意。迹至竊牛者家。竟獲之。乃送竊牛者於官。

勾吳孫方伯藩。家畜一犬。聞絃歌聲。輒搖尾至。坐於彈者之側。側耳傾聽。聲暗暗然。似遙相應和狀。叱之不去。曲終自退。聞聲則又來。家人呼之爲知音犬。

李逸園僦高氏宅。與方望之同居。各蓄一牡犬。李之犬曰龍。方之犬曰虎。食必共。寢亦偕。若良友然。逾三四載。方設帳於鄉。攜眷往。臘垂盡。方省李。虎尾之來。龍方臥大門外。遙見虎至。頓起趨。掉尾迎。卽奔詣厨下。伺庖丁出。立啣几上肉。走往飼虎。入夜。與虎交頸臥。翌日。虎隨方歸。龍乃預伺其旁。頻曳虎尾狂踊。意似挽留狀。盤旋良久。且走詣河干。龍掉尾不已。聲嗥嗥然。如怨如慕。虎亦躑躅焉。旣登舟。虎反顧。龍亦目送。頃臙岸登陸。兩兩隔溪而蹲。目注神凝。留顧未已。久之。長吠數聲而別。

京師宣武門外有神獒。每出必於夜。千百犬隨之而行。人或遇之。輒爲所噬。相傳久矣。儲惺甫農部於冬夜飲友人所。醉而歸。持燈獨行。過菜市口。是日適決囚。遺血在地。有巨大

俯而舐之。正當大路。惶甫叱之。犬一舉首。則雙目如炬。有異常犬。俄騰空而去。蓋卽俗所謂神獒者是也。惶甫大駭。歸卽臥病。遂不起。

同治癸酉。寧波江北岸裕順洋行有西犬如獒。異常神駿。且能捕鼠。日夕所獲。不下十數。光緒時。譚文卿制軍鍾麟撫浙。其署中廚房所有治具。率多狼藉。蓋有外來之狗。大肆咀嚼。紛紛而至。一日無慮百餘頭。驅之不去。狺狺聲徹於戶牖。譚恚甚。命捕之。悉納檻車中。屬中軍押往海寧州。蓋援遣戍之條也。其處沙田萬畝。人煙寥寂。土人以種棉花植。豈爲生。狗穴居野處。自相配偶。越一年。蕃養孳息。縱橫徧地。不能得食。則嚙種植之物。根株立盡。土人怒。糶糶雨下。狗皆四散。少焉復合。土人具稟海寧州。以狗荒報。州官某據實申詳。譚仍命中軍統營兵一哨。多攜火器。迎頭痛勦。中軍抵其處。可二十日。始一律肅清。略無噍類。奏凱而歸。

光緒庚辛間。西人有自京至滬者。攜鞋狗三隻求售。索價百金。云得之宮中。此蓋以人工爲之。法取普通哈叭狗。攙硃砂於飯中。以飼之。則所生者必小於常狗。又飼之如其母。所生者必更小。比至三四。小僅如鞋。售諸宮中。可得重價。

張惠生家蓄一犬一貓。犬爲泰西小種。矮足拳毛。僅比巨貓。而性甚馴擾。善解主人意。一

日。貓與犬同乳並育。而貓忽死。幼貓日夜叫嗥。犬聞時來視之。意似大不忍者。因哺子之餘。兼哺數貓。久益狎。數月以後。毛澤豐潤。貓犬遂同牢而食。犬亦愛之。無異於己子。

甘泉邵伯埭有巡檢署。有犬極靈異。同治丁卯。沈蘭洲權巡檢事。戊辰瓜代。期滿。韓振之代之。當韓履新時。寓於外。諛吉接印。未入署也。沈謂韓曰。犬其來乎。曰。來矣。蓋此犬隨印而行。歷任皆然。一日。犬戲於市之皮匠鋪。匠以刀誤傷其足。血淋淋然。返署升堂。直入內室。似覓官之所在者。韓見其狀。急喚查究。犬復奔出署門。數數顧。似招人意。因遣役尾之。至皮匠鋪。犬獨向匠噉噉。既遂。伏地不起。役嗾之歸。弗聽。詢悉其詞。乃負之歸。並拘皮匠。去。及堂訊時。犬忽大肆咆哮。狂噬不已。韓乃申飭匠之不合。刀傷其足。令具結。犬乃搖尾而去。

雅州府某縣有巨紳家。廚藏肉品。率失去。終莫得主名。一日。其西席某自外歸。忽覩所蓄巨犬。齒嚙高几。以前足承之。人行過庭。至堦側。曝魚處。置几其下。一躍升几。以足攫魚數頭。委之地。既移几庭隅。乃將魚去。主人旋以失魚。撻婢某。具述所覩。爲婢解說。犬聞之而遁。其夜。某寢樓中。忽門闢。而犬啣竹竿入。以度其牀之短長。度畢。徑去。某大駭。堅扃寢門。次晨。向主人備述其狀。主人遣奴四覓。見犬於後山中。以足掘地。置竿其旁。蓋將爲坎而

瘞某於此也。奴大呼狂逐。犬始遁。

豕

伽藍記。孝義里東市北植貨里。里有太常民劉胡。兄弟四人。以屠爲業。永安年中。胡殺猪。猪忽唱乞命聲。及四鄰。人謂胡兄弟相鬪。而來觀之。乃猪也。卽捨宅於歸覺寺。合家人入道焉。

隋書五行志。文帝開皇末。渭南有沙門三人。行頭陀法於人場圃之上。夜見大豕來詣其所。小豕從者十餘。謂沙門曰。阿練。我欲得賢聖道。然猶負他一命。言罷而去。賢聖道者。君上之所行也。皇太子勇當嗣業。行君上之道。而被囚廢之象也。一命者。言爲隋帝所殺。又渭南有人寄宿他舍。夜中聞二豕對話。其一曰。歲將盡。阿爺明日殺我供歲。何處避之。一答曰。可向水北姊家。因相隨而去。天將曉。主人覓豕不得。意是宿客。而詰之。宿客言狀。主人如其言而得豕。其後蜀王秀得罪。帝將殺之。平樂公主每匡救得全。後數年而帝崩。歲盡之應。

幽怪錄。代國公郭元振。開元中不第。自晉之汾。夜行陰晦失道。久而絕遠。有燈火之光。以爲人居也。徑往尋之。八九里有宅門。院宇甚峻。入廟廊下及堂上。燈燭熒煌。牢饌羅列。若

嫁女之家。而悄無人。公繫馬西廊前。歷階而升。徘徊堂上。不知其何處也。俄聞堂上東閣。有女子哭聲。嗚咽不已。公問曰。堂中泣者。人耶。鬼耶。何陳設如此。無人而獨泣。曰。妾此鄉之祠。有烏將軍者。能禍福人。每歲求禍於鄉人。必擇處女之美者而嫁焉。妾雖漏。拙父利鄉人之五百緡。潛以應選。今夕鄉人之女。並爲遊宴者。醉妾此室。共鑠而去。以適於將軍者也。今父母棄之就死。而今惴惴哀懼。君誠人邪。能相救免。畢身爲掃除之婦。以奉指使。公大憤曰。其來當何時。曰。二更。曰。吾忝爲大丈夫。必力救之。若不得當。殺身以徇汝。終不使汝枉死於淫鬼之手也。女泣少止。於是坐於西階上。移其馬於堂北。令一僕峙立於前。若爲賓而待之。未幾。火光照耀。車馬駢闐。二紫衣吏入而復走出。曰。相公在此。遽巡二黃衫吏入而出。亦曰。相公在此。公私心獨喜曰。吾當爲宰相。必勝此鬼矣。既而將軍漸下。導吏復告之。將軍曰。入有戈劍弓矢翼以入。卽東階下。公使僕前曰。郭秀才。遂行揖。將軍曰。秀才安得到此。曰。聞將軍今夕嘉禮。願爲小相耳。將軍者喜而延坐。與對食。言笑極歡。公於囊中有利刀。思欲刺之。乃問曰。將軍曾食鹿脯乎。曰。此地難遇。公曰。某有少許珍者。得自御廚。請削以獻。將軍者大悅。公乃起取鹿脯。并小刀。因削之。置一小器。令自取之。將軍喜引手取之。不疑其他。公伺其無機。乃投其脯。捉其腕而斷之。將軍失聲而走。導從之吏。

一時驚散。公執其手。脫衣纏之。令僕夫出望之。寂無所見。乃啟門。謂泣者曰。將軍之腕已在此矣。尋其血蹤。死亦不久。汝既獲免。可出就食。泣者乃出。年可十七八。而甚佳麗。拜於公前。曰。誓爲僕妾。公勉諭焉。天方曙。開視其手。豬蹄也。俄聞哭泣之聲漸近。乃女之父母兄弟。及鄉中耆老。相與舁輓而來。將收屍以備殯殮。見公及女。乃生人也。咸驚以問之。公具以告焉。鄉老共怒殘其神。曰。烏將軍。此鄉鎮神。鄉人奉之久矣。歲配以女。才無他虞。此禮不設。卽風雨雷雹爲虐。奈何失路之客。而傷我明神。致暴於神。此鄉何負。當殺卿以祭烏將軍。不爾亦縛送本縣。揮少年將令執公。公諭之曰。爾徒老於年。未老於事。我天下之達理者。爾衆其聽吾言。夫承天而爲鎮也。不若諸侯受命於天子。而疆理天下乎。曰。然。公曰。使諸侯漁色於國中。天子不怒乎。殘虐於人。天子不伐乎。誠使爾呼將軍者。其神明也。神固有豬蹄者乎。且淫妖之獸。天地之罪畜也。吾執正以誅之。豈不可乎。爾曹無正人。使爾少年之女子。橫死於妖畜。積罪動天。安知天不使虐焉。從吾言。當爲爾除之。永無聘禮之患。如何。鄉人悟而喜之。曰。願從命。公乃令數百人。執弓矢刀鎗。鑿鑿之屬。相隨尋血而行。纔二十里。血入大塚穴中。因圍而斷之。應手漸大如瓮口。公令束薪燃火。投入照之。其中若大室。見一大豬。無前左脚。血臥其地。突煙走出。斃於圍中。鄉人翻共相慶。會錢以酬。

公不受曰。吾爲人除害。非鬻獵者。得救之女。辭其父母親族曰。多幸爲人。托質血肉。闔闈未出。固無可殺之罪。今日貪錢五十萬。以嫁妖獸。忍鎖而去。豈人所宜。若非郭公之仁勇。寧有今日。是妾死於父母。生於郭公也。請從郭公。不復以舊鄉爲念矣。泣拜而從。公多方慰喻。止之不獲。遂納爲側室。生子數人。公之貴也。皆任大官之位。

雲仙雜記。白浦民割豬肝。肝中有一紙。大如手。色如新書。云。煙蒼蒼。明年無糧。次年。巢寇起。州郡多荒。

甲申雜記。徽宗崇寧元年六月。西京民家猪。生二男一女一猪。

客退紀談。猪突入人家。必割其耳。黃昏雞鳴。必殺之。以爲不祥。俗忌也。王隆家方割猪耳。適有神降於伍氏。隆往問曰。猪入門。可乎。神答曰。猪入門。百福臻。又問曰。割其耳。何如。曰。割猪傷於矢。隆明日觀射。果傷其臂。里中異之。適有沈氏。黃昏雞鳴。問之。答曰。定昏雞啼。百福日躋。於是沈氏日昌盛。自是人家惟恐猪不入門。雞不黃昏啼耳。俗人貪利如是。輟耕錄。至正辛卯春。江陰永寧鄉陸氏家。一猪產十四兒。內一兒。人之首面手足。而猪身續文獻通考。海鹽趙氏。營室以居。宰猪落成。小腸皆已修治。忽如蛇蜿蜒而走。將及里許而止。

廣東通志。萬曆壬辰。南海民家豕自外歸。皮爪光潔。如屠刷然。家人驚駭。出視之。見其皮爪蛻於堤上。觀者填門。殺豕乃已。

富陽宋紹唐。乾隆時富人。僕從以百計。至光緒初。其宅附近屠肆之架。所懸豬頭。忽落地。跳而行。市人逐之。亦不顧。直入徐門而止。於是徐姓衰落。今且饕餮不繼矣。

乾隆時。有僧志定者。居餘杭天目山。山深處。亘一二十里。榛莽森列。無道路。產沙木。可爲枋。豪豬多搆巢樹隙。爲木工所患。某年忽絕跡。不知所往。山民喜。乃大縱斧斤。有匠某入一荒谷。見一物爲藤。胃死於樹上。視之。狀如牛。大逾倍。遍體皆短角。長二三寸。灰黑色。如羊角。數以千計。頂上一角。紅如血。長二三尺。蓋巨藤多蔓大木。此獸偶從崖上誤躍而入。角爲藤纏。四足架空。且藤性柔韌。無所施力。卒致餓死。始知豪豬悉爲所啖。究不知此獸何名也。

沈文肅公生平雅不喜說鬼。道光某科北上。應禮部試。道出河南某縣。是日公車至者甚夥。旅舍爲滿。文肅後至。無可插足。然夜深。且旁靡所適。不得已。商之逆旅主人。謂得一下榻地。少息行李。天明便去。卽迫仄所不計也。主人始猶堅辭。繼則曰。旅舍實無餘地。必欲覓宿處。某廂一屋。以中有鬼故。扁閉久矣。公果不畏者。請暫屈一宵。夜中。倘有所逢。勿怪。

不先告。文肅毅然解裝止焉。文肅以主人言不能無所備。乃炳燭假寐。以覘其異。初乃晏然。夜將半。見牀下有物自地中出。巨黑類豕。既出地。乃背負文肅所臥牀。牀被抵。岌岌作勢。若將崩。文肅巍然不動。以一手力按之。黑物受按。若不勝重。隨手縮入地。而地中有聲。作豕鳴。文肅於是整衣起。危坐牀側。待觀其竟。而物亦不復出。

貓

隋書獨孤陁傳。陁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餘年。宇文護被誅。始歸長安。高祖受禪。拜上開府右領左右將軍。久之出爲郢州刺史。進位上大將軍。累轉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轉入其家。上微聞而不之信也。會獻皇后及楊素妻鄭氏俱有疾。召醫者視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陁后之異母弟。陁妻楊素之異母妹。由是意陁所爲。陰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遣左右諷陁。陁言無有。上不悅。左轉遷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僕射高穎。納言蘇威。大理正皇甫孝緒。大理丞楊遠等雜治之。陁婢徐阿尼言本從陁母家來。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殺人者。所死家財物。潛移於畜猫鬼家。陁嘗從家中索酒。其妻曰。無錢可沽。陁因謂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錢也。阿尼便呪之。歸數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從并州還。陁於園中謂阿尼曰。

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賜吾物。阿尼復呪之。遂入宮中。楊遠乃於門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於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來。無住宮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牽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興。殺其人。可以絕矣。上令以犢車載陔夫妻。將賜死於其家。陔弟司勳侍中整。詣闕求哀。於是免陔死。除名爲民。以其妻楊氏爲尼。先是有人訟其母爲人猫鬼所殺者。上以爲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詔誅被訟行猫鬼家。陔未幾而卒。

續已編。福建布政使朱彰。交阯人。而寓於蘇。景泰初。謫爲陝西莊浪驛丞。有西蕃使臣入貢一猫。道經於驛。彰館之。使譯問猫何異。而上供。使臣書示云。欲知其異。今夕請試之。其猫盛罩於鐵籠。以鐵籠兩重。納著空屋內。明日起。視有數十鼠伏籠外。盡死。使臣云。此猫所在。雖數里外鼠。皆來伏死。蓋猫之王也。

嘉慶辛未。河南白蓮教匪林清煽亂。蔓延數省。是時中州人家有猫生狗雞窩。出猫之異。道光乙酉。瀏陽馬家冲某家猫產四子。一焦其足。彌月喪其三。而焦足者獨存。形色俱劣。亦不捕鼠。常登屋。捕瓦雀。咬之時。或縮頸於池邊。與蛙蝶相戲。主人嫉其癡懶。一日。攜至縣。適典庫某見之。賦曰。此焦脚虎也。試升之屋檐。三足俱伸。惟焦足抓定。久不動。旋擲之。

牆間亦如之。市以錢二十緡。其人喜甚。先是典庫固多貓。自此羣貓皆廢。十餘年不聞鼠聲。人服其相貓。謂得諸牝牡驪黃外也。

道光丙午春。桐城劉少塗家所蓄之老麻貓。生一子。白色。長毛毳毳。形如獅。方存之云。此異種也。不易得。養之年餘。日夕在旁。鼠耗寂然。一日。天未明。貓忽至牀。大吼數聲去。已而死。蓋訣別也。

道光丙午夏秋間。浙之杭紹寧台一帶。傳有物崇稱爲三脚貓者。每日薄暮。有腥風一陣。輒覺有物入人家以魅人。於是家各懸籬於室。伺風至。奮力鳴擊。物畏籬聲。卽遁。如是者數月。始絕。

貓與蛇鬪。俗稱龍虎鬪。山陰張冶園嘗見貓蛇鬪於屋背。蛇敗。穿瓦罅下遁。適屋下有人見之。以鋤揮爲兩段。上段飛去。已而結成翻唇肉疤。大如碟。一日。斷蛇者晝臥於牀。蛇穿其帳頂。欲下嚙之。以肉疤格攔。貓適見之。登牀猛喊。其人驚醒。見蛇懼而避之。幸未遭噬。人謂蛇知報冤。貓知衛主也。

電白縣水東鎮有僑居之浙人楊某。蓄一貓。而三足。後一足短軟。不具其形。眼一黃一白。俗呼日月眼。甚瘦小。聲亦細。鼠聞聲輒避。見狗。卽登其背。齧其耳。狗亦畏之。

同治時。惠潮嘉道署多野貓。夜深輒出。雙目有光。望之如螢火。蓋失主之貓。吸月飲露。久漸成精。故上下牆屋。矯捷如飛。夏月海鷺來時。能上樹捕食。署園所蓄孔雀。時被嚙斃。白此野貓輒不復來。或謂孔雀血最毒。貓殆飲此。或戕其生也。

平涼靜寧間有物如貓。首大色黃。人呼曰黃妖。家貓遇之。卽隨之去。飲於河以滌其腸胃。至妖前聽其食。妖以舌舐之。毛隨舐而落。磔食之。大興劉繼莊檢字書。始知爲穀。穀字呼本切。烘入聲。犬屬。似豹而小。郭璞曰。似鼪而大。腰以後黃。一多黃腰。漢書音義曰。穀。白狐子也。

徽州有被野貓所祟者。速或一年。緩則三載。疋羸牀簣。醫藥罔效。終於不起。無倖脫者。其至也。恣情縱慾。各如其願。投以所好。男女不論老幼。雖至彌留。心知之而口不欲言。臥後常有毛蒙茸。落於衾褥。殷富之家。恆集什伯人。坐室中。燃炬火。通宵不寐。亦偶有見其形者。

新城王文簡公之後裔。咸豐時尙繁盛。舊第猶在。有一貓。能作人言。一日。貓眠於榻。或問其能言否。貓對云。我能言。何關汝事。遂不見。

江西某總戎署有兩貓對談。爲總戎所偶見。欲擒之。一貓躍上屋去。獨擒其一。曰。我活十

二年。恐人驚怪不敢言。公能恕我。卽大德也。遂放之。

道光時。某公子官筆帖式。愛貓。常畜十餘隻。一日。其夫人呼婢不應。忽窗外有代喚者。聲甚異。公子出視。寂無人。惟一狸奴踞窗上。回視公子。有笑容。駭告衆人。令同視之。因問適間喚人者汝邪。貓曰。然。衆乃大譁。以爲不祥。棄之。

永野亭黃門之戚。串家有貓。忽作人言。大駭。縛而撻之。求其故。貓曰。貓無有不能言者。但犯忌。故不敢耳。若牝貓。則未有能言者。因再縛牡貓撻之。果亦作人言。求免。其家人始信而縱之。

光宣間。通州郭季庭家居。聞州人某畜一通靈老貓。能爲人語。初不信。試往覘之。甫至門。卽聞貓呼曰。郭季庭。不信。貓能作人語乎。郭大駭。因就詢之。貓自云。壽已千餘。遼金時事。猶昨日也。郭問何所服食。長壽乃爾。貓云。吾於人間物。所嗜惟酒耳。郭因取佳釀與共酬。醉飲乃無算。以此遂成莫逆交。

洛陽縣有堤。麟子產河中。狀如貓。色淡黃。毛長而堅。頭尖平。牙露唇外如象。穴於堤。以鯉爲食。錐沙如空。鳧水極快。每決口。必成羣結隊。力錐堤岸。卽有無數小孔。水汨汨而入。沙壅堤塌。田宅漂沒。人民悉爲魚鱉。故堤兵見之。卽驅之入水。或投以石。或填其穴。舟子見

之。咸膜拜爲神。投以食餌。否則舟底被其所穿矣。
靈貓。卽山海經所謂類也。自爲牝牡。又名不求人。狀如貓。力甚猛。性殊野。夏森圃觀察攝
肇慶府篆時。市得其一。以山海經有食之不妬之說。命庖人烹之以進其夫人。不欲食。乃
送書房佐餐。有黃鶴樓者。課其公子讀。食之。味似貓。

鼠

漢書五行志。昭帝元鳳元年九月。燕有黃鼠銜其尾舞。王宮端門中。往視之。鼠舞如故。王
使夫人以酒脯祠鼠。舞不休。夜死。黃祥也。時燕刺史王日謀反將敗。死亡象也。其月發覺
伏辜。易傳曰。誅不原情。厥妖鼠舞門。

搜神記。魏齊王芳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忽有鼠從穴出。在廳事上。語曰。王周南。
爾以某月某日當死。周南急往不應。鼠還穴。後至期復出。更冠幘皂衣而語曰。周南。爾日
中當死。亦不應。鼠復入穴。須臾復出。出復入。轉行數語如前。日適中。鼠復曰。周南。爾不應
死。我復何道。言訖顛蹶而死。卽失衣冠所在。就視之。與常鼠無異。
異苑。晉隆安中。高惠清爲太傅主簿。忽一日。有羣鼠更相銜尾。自屋梁相連至地。清尋得
瘧疾。數日而亡。

幽明錄。吳北寺中終祚道人。臥齋中。鼠從坎出。言終祚後數日當死。終祚呼奴令置犬。鼠云亦不畏此。且犬入戶必死。犬至果爾。終祚嘗爲商。閉戶謂鼠曰。汝正使我欲富貴耳。今既遠行。勤守吾房。勿令有所零失。時桓温在南川。禁殺牛甚急。終祚載數萬。竊買牛皮。還東貨之。得二十萬。還時室尤闔也。都無所失。其怪亦絕。自是稍富。

幽明錄。登封嘗有土人。客遊十餘年。歸莊。莊在登封縣。夜久。土人睡未著。忽有星火發於牆堵下。初爲螢。稍稍芒起。大如彈丸。飛燭四隅。漸低。輪轉來往。去土人面。纔尺餘。細視光中。有一女子。貫釵。紅衫碧裙。搖首擺尾。具體可愛。土人因張手掩獲。燭之。乃鼠糞也。大如雞栖子。破視有蟲。首赤身青。殺之。

窮怪錄。齊世祖永明十年。丹陽郡民茅崇丘家。夜夜廚中有人語笑。復明燈火。有宴饌之聲。及開門視之。卽無所見。及閉門。卽依然。聞此數旬。忽有一道士詣崇丘。問曰。君家夜有妖患乎。崇丘曰。然。道士乃懷中取一符與之。謂崇丘曰。但釘於竈上及北壁。來日早視之。言訖遂失其道。崇丘喜。乃以符如其言。明日見廚中有五六大鼠。各長二尺。無毛而色如朱。盡死於北壁。乃竟絕。

秦州記。乞伏乾歸未移枹罕金城。見鼠數萬頭。將諸小鼠。各銜馬屎。羣移而度。洮麗二水。

悉至枹罕。自是二年而乾歸徙焉。

舊唐書五行志。高宗弘道初。梁州倉有大鼠。長二尺餘。爲貓所嚙。數百鼠反嚙貓。少選。聚萬餘鼠。州遣人捕擊。殺之餘皆去。

唐書王孝傑傳。契丹李盡忠叛。有詔起孝傑爲清邊道總管。將兵十八萬討之。軍至東碓石谷。與賊接。道隘。虜衆。孝傑率銳兵先驅出谷。整陣與賊戰。而後軍總管蘇宏暉以其軍退。援不至。爲虜所乘。軍潰。孝傑墮谷死。士相蹂。且盡。初進軍平州。白鼠晝入營。頓伏。皆謂鼠坎精。胡象也。白質。歸命天亡之兆。及戰。乃孝傑覆焉。

集異志。李林甫有疾。晨起盥飾。將入朝。命取平日所用書囊。忽覺重於平日。開視之。有二鼠。出投於地。卽變爲蒼狗。雄目張牙。仰視林甫。林甫取弓射之。隱然卽滅。林甫惡之。不踰月卽卒。

舊唐書五行志。代宗大曆十三年六月戊戌。隴右洮源縣軍士趙貴家。貓鼠同乳。不相害。節度使朱泚籠之以獻。宰相常袞率百寮拜表賀。中書舍人崔祐甫曰。此物之失性也。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作則。禮迎貓。爲食田鼠也。然貓之食鼠。載在祀典。以其能除害利人。雖微必錄。今此貓對鼠。何異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捍敵。據禮部式錄三

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此稱慶。理所未詳。以劉向五行傳言之。恐須申命憲司。察聽貪吏。誠諸邊境。無失徼巡。則猫能致功。鼠不爲害。帝深然之。

括異志。天復中。隴右大饑。其年秋稼甚豐。將刈之間。大半無穗。有就田畔斷鼠穴求之。所獲甚多。於是家家窮穴。有獲五七斛者。相傳謂之劫鼠倉。饑民皆出求食。濟獲甚衆。

稽神錄。盧嵩所居釜鳴。竈下有鼠。如人哭聲。因祀竈。竈下有五大鼠。各如方色。盡食所祀之物。復入竈中。其年嵩選補興化尉。竟無怪。

稽神錄。建康人方食魚。棄魚頭於地。俄而壁下地穴中。有人乘馬。鎧甲分明。人不盈尺。手執長槊。徑刺魚頭。馳入穴去。如是數四。卽掘地求之。見數大鼠。魚頭在焉。惟有筋一隻。了不見甲馬之狀。無何其人卒。

稽神錄。蘇長史者。將卜居京口。此宅素凶。妻子諫止之。蘇曰。爾惡此宅。吾必獨住。始宿一夕。有三十餘人。皆長尺餘。道士冠衣。褻來謁蘇曰。此吾等所居也。君必速去。不然禍及。蘇怒持杖逐之。皆走入宅後竹林中而沒。卽掘其處。獲白鼠三十餘頭。皆殺之。宅不復凶矣。稽神錄。侍御史盧樞言。其昔爲建州刺史。嘗暑夜獨居寢室。望月於中庭。旣出庭。忽聞堂西階下。若有人語笑聲。躡足窺之。見七八白衣人。長不盈尺。男女雜坐飲酒。几席什器。皆

具而微。獻酬久之。席中一人曰。今夕甚樂。但白老將至。奈何。因歎叱。須臾坐中皆突入陰溝中。遂不見。後數日罷郡。新政家有猫名白老。既至。白老自堂西階地中獲鼠七八。皆殺之。

十國春秋柴再用傳。武義時。再用常在聽事獨坐。忽有鼠至庭下拱立。如拜揖狀。再用怒呼左右。左右皆不至。卽自起逐之。而屋梁頓朽。所坐牀几盡糜碎。

續夷堅志。正大丙戌。內鄉北山農民告田鼠食稼。鼠大如兔。十百爲羣。所過禾稼爲空。獵戶射得數頭。有重十餘斤者。毛色如水獺。未嘗聞如此大鼠也。

田家雜占。嘗聞余大父言。昔中年一元旦。曾於庭前溝口獨見一鼠。對面拱立。心雖不以爲怪。亦謂頗奇。因向之曰。爾亦知泰來之賀耶。其鼠復如揖拜之狀而去。大父晚年子孫蕃衍。家事從容。至老康健。壽享八十九歲。可謂吉慶矣。因此事問前輩。乃云。嘗於雜書中曾見此說。名曰狼恭鼠拱。主大吉慶。必有陰德所致而然。

博物志。鼯鼠食郊牛。牛死。鼠之類最小者。食物。當時不覺痛。世傳云。亦食人項肥厚皮處。亦不覺。或名甘鼠。俗人諱此。所嚙衰病之徵。

道光戊申十一月。閩縣某廣文爲其婦寫照。紙墨筆硯。紫紅紺綠。已具備矣。偶如廁。復歸

房。則遙見一書生與一大白鼠對話。某不敢入。窺於門後。白鼠潤毫伸紙。走筆亂畫。書生點首。遂擱筆。鼠與書生條不見。某怖甚。呼家人入視。則一幅戰事圖也。圖中有大城一。四面衆山環抱。城下死尸無數。河水殷紅。一黃馬掛紅頂花翎者方策騎。手提人頭三。血猶涔涔然。某夙知術數。見之大哭不已。知亂事即在目前。因焚其圖。挈眷遁海島。越二年。果有粵寇於金田花洲六川博白白沙石諸地。同日發難。

同治壬申六月。青山瀕河居民及舟中人之早起者。皆見有鼠由河之東岸而來。將及河畔。乃紛紛銜尾魚貫而行。或數十。或百數。浮水而渡。至西岸。遂散。好事者追視之。則已不知所往矣。

開封負郭之居。有鄭姓者。其家有大鼠。長盈尺。時出嚙物。猫不敢捕。後以機獲之。擊斃。棄於園。是夜。聞園中羣鼠啾啾有聲。質明視之。成一塚。廣輪二尺許。其側且植一小樹。鹽城有何姓者。其家主人自以子爲本命肖鼠也。乃不畜猫。見鼠。輒禁人捕。久之。鼠大蕃息。日跳梁出入。不畏人。又久之。屋主死。屋改售他姓。惡鼠之橫。畜猫。鼠稍戢。顧其猫不數日輒死。如是者數。家置飯盂。以飼猫也。偶檢之。有阿芙蓉氣。乃知猫爲所毒也。又數失釵珥等件。姑婦相疑。不能安居。乃遷去。至是而屋遂更歷數姓。最後梁姓者。以賤價得其屋。

不半載。會夏雨漲溢。水積庭中。深尺許。有鼠數十百餘。首尾相銜。自南接北。如橋然。末後一大鼠長六七寸。徐步之而過。入東廊壁下。雨止。梁以沸湯沃之。啾啾有聲。良久不動。發之。中有樓閣二層。以竹箬爲柱。椽桷之屬悉備。延袤八九尺。寬亦可三四尺許。玲瓏工巧。地上鋪木片。藉以鳥毛細草。皆妥貼如人爲者。中間最寬。有大鼠死其中。所獲鼠盈石。其家毀壁以示人。惟觀一次。需數十錢。一日觀者數百。有往觀者。云完整者才十之三四。其餘殆皆鼠爲沸湯所澆。跳盪致毀矣。其鄰人云。梁所得首飾尙多。然祕而不言。

鱗鼠出順寧州屬之雲州。身有鱗甲。千百成羣。殘食田苗。數年一出。

東三省之團頭山後。飛鼠頗多。卽鼯也。體長七八寸。背暗褐色。腹白。尾長。密生長毛。前後兩肢間有膜。能飛行樹上。棲於深山。夜出求食。聲如小兒啼。

爾雅。鼯鼠。注云。地中行者。釋云。地中行。鼠伯勞所作也。一名犁鼠。謂起地若耕。有親見之者。見人。則以首伏地而入。甚遽。俗云滾地豬者。殆耕地鼠也。第非必伯勞所作耳。木蘭之地中。有鼠則土疎而墳。蓋鼠在土中穿突。土輒高起如塚也。

鼠類本至繁夥。然人家習見者。亦僅灰色黑色一二種而已。閩鼠種類較多。或專食棗栗等果品而不肉食。或專啖肉類而不食果品。更有所謂香鼠者。與常鼠略異。兩眼絕小。尾

短而粗。有毫十數莖。氣直如麝。故以香鼠名之。閩人視如神明。謂人類所以得穀食。卽由此鼠竊穀種於天上。人若犯之。罪當天譴。每見此鼠。輒焚香禮之。

溫州人蛇雜處。蛇不傷人。每居壁中。與鼠爲鄰。至冬而入蟄。鼠飢則嚙蛇。而皆自尾食起。蛇雖負痛。乃略不移動。至驚蟄後。尾已去其半矣。至此蛇氣已伸。則追鼠而吞。鼠狂竄而叫。聲吱吱然。人聞之。卽知蟄蟲起矣。

鱗介類

龍

異苑。晉義熙中。江陵趙姥以沽酒爲業。居室內地。忽自隆起。姥察爲異。朝夕以酒酹之。嘗有一物出。頭似驢。而地初無孔穴。及姥死。鄰人聞土下有聲如哭。後人掘地。見一異物。蠢蠢而動。不測大小。須臾失之。俗謂之土龍。

南史。梁武帝本紀。帝行經牛渚。逢風入泊龍瀆。有一老人謂帝曰。君龍行虎步。相不可言。天下方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問其名氏。忽然不見。隆昌元年。行次熨斗洲。有人長八尺餘。容貌衣冠。皓然皆白。緣江呼曰。蕭王大貴。帝旣屢有祥徵。心益自負。尋爲司州刺史。有沙門自稱僧憚。謂帝曰。君項有伏龍。非人臣也。復求莫知所之。臺內有宿衛士爲覲。常見太

極殿有六龍。各守二柱。末忽失其二。後見在宣武王宅。時宣武爲益州。覲乃往蜀伏事。及宣武在郢。此覲還都。乃見六龍俱在帝所寢齋。遂去郢之雍。中途遇疾且死。謂同侶曰。蕭雍州必作天子。具以前事語之。推此而言。蓋天命也。

江行雜錄。肅宗在春宮。嘗與諸王從元宗詣太清宮。有龍見於殿之東梁。元宗目之。顧問諸王有所見乎。皆曰無之。問太子。太子俛而未對。上問頭在何處。曰在東。上撫之曰。眞我兒也。

稽神錄。天祐中。饒州有柳翁。常乘小舟。釣鄱陽江中。不知其居處。妻子亦不見其飲食。凡水族之類。與山川之深遠者。無不周知之。凡鄱人漁釣者。咸諮訪而後行。呂師造爲刺史。修城掘濠。至城北則雨。止役則晴。或問柳翁。翁曰。此下龍穴也。震動其土。則龍不安而出穴。龍出則雨矣。掘之不已。必得其穴。則霖雨方將爲患矣。旣深數丈。果得大木。長數丈。交加橫疊之。累之數十重。其下霧氣衝人。不可入。而其上木皆腥涎縈之。刻削平正。非人力所致。自是果霖雨爲患。呂氏諸子將網魚於鄱陽江。召問柳翁。翁指南岸一處。今日惟此處有魚。然有一小龍在焉。諸子不信。網之。果大獲。舟中以瓦盆貯之。中有一鱣魚。長一二尺。雙目精明。有二長鬚。繞盆而行。羣魚皆翼從之。將至北岸。遂失所在。柳翁竟不知所終。

錄異記。蜀庚午歲。金州刺史王宗朗奏洵陽縣洵水畔有青煙廟。數日。廟上煙雲昏晦。晝夜奏樂。忽一日水波騰躍。有羣龍出於水上。行入漢江。大者數丈。小者丈餘。或黃。或黑。或赤。或白。或青。有如牛馬驢羊之形。大小五十。壘壘相次。行入漢江。却回廟所。往復數里。或隱或見。三日乃止。

幸蜀記。二十四年十月。漢川什邡井中有火龍騰空而去。

茅亭客話。郭噬者。忘其名。以其語聲高大。因謂之曰噬。本成都豪族。不事生業。唯好畜鷹鶴。常募能以鷹犬從禽獸者爲伍焉。雍熙中。將鷹犬獵於學射山。鷹擊一雄雉。救之得活。其雉每足有二距。徒侶皆異之。以巾包而負之。覺其漸煖。行一里間。如火彷徨間。俄而陰晦。乃風雷震雹。林木擺簸。不知所歸。遂棄雉於澗下。奔及至真觀避之。時雨如注。中宵方霽。不勝其驚。因爾時有范處士者。聞其說。卽云。雉者龍也。龍爲五蟲之長。無定形。寄居於十二位。爲雞猪牛馬之屬。斯能爲雉服也。自貽其患。苟無風雨之變。亦難逃鼎俎爾。

宋史陶弼傳。弼字商翁。永州人。少儻放宕。吳中行山間。有雙鯉戲溪水上。竚觀之。傍一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鬪。君宜亟去。去百步許。雷大震而雨。岸圯木拔。又出大雲。倉卒遇風暴怒。二十七艘。同時溺。獨弼舟得濟。人以其異之。

夢溪筆談。天聖中。近輔獻龍卵。云得自大河中。詔遣中人送潤州金山寺。是歲大水。金山廬舍。爲水所漂者數十間。人皆以爲龍卵所致。至今匱藏。予屢見之。形類色理。都如雞卵。大若五斗囊。舉之至輕。唯空殼耳。

太平清話。大定六年。熙州野外流水有龍見。三日。初於水面蒼龍一條。良久而沒。次日。見金龍以爪托一嬰兒。兒雖爲龍所戲弄。略無懼色。三日。金龍如故。見一帝者乘白馬。紅衫玉帶。如少年中官狀。馬前有六蟾蜍。凡三時方沒。郡人競往觀之。相去甚近。而無風濤之害。

輟耕錄。權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龍掛。盲風怪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爲二。雜以萬瓦亂飛。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爲戰鬪之地。凡龍所過處。荆棘寒煙。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山西通志。成化元年。霍州蛛與龍鬪。東山雞掌凹。妖蛛與龍鬪。山水衝沒田產樹木。眉公見聞錄。弘治九年六月初五日。宣府鎮南口墩天雨降。火光明發。腰刀鞘內龍起。煉

化刀尖一處。燒傷軍人三名。及傷壞軍器什物。龍者陰類。其潛也淵。其飛也天。出入有時。今起自邊墩刀鞘之間。近龍孽也。

吳縣志。嘉靖二年癸未六月。太湖有龍與蚌鬪。聲震兩山。龍自雲端直下。其爪可數十丈。蚌於水而旋轉如風。仰噴其涎。亦數十丈。三四日乃息。久之。漁人於西山側得死蚌。其殼可貯粟四五石。七月三日。大風拔木。湖溢漂溺民居。

汝寧府志。息縣廳事前。每日灑掃甚潔。不見其人。縣令異而窺之。忽一白衣人操帚而來。令曰。爾爲誰。白衣曰。某潭中白龍也。近有烏龍來與吾爭潭。將與之戰。願求一助。令許之。後果相搏。風雨交作。天日晦冥。令使人發矢。誤斃白龍。烏龍遂據其潭。乃立廟以祀白龍。事在嘉靖間。

康熙壬子。某日正午。新城李澁副鴻雷家。忽有一物。蜿蜒數尺。鱗鬣可畏。遍體金色。爛然奪目。自院入室。已復出。形漸長大。知爲龍也。忽雲霧滂然。庭中晦冥。遂不見。

龔孝拱爲定庵子。生而有異徵。相傳爲嘉興三塔寺前之潭中毒龍降世。寺未建時。潭廣袤可百畝。歲溺人無算。有高僧過其處。設壇誦經。三日潭水無風而浪。夜見夢於僧曰。大師何故見苦。僧言汝害人多。吾當爲民除害。再四哀求。則云。汝能使潭水立涸。吾可建寺。

其上導汝皈依佛法。龍領之而去。翌日大風。晝晦。塵沙蔽目。潭水果涸。僧乃募建此寺。門內塑韋馱像。狀猙獰可怖。卽龍也。定庵夫人何氏嘗入寺求子。初入寺。見韋馱向身直撲。驚踣於地。後遂有孕。定庵客揚州。亦夢一男子龍首人身。排闥而入。燭之無所見。未幾得家書。報生一子。其墮地時。啼聲甚厲。有皮蒙其面。揭之。始見眉目。生數日。有一僧叩門求見。家人不可。僧曰。抱新公子出。吾有語語之。否則吾將盜之去。如聶隱娘故事。老僕白主母。謂此僧欲一視公子。非惡意。盍抱以出示。及見。僧與之耳語云。生非其時。出非其地。可憐可憐。異日慎勿游三塔寺可也。語畢。掉臂而去。

乾隆甲寅五月。蘇州有龍鬪於空中。風雨驟至。天昏地黑。掀坍洞庭山湖濱民居。無算。壓斃若干人。至六月二十九日。昧爽。吳江垂虹橋畔。忽墮龍皮一張。約丈餘。鱗大於碗。道光季年。岳州有一龍。出自某村廢井。長丈許。遍體黑色。爪角畢具。農人不知其爲龍也。羣執農具。逐而擊之。龍不能抗。避入禾苗中。方搜索間。忽見白霧自禾中出。始如輕煙。一縷。繼則蓬蓬勃勃。佈滿空中。霹靂一聲。龍乃夭矯而上。嚮之長丈許者。後則長數十百丈。遍體燦爛作黃金色。踰時霧散。羣往探視。則稻田數十畝。已化爲深潭。鍾祥城南二十里有地曰周家觜者。往往見龍。或垂空蜿蜒而下。腥雲四塞。或拔地騰去。

留窟深邃不可測。同治己巳四月二十有四日。忽有青蠅百千萬億。空集地上。徑長五十餘丈。高三尺。尾五尺。頭倍之。撥視其下。別無所見。旋撥旋合。三日方失。蓋龍身多蠅。此墮地而隱形於其間者也。

沈菱谿嘗於秋日舟經三白蕩。深颺起萍末。挾腥臭。味甚惡。聞舟子互語曰。誰家死牛。棄此蘆葦中。令人觸鼻欲嘔。沈故好奇。命刺舟近之。詳細察視。頭似牛而巨。角頗短。項下尙存二尺許鱗甲。斷處似被刀斫。知爲龍屬。僱二農人。出之蘆葦中。細加洗濯。頭殊完好。項以下已腐。不任攜取。剖之。得肝葉數斤。尙未盡餒。乃以小舟載之歸。取肝之完好者。烹食之。沈恆自詫以得食龍肝爲口福。曰。惜不得鳳肺一嘗耳。其頭後爲好奇者以五十金易之去。此同光時事也。

無錫薛叔耘中丞福成嘗以盛夏過揚州。方旱。艤舟窮堤下。忽見密雲轟南面。耕甿走相告曰。龍見矣。須臾。天四圍如墨。有二龍。皆長數丈。垂雲端。天矯蟠紆。乍有乍無。俄大雨驟至。雷風隨之。二龍去。薛益邇。暴長十丈餘。屈伸良久。始杳。龍之前。白雲擁護之。故不見其首。明日。渡揚子江。復有三龍。錯見如前狀。已而遇雨。

光緒甲申。吳中有龍災。蓋五月癸卯晦日。晡。有龍自吳江雪落漾地方。馳向青浦澱湖之

南穎攫金澤港而東。狂風雷雹隨之。至婁縣之徐家墩。始騰而上。大爲災。

光緒戊戌。有由海道赴粵者。舟至中途。忽覺波浪翻騰。顛播殊甚。於窗次注視。見南方有二龍。蜿蜒向東行。其體屈曲。高處如山阜。且行且鳴。聲類牛。又與吹竹筒之音相似。鳴時海水壁立。舟益播蕩。舟中西人咸驚恐無人色。亟轉舵向北行。一時許。波浪始平。復詢其所見何物。則以大海蛇對。華人則皆謂爲龍也。

光緒丁未六月初六日午後。雲霧滂鬱。有龍掛於空際。大風拔木。南匯四圍沿海浮厝之棺。吸入雲際。少時墮地。棺悉裂碎。至有發現僵尸者。

蛟

五行志。至元五年六月庚戌。汀州長汀縣山蛟出。大雨驟至。平地湧水。深三丈餘。漂沒民居八百餘家。壞田二百餘頃。

江南通志。邵道宗。字師魯。太平人。弘治戊午舉人。任樂陵知縣。調郟城。修築沂河馬耳灣諸堤。先是馬耳灣下有匯渚神蛟據之。屢築屢圯。乃備牲祭告。有以身死民之語。忽風霧中有物飛騰而去。其功遂成。

徐州志。嘉靖四十三年。豐黃河在縣南邵家口。有一物。逆水而上。昂首數尺。約長六七十

丈面黑鬚白。額止一角。鼻嘴類牛而大。有時吐舌。舌純紅。長尺餘。雙目炯炯射人。身尾或隱或浮。舟皆避匿。兩岸觀者如堵。自華山至許家樓而沒。或云。此蛟也。蛟行必變。後數月。河果沙漲爲平陸。

蛇

風俗通。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修德。諸侯修政。大夫修家。士修身。乃卽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孤犧牲滌蠹。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卹國政。罪二也。賦役重數。刑罰慘刻。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及明視之。則已臭爛。

異苑。後漢時。姑蘇忽有男子。衣白衣。冠白冠。形神修麗。從者六七人。遍擾居民。欲掩害之。卽有風雨。郡兵不能掩。術士趙晃聞之。往白郡守曰。此妖也。欲見之乎。乃淨水焚香。長嘯一聲。大風疾至。聞室中數十人響應。晃擲手中符如風。頃若有人持物來者。晃曰。何敢幻惑如此。隨復旋風擁去。晃謂守曰。可視之。使者出門。人已報云。去此百步。有大白蛇。長三丈。斷首路旁。其六七從者。皆身首異處。亦鼃鼃之屬。

搜神後記。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爲舍住。夜中有一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徑來謂射人。

曰。我有讎尅。明日當戰。君可見助。當厚相報。射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爲。答曰。明日食時。君可出溪邊。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惟見二大蛇。長十餘丈。於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蛇勢弱。射人因弩射之。黃蛇卽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可去。慎勿復來。來必爲禍。射人曰善。遂停一年獵。所獲甚多。家至巨富。數年後。忽憶先所獲多。乃忘前言。復更往獵。見先白帶人告曰。我語君勿復更來。不能見用。讎子已大。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皆長八尺。俱張口向之。射人卽死。

搜神記。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歛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元黃五色。臥岡下。陳卽射殺之。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卽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搜神後記。晉太元中。有士人嫁女於近村者。至時。夫家遣人來迎。女家好遣發。又令女乳母送之。旣至。重門累閣。擬於王侯。廊柱下有燈火。一婢子嚴粧直守。後房帷帳甚美。至夜。

女抱乳母涕泣。而口不得言。乳母密於帳中。以手潛摸之。得一蛇。如數圍柱。纏其女。從足至頭。乳母驚走出外。柱下守燈婢子。悉是小蛇。燈火乃是蛇眼。搜神記。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下諭巫祝。欲得陷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嚙之。累年如此。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父母無相。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緹縈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生請好劍。及咋蛇犬。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犬。先將數石米糞。用密紗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如二尺鏡。聞糞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犬就嚙咋。寄從後聽得數創。瘡痛急。蛇因踊出。至庭而死。寄入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所食。甚可哀愍。於是寄女緩步而歸。越王聞之。聘寄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此東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南史宋武帝本紀。帝嘗伐荻新洲。見大蛇長數丈。射之傷。明日復至洲裏。聞有杵臼聲。往覘之。見童子數人。皆青衣。擣藥。問其故。答曰。我王爲劉寄奴所射。合散傳之。帝曰。王神何不殺之。答曰。劉寄奴王者不死。不可殺。帝叱之。皆散。仍收藥而反。又經客下邳逆旅。會一沙門。謂帝曰。江表當亂。安之者其在君乎。帝先患手創。積年不愈。沙門有一黃藥。因留與帝。既而忽亡。帝以黃散傅之。其創一傅而愈。

搜神後記。吳興人章苟者。五月中。於田中耕。以飯置菰裏。每晚取食。飯亦已盡。如此非一。後伺之。見一大蛇偷食。苟遂以鍛斫之。蛇便走去。苟逐之。至一板。有穴。便入穴。但聞啼聲。云。斫傷我某甲。或言當何如。或云付雷公。令霹靂殺奴。須臾。雲雨冥合。霹靂發。苟上。苟乃跳梁大罵曰。天使我貧窮。展力耕墾。蛇偷食。罪當在蛇。反更霹靂我耶。乃無知雷公也。雷公若來。吾當以鍛斫汝腹。須臾。雲雨漸散。轉霹靂向蛇穴中。蛇死者數十。

續夷堅志。泰和中。柏山長老志賢。住西京東堂。常住足備。卽棄去。修渾源樂安橋嶺路。槌破一牛心大石。中有蛇蝎相吞螫。人不知其何從而入也。賢曰。此在吾法。是怨毒所化。隨想而入。歷千萬劫而不得解者。若不爲解。他日亦道會見我來。卽以大杖擊之。竟無他異。錄異記。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

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陽守亮敗。

錄異記。郫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剗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剗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剗竹。以水灑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平愈焉。

聞見前錄。太祖微時游渭州潘原縣。過涇州長武鎮。寺僧守嚴者。異其骨相。陰使畫工圖於寺壁。青巾褐裘。天人之相也。今易以冠服矣。自長武至鳳翔。節度使王彥超不留。復入洛。枕長壽寺大佛殿西南角柱礎晝寢。有藏經院主僧見赤蛇出入帝鼻中。異之。

春渚紀聞。謝石潤夫。宣和間以相字言人禍福。四方求相者。其門如市。有朝士。其室懷妊。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蟲爲虵字。今尊閣所妊胎。蛇妖也。然石亦有薄術。可以藥下之。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產數百小蛇而體平。

康熙時。吳漢槎之子振臣。隨戍寧古塔。某年夏六月。見有一蛇。長三四尺。以小刀斷爲三

四段。頃刻卽連。又斷四五。旋復其舊。行更速。再斷之。每段用木夾擲於牆外。有懸於樹上者。始不能連。蓋其肉可製以爲續。弦膏。弓弦斷處。以膏續之。則膠固異常。雖用之。年久。他處斷而接處不斷也。

康熙己卯。新安胡簡侯行鹽崑山。有僕陳選偶至鄉。見一人於橋下濯足。被蛇螫。立斃。告其鄉人。共發橋下石。得一蛇。長尺餘。頭似雄雞。冠正赤。身黃。赤斑。卽擊殺之。

乾隆時。有茅八者。少曾販紙入江西。其地有深山。多紙廠。廠中人每於日將落時。卽鍵戶。戒勿他出。曰。山多異物。不特虎狼也。一夕。月皎甚。茅不寐。思一啟戶玩月。瑟縮再四。自恃武勇。尙可任。乃啟關而出。行不數十武。忽見猴數十。奔泣而來。擇一大樹而上。茅亦上他樹。遠窺之。旋見一蛇。自林際出。身如拱柱。兩目灼灼。體甲皆如魚鱗而硬。腰以下生九尾。相曳而行。有聲如鐵甲然。至樹下。乃倒植其尾。旋轉作舞狀。尾端有小竅。竅出涎。如彈射樹上。猴有中者。輒叫號墮地。腹裂而死。乃徐啖三猴。曳尾而去。茅懼歸。自是昏夜不敢出。吳白華總憲將生時。有紅芝茁塔下。爲封君踏碎。再索。將誕。復有紅芝生室中。因拔之。而供諸案。越日。產穰堂少司寇。封君晚發顛疾。顧博學多著作。類傲世不恭之談。嘗以所作郵寄其弟古心太史。太史展卷大驚。曰。是足以赤我族矣。遂焚之。手書讓其謬妄。封君得

報顛益甚。一日晨起。見所蓄犬對之大嗥。起喝之。遂狂吠。傷足。旬日毒發而殞。家衆縛犬殺之。夜夢封君冉冉自外入。面有喜色。語衆曰。予少時嘗掘蛇穴。盡殺無遺。向者發顛。爲蛇所祟。將以覆我宗。幸祖宗厚德。遣老僕某託生爲犬。噬予至死。俾予一生受之。蛇怨亦消。此後可勿慮。犬非仇予者。奈何殺之。慎勿棄其骨。醒而諸人所夢皆合。乃埋犬於祖塋之側。不二十年。昆季大貴。

黃稼田司馬嘗爲人言。其鄉某孝廉禮闈下第。乘薄笨車南歸。一日忽暴熱。當午歇涼。御者憇於白楊樹下。見一小蛇。長尺許。竟體褐灰色。昂頭向上。樹間則蟠一大蛇。粗如盃。垂頭向下。兩頭相向。見小蛇口中呼吸。大蛇爲氣所攝。漸癱軟。御者以小之制大也。頗不平。急起。以足抵小蛇力踏之。小蛇負痛。掉尾鞭其足背。御者固赤足著履。足頓腫。小蛇既殮。大蛇屈伸久之。始蜿蜒穿樹而去。

秀水王某自新疆歸。嘗語人曰。予在甘肅遇一武員。面猙獰如獸。鼻脣皆闕如。惟兩目炯炯。齒牙崢嶸而已。詢其故。則謂弱冠時奉差烏魯木齊。歸時隻身走千餘里。所過皆崇山峻嶺。窮三晝夜。無人烟。食則啖乾糧。渴則飲澗水。夜則以皮囊懸於樹。蜷伏以臥。一夕睡未酣。忽覺渾身如火灼。囊亦如沃湯。以手摸其面。軟如爛瓜。皮毛盡脫。耳鼻與脣亦隨手

而落。恐怖萬狀。幸心地尙清。急探腰間匕首。出於暗中。力割。惟聞腥臊氣。兩手滑膩。亦不辨爲泥爲血。并命再割。乃見一線光。須臾。用力割之。遂出險。心惴惴不知所措。坐石上。休息片時。逡巡行半里。見一大蛇盤繞山谷中。粗可合抱。投以小石。頑然不動。俯視之。蛇已死。無首尾。乃悟云。昨夕身入蛇腹。若稍遲醒半時。骨肉皆爲所消化矣。今年四十餘。五官之不具。面目之改觀。皆以此也。

吳中某甲以開設鷄鴨蛋行致富。行中積蛋。不知其幾萬億也。而月終統計。必少數百枚。旣而旬日計之。無不少者。甲疑爲司事者竊取。其不甘。早暮伺之。見有蛇長丈餘。身圍如盤大。高踞梁上。而下垂其頭以吸蛋。相距尺許。蛋卽升而上。旣吸十數枚。則環蟠於柱。力束其身以破蛋。如是而一餐畢矣。明夕又至。亦如之。司事者恍然悟。乃取堅木。削爲蛋狀若干枚。置筐中。而以蛋覆其上。明日。蛇至。如前吸取。蛋與木蛋相間而入。吸畢。環柱蟠束如故。而愈束愈緊。尾左右揮掉。若甚不適者。久之。直竄庭中。旋滾不已。庭前有隙地。綠草叢生。蛇復竄入草間。自起自落。踴躍傾跌。上下以數尺計。而木蛋終不可化。如是者歷三晝夜。乃死。司事者招甲至。剗刃蛇腹。得木蛋。乃言其顛末。藉以自白焉。

雁蕩有寺。多田。每歲穫已。海盜輒來殺人。劫糧去。以是僧莫敢居。道光初。有僧攜一徒。言

自峨嵋山來。居之不疑。盜初以爲有術也。繼審爲無。復肆劫焉。且刃傷僧足。僧仍不去。寺後有智井。僧無事輒窺之。投食其中。居三年。盜凡五至。一夕盜又至。掠甫竟。僧蹙口作聲。忽大小蛇麤至。勢若風雨。巨者如楹如棟。小者如臂如指。四面圍繞。盜揮以刃。雖傷數頭。莫之止也。頃刻。周其身如縛。僧笑曰。知罪否。盜叩頭乞哀。僧復長嘯。蛇遽釋之。盜踉蹌下山。不敢復至。他日。村人過寺。僧使視智井。蜿蜒者充塞其中。素所畜也。因呼爲蛇和尚。於是鳩工庀材。卽以寺產修寺。不一載。頓復舊觀。後之住持者。猶能傳其弄蛇之技也。

道光時。蘇州寒山寺僧之老者弱者住持者掛單者。凡一百四十餘人。一日忽盡死於寺。鄉保爲之報縣。縣令往驗。適一竈下養死而復蘇。令問僧食何物。對曰。食麵。令復詳詢煮麵之人。與澆麵之湯。竈下養對曰。今日爲主僧生日。特設素麵。以供諸僧。我適見後園有二葷。紫色鮮豔。其大徑尺。因擷以調羹澆湯。但覺其香味鮮美。未及親嘗。忽然頭暈倒地。不省人事。今甫醒而始知諸僧食麵死矣。令使導至後園採葷處。復見有葷二枚。大如扇。鮮豔無匹。命役摘葷。葷下有兩大穴。令復集夫役持鍬。循其穴而發掘之。丈餘以下。見有赤練蛇大小數百尾。有長至數丈者。有頭大如巨盃者。蓋兩穴口爲衆蛇出入之所。葷乃蛇之毒氣所噓以成者。諸僧既皆食之。遂無一生。竈下養僅嗅其味。故幸而復蘇。某令

乃命儲火種發鳥槍一舉焚之。蛇之種類盡滅。

某鎮西石橋爲鄉人出入通道。某年月日。有過橋而病者。全體臃腫。不竟夕而亡。初猶不以爲意。久之。凡經是橋者。皆得腫病而死。鄉人知有異。遠立而觀之。見飛禽走獸之過橋者。必墮水死。衆皆視爲畏途。橋側人家。亦遷移一空。歷十餘年。喪人不知凡幾。禳禱無靈。且有因之而致死者。鄉人無如何。聽之。有捕蛇丐。至入境。卽駭。將近橋。卻步不前。詢鄉人曰。經是橋。有以病死者乎。鄉人乃詳告之。丐曰。此一種毒蛇耳。生有翅。能飛。不必噬人。人嗅其毒。立斃。其名竹葉青。長不逾尺。色與竹葉同。不殲除之。年久。其毒愈甚。恐此間人無噍類矣。鄉人因請其捕治。曰。非得巨黃鰻蛇。不足以語此。鄉人許以重酬。丐請先付川資。往覓黃鰻蛇。鄉人慮其誑。猶豫不決。丐慨然曰。戀小利而忘大患。君等之謂也。某雖貧。亦頗知義。不忍坐視。生靈塗炭。終當捕之。惟多需時日耳。某紳察其誠。付以百金。丐受之。揚長去。約一月還。屆期。丐不至。久之。仍杳然。鄉人於是疑其詐。某紳亦無言。月餘。丐肩荷巨囊。至。揖某紳。並告衆。以爽約之由。蓋丐覓黃鰻蛇。久不得。卽有之。亦不足以當敵。後於荒山中。覓得。卽肩上所荷者。鄉人始感其誠。款待之甚殷。丐囑鄉人。覓旱烟管數百枝。削之。收其烟油。得一缶。數於身。殆遍。手臉亦厚塗之。削竹鞭二。長及丈。交叉作鉗狀。亦以烟油。

敷之。已則穿厚棉衣袴。鞋襪亦用厚棉製成。復以厚棉蒙其首手。僅露目及指。然後荷黃鰻蛇往。囑鄉人遠避。丐將近橋。出黃鰻蛇。竹葉青已飛至。踞黃鰻蛇項。黃鰻蛇被噬。不能脫。委於地。丐見黃鰻蛇不敵。慌甚。揮竹鞭助之。鞭著竹葉青。竹葉青怒。向丐飛來。其疾如矢。丐怖。欲反奔。已不及。於時。黃鰻蛇起立若植竿。乘竹葉青不備。乘其後。疾噬其腦。同墮於地。鬪益力。丐以是獲免。自顧己身。覺漸腫。知毒氣盛。不可近。遠立眺望。久之。見黃鰻蛇蜿蜒行動。不復鬪。知已告厥成功。出藥燃之。薰散毒氣。攜甕往。竹葉青已死。黃鰻蛇昂首吐舌。若迎其主人者。丐以竹鞭鉗竹葉青起。納之甕中。以黏土固封其口。仍盛黃鰻蛇於囊。招鄉人以細長竹竿擔甕。掘土及丈。埋之野。往觀者中其餘毒。身猶臃腫。丐出藥末自服。並治鄉人。隔宿腫卽退。鄉人出巨金酬之。丐受謝而去。自是。多年畏途。仍爲康莊大道矣。

揚州邵伯埭之東。偏有小村。農民十數家居之。咸同間。距村數里有小廟。以被粵寇之擾。荒竈無主。佛火久寒。有巨蟒踞之。村中雞鶩豚犬。時有失亡。夏日。有牧童坐牛背。徜徉遊戲。而大雨忽至。乃急引牛入廟。暫避之。甫及門。則見有電。其目歧其舌者。天矯盤屈。自棟下垂。粗如量穀之斛。長不知其幾何也。大驚。急冒雨驅牛歸。其父母問之。久始言所見。自

是村人耕牧。皆不敢近廟。而蟒乃益肆。時出逐人。遇犬豕。噓以氣。輒迷悶。乃食之。農人既畏蛇。田汙不治。村亦漸荒廢。人乃謀所以捕逐之者。顧憚其悍毒。莫敢近。揭榜於衆。募能祛之者。贈百金。月餘。忽有少年過此。手三尺劍。跨驄馬。少年見榜。告衆。謂力能治之。乃先至廟。審視一周。曰。此易與耳。命村人盡拔東南大道上草。凡十里許。不留一莖。少年訂約以翌日來。遂策馬去。其行如風。明晨。村人之怯者。皆不敢出。其壯者。則揉伏樹杪。或操火槍遙踞屋頂以伺之。少年至。去廟百步內。下馬趨入廟。蟒方盤兩楹間。少年把劍一揮。卽出而上馬。俄而砰訇一聲。廟毀。蟒直竄而出。疾如風。身中斷。猶可六七丈。少年鞭馬狂馳。瞬息達十里外。蟒追之。亦垂及。而大道上蔓草盡除。蟒稍失勢。復可二十里許。有短垣在前。驄一躍越之。蛇亦躍過之。垣既古。不勝重而倒。蟒被壓。方欲起。少年回刃一擊。腦裂矣。是日。村人見蟒被創。追少年急。知其必致死。皆爲少年危。男婦老幼。羣集遙望。忽見塵起如霧。一騎疾馳以來。鮮血沾染殆遍。視馬上人。左提蟒首。右握寶劍。衆皆歡呼爭趨迎之。權蟒首重六十餘斤。少年不受謝。惟索酒肉。既醉飽。繫馬柳陰下。而眠於其旁之大石。村人不敢驚。久之往視。則人馬皆不知所往矣。越數日。村人聞擒寇將過境。已與官軍接戰。大懼。旋聞擒敗。其酋三大王者。中槍被擒。尋官軍擁俘囚駐營村口。有見三大王者。卽羸

少年也。以告於衆。村人哀之。呼與語。不答。明日遂懸首軍門。一村皆哀之。香山某鄉地連萬山。異物數見。嶺上古塔。建自元代。以荒廢故。人跡尠至。惟窮氓無告者。或縊其中。久之傳有怪異。附近牲畜無故亡失。行客或偶履其地。輒攝去。異迹傳播。視爲畏途。有牧豎放牛隴畔。與衆嬉戲。俄回首視牛。則佚去。懼歸受責。急與衆童分路追逐。輒轉尋覓。至塔下。素聞怪異。欲返身去。然恐怖之心。終不敵懼責之心。勝徘徊瞻顧。覺塔之最上層有物動搖。諦視露雙角。豎陰計曰。得無吾牛果爲所攝耶。四望無術。惟離塔不遠。古樹交柯。其高參天。乃躡足。猱升其上。以枝柯自蔽。平視塔中。歷歷在目。有一巨蟒。首如五石瓢。鱗甲森然。眼射金光。適空中羣雁飛過。蟒仰首呼吸。雁翻然墜下。如矢投壺。蟒一啖之。豎大悸。幾墜者。再抱樹徐下。狂奔返告衆。衆因集議。籌所以除之者。或獻火工策。衆以爲善。挾硝磺束葦。往勁弩隨其後。甫抵嶺下。蟒若豫知。昂首塔外。噓氣成雲。毒燄薰灼。前行者當之。輒仆地斃。衆懼。狼狽走。自是而嶺下居人皆遠徙。每夜中有遙望者。時見塔上光燄燭霄。雖月晦亦然。度必蟒睛。屢懸厚賞。募人捕獲。無敢應召。歲餘。一老翁經其地。日暮叩門投宿。鄉人款之。詢悉翁姓古。世爲蛇師。操術至精。僉告以所患。翁微笑曰。往視當報命。衆喜而導之。翁探懷出小瓶。以藥塗鼻。並分給衆人。既至。翁審視一週。曰。彼方

倦寐。卽登樹杪。窺覘良久。吐舌而下。曰。此錦鱗鱗也。僕往來江湖數十年。未見此毒物。無怪若曹受創。鄉人固懇捕治。願厚酬。翁曰。須招門弟子數輩至。通力合作。或冀能克。鄉人乃館之於家。數日。門人繼至。翁日率之登峰採藥。歸輒搗碎。裂茅絮爲長束。凡十餘。傳藥其上。曝日中令乾。豫備畢。集衆告曰。此鱗每於子午二時吐毒。銳不可當。惟未後可往。衆如言。偕至嶺下。翁命衆溼泥塗身。攙以末藥。使奮力鳴金。曰。鱗畏金聲。可驚之。急與諸弟子登樹。分燃藥束。烟燄向塔注射。遂見黑氣漸微。翁更燃藥束助之。藥束盡。黑氣亦滅。翁躍下。招衆曰。速登。彼已醉於藥。無能爲。少緩不可制矣。身先衆人馳登塔頂。腥穢觸腦。人畜諸骨狼藉遍地。蟒蟠其間。瞑目不動。五色斑然。衆驚呼卻立。翁前刃其首而斃。剖腦獲巨珠。類桃核大。納懷中。去其雙角。授衆曰。此最辟毒。凡中諸毒。磨水灌之立愈。衆扛蟒下。聚薪焚之。臭聞數里。翁曰。諸蟒中惟黑蟒性馴。無大害。餘均毒甚。錦鱗鱗尤爲蟒中之巨擘。不多覩。茲幸捕治尙早。稍延歲月。變幻莫測。雖有智者。無能爲力矣。衆大悅。願酬之。翁不顧而去。

同治壬申。上海老閘鎮南之新街王姓家。出積薪以曝之日。忽見一物自中躍起。有丈餘之高。復跌至地。狀似蛇。長約八寸。兩頭有首。一頭如子魚。一頭略小若蛇。各有口眼。生四

足背黃而腹白。有細鱗甲。擊之卽死。簽以竹梢曝之於日中。翌日足尙能伸縮。旋以火炙而埋之。

醇賢親王墓近萬壽山。山勢環抱。墓如坐椅中。泉水繞前。後有銀杏樹兩株。高聳如蓋。俗謂銀杏爲白果。或造讖語曰。王上有白。乃皇字也。當數世爲天子。時光緒戊戌。孝欽后正以圍頤和園事惡德宗。聆此言。思有以破壞之。遣人督木工鋸銀杏。其中多蛇。悉被傷毀。旋有一蛇出。長尺許。金色紅頭。又有一稍大。亦紅頭。均昂然不動。焚香祝之。始去。至庚子拳亂作。其人固頭戴紅巾。而口誦符咒者也。

温州有王老者。家小康。中歲得一蛇。貯之甕。日飲食之。歷三十餘年。蛇日以長。粗如碗。長過尋。老者呼蛇爲朋友。每叩甕呼朋友。蛇卽蟠甕而出。老者每食。蛇必丐其餘潤焉。已而老者病。蛇蟠伏不自得。日必數繞榻前。若視疾也者。老者疾革。蛇旋繞不忍去。溫人固狎蛇。然粗而長者。亦非耳目所習。子息輩頗惡之。然重爲父執。亦姑忍之。無何老者死。方殮陳尸堂廡。蛇蟠而上。撫其尸。老者戚屬繁。聞耗畢集。衣冠者滿堂上。卒覩巨蛇。咸有戒心。老者之子乃語蛇曰。吾父不幸物故。弔客親君偉大之軀幹。皆跼躄不自安。請暫避。蛇乃退。棺旣蓋。撲朔一聲。蛇復從梁上下。班班狸首。往返蟠旋之。有頃。蛇以首擊棺。蓋若人之

搶地狀者。蓋以表其哀悼也。吾國舊俗。人死。日必三祭。七日以外。日亦一祭。老者家屬。如禮致祭。蛇必與焉。老者之子。乃謝之。請他徒。謂驟覩者戒。相習者慢。蛇與主人兩有所不利也。蛇點首者。再若會其意。遂去。不復見。

蚺爲蛇類之最大者。長者至三四丈。有斑紋。如古錦纈。肛門兩側。尙存後腳之跡。產於嶺南。南美等熱地亦有之。常棲於樹。雖無毒齒。而筋力強大。能絞殺人畜。而吞食之。肉可食。頭方口闊。目光如鏡。其皮有黑白斑。尾甚細。尾末可貫錢數百文。土人言蛇大如人臂。行卽生風。常豎身三四尺。而逐人。性最淫。婦女山行者。須佩觀音籐一條。否則必爲所纏。以尾入陰。卽死。觀音籐全枝。有倒刺。似虎杖。而較柔。人見山有此籐。卽知近處有蚺蛇矣。肉能祛風。愈瘡瘍。功效如神。以燒酒浸之。可歷久。人用其皮。以紮三絃之鼓。必硝熟。始可用。生者易蛀。且易裂。蚺骨有名。如意鈎者。形如錢。惟雄者有之。爲房中術上藥。口啣之。可通宵不倦。其腹之油。能縮陽。不可近。蕭山周鳴皋客太平時。有小僮出外。見人宰蚺蛇。歸忽大哭。問之。以失陽告。裸而視之。陽物與二卵俱縮入腹中。一僕云。方開蛇腹時。僮以手理其腸胃。必沾蛇腹中之油。故至此也。問僮。則於弄蛇腸胃後。旋卽溲溺。手曾一撫陽耳。遍求解之之法。皆云蛇生幾年。則陽縮幾年。屆期自去。無藥可治也。

白花蛇。毒蛇也。產蘄州者。可入藥。故又稱蘄蛇。黑質白章。側有方勝文二十四。腹有圓斑。日常閉口。中有絲放出一二丈。誤觸之。則緣絲而至。無有脫者。

北方少蛇。虺。青海之島中。則常有之。而又見之於柴達木之溼熱地。頭塞鼠穴。張氣吹之。鼠暈死。蛇徐徐入。咀嚼之。鼠中毒者。肉皆紫黑。最易傳染。牧養牲畜。宜慎之。有雌雄蛇。長僅七八寸。背上赤練。凡數十節。伏於大樹根。兩蛇環結。口對如交餉狀。行時方解。互相前後。不辨雌雄。蒙人名之曰業夏格爾膏布。其毒劇烈。屢害人畜。垂涎滴草上。牛羊食之。立斃。斃者必棄之荒谷。以免傳染。窮山毒瘴。半由此種凝結而致也。

某歲。廣東信宜大人山。以大雨。山忽裂開數丈。出一大墨蛇。山中有瀑布流出。至三十餘里。猶濃黑如墨。粵中固有麻瘋病。相傳墨蛇所潛伏之水。可醫瘡。鄉人爭取之。試之果驗。廣東瓊州有量人蛇。長六七尺。遇人輒豎起。量人長短。然後噬之。土人言此蛇於量人時。輒長鳴。人應聲曰。我高。蛇即自墜而死。

飛蛇爲蛇之一種。粗如錢。長七八尺。距頭尺許。有兩翅如蝙蝠。飛食小鳥。亦習人性。畏金。持寸鐵擊之。則遁。

長沙李浣士。十二三歲時。讀書村塾。塾師性方正。子婦忽遭魔魅。百計驅之。屢爲所侮。殊

沮喪。一日有游僧過。請治之。布壇設法。忽見有物如帶狀。旋舞室中。速如奔電。十數人持挺擊之。均不能近。其物亦若求出不得者。僧云。此蛇妖也。急持禁咒。其物遂隱。婦亦尋愈。僧云。再來當不可治。師因徙宅避之。數月果來。據婦不去。師鬱恨以死。家亦不振。而其婦卒無恙。

魚

春秋緯。黃帝出游洛水之上。見大魚。殺五能牲以醮之。天乃甚雨。

尚書中候。天乙東觀於洛。習禮堯壇。黃魚雙躍。出躋於壇。黑鳥以雄隨。魚亦止。化爲黑玉。赤勒曰。元精天乙。受神福。伐桀克。三年。天下悉合。

搜神記。孔子厄於陳。絃歌於館。中夜有一人長九尺餘。著白衣高冠。大咤。聲動左右。子貢進問何人耶。便提子貢而挾之。子路引出。與戰於庭。有頃未勝。孔子察之。見其甲車間。時開如掌。孔子曰。何不探其甲車。引而奮登。子路引之。應手仆於地。乃是大鯉魚也。長九尺餘。孔子曰。此物也。何爲來哉。吾聞物老則羣。精依之。因衰而至此。其來也。豈以吾遇厄絕糧從者病乎。夫六畜之物。及龜蛇魚鼈草木之屬。久者神皆憑依。能爲妖怪。故謂之五西。五西者。五行之方。皆有其物。西者老也。物老則爲怪。殺之則已。夫何患焉。或者天之未

喪斯文。以是繫予之命乎。不然。何爲至於斯也。絃歌不輟。子路烹之。其味滋。病者興。明日遂行。

晉書五行志。武帝太康中。有鯉魚二。見武庫屋上。干寶以爲武庫兵府。魚有鱗甲。亦兵類也。魚旣極陰。屋上太陽。魚見屋上。象至陰以兵革之禍于太陽也。至惠帝初。誅楊駿。廢太后。矢交館閣。元康末。賈后謗殺太子。尋亦誅廢。十年之間。母后之難再興。是其應也。自是禍亂搆矣。京房易妖曰。魚去水。飛入道路。兵且作。

異苑。西秦乞伏熾磐都長安。端門外有一井。人常宿汲水亭之下。而夜聞磕磕有聲。驚起照視。瓮中如血。中有丹魚。長可三寸。而有寸光。時東羌西虜。共相攻伐。國尋滅亡。

南史。竟陵文宣王子良。傳子良。武帝第二子也。隆昌元年。加殊禮。劍履上殿。入朝不趨。贊拜不名。進督南徐州。其年疾篤。謂左右曰。門外應有異。遣人視。見淮中魚無算。皆浮出水上。向城門。尋薨。年三十五。

大業雜記。清冷水南有橫瀆。東南至礪山縣。西北入通濟渠。忽有大魚。似鯉。有角。從清冷水入通濟渠。亦唐興之兆。

西墅記。譚于頔在海南日。一夜。方三更。忽曉。如日初出。移時復暗。徧嶺南悉然。時復有客。

言某日夜見海中大鼈浮出。目光照耀天地。如白晝。徐徐復沒。驗其日正同。幸蜀記。咸康元年四月。王衍遊浣花。龍舟綵舫。十里。繇瓦。自浣花潭至萬里橋。遊人士女。珠翠夾岸。日正午。暴風起。須臾。電雷冥晦。有白魚。自江心躍起。變爲蛟形。騰空而起。是日溺者數千人。衍懼。卽時還宮。

續酉陽雜俎。虢州五城縣黑魚谷。貞元中。百姓王用。業炭於谷中。中有水。方數步。常見二黑魚。長尺餘。游於水上。用伐木飢困。遂食一魚。其弟驚曰。此魚或谷中靈物。兄奈何殺此。有頃。其妻餉之用。運斤不已。久乃轉面。妻覺。狀貌有異。呼其弟視之。忽褫衣號躍。變爲虎焉。徑入山。時時殺麋鹿。夜擲庭中。如此二年。一日。日昏叩門。自名曰。我用也。弟應曰。我兄變爲虎三年矣。何鬼假吾兄姓名。又曰。我往年殺黑魚。冥謫爲虎。比因殺人。冥官答余一百免放。杖傷遍體。汝第視予無疑也。弟喜。遂開門。見一人。頭猶是虎。因怖死。舉家叫嘯奔避。竟爲村人格殺之。驗其身有黑子。信王用也。但首未變。元和中。處士趙齊約。常至谷中。見村人說。

宋史陳堯佐傳。堯佐進士及第。爲開封府推官。坐言事忤旨。降通判。潮州民張氏子。與其母濯於江。鱷魚尾而食之。母弗能救。堯佐聞而傷之。命二吏挈小舟操網往捕。鱷至。暴非

可網得。至是鱷弭受網。作文示諸市。而烹之人皆驚異。

談苑。眉州有人家畜數百魚深池中。以博螯。四圍皆屋。凡三十餘年。一日天晴無雷。池中忽發大聲。如風雨。皆躍起。羊角而上。不知所往。

夢溪筆談。越州應天寺有鰻井。在一大磐石上。其高數丈。井纜方數寸。乃一石竅也。其深不可知。唐徐浩詩云。深泉鰻井開。卽此也。其來亦遠矣。鰻將出遊。人取之。置懷袖間。了無驚猜。如鰻而有鱗。兩耳甚大。尾有刃跡。相傳云。黃巢曾以劍刺之。凡鰻出遊。越中必有水旱疫癘之災。鄉人常以此候之。

澹山雜識。余爲海州太守。或云。郡門外有魚戶飯店家一婦。產鯉魚十四頭。相續而出。極爲痛楚。生畢而斃。魚獨無恙。予初未之信。臨行飲於天寧。正見其夫爲作齋。呼來問之。信然。

稽神錄。池州民楊氏以賣鮓爲業。嘗烹鯉魚十枚。令兒守之。將熟。忽聞釜中乞命者數四。兒驚懼。走告其親。往視之。釜中無復一魚。求之不得。暮年所畜犬恆窺戶限下而吠。數日其家人曰。去年鯉魚得非在此耶。卽撤視之。得龜十頭。送之水中。家亦無恙。

宋史高宗憲聖慈烈吳皇后傳。后從幸四明。衛士謀爲變。入問帝所在。后給之以兔。未幾。

帝航海。有魚躍入御舟。后曰。此周人白魚之祥也。帝大悅。

五行志。紹興十八年。漳浦縣崇照監場海岸。連有巨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剝目。乃覺轉鬣而傍艦皆覆。又漁人獲魚。長二丈餘。重數千斤。剖之。腹藏人髀。膚髮如生。

五行志。紹興二十四年四月。海鹽縣海洋有巨鰻。羣鰻從之。聲若謳歌。抵岸。偃沙上。猶揚鬣撥刺。其高齊縣門。

五行志。寧宗慶元三年二月。饒州景德鎮漁人得魚。赅尾鯉鱗。而首異常魚。鎮之老人言其不祥。紹興二年。嘗出。後爲水災。蓋是歲五月。鎮果大水。皆魚孽也。

錄異記。鱔魚狀如鱧。其文赤斑。長者尺餘。豫章界有之。多居汚泥池中。或至數百。能爲魄鬼。幻惑妖怪。亦能魅人。其汚池側近。所有田地。人不敢犯。或告而佃之。厚其租直。田卽部豐。但匿己姓名。佃之三年。而後舍去。必免其害。其或爲人患者。能捩人面目。反人手足。祈謝之。而後免。亦能夜間行於陸地。所經之處。有泥蹤跡。所到之處。聞喉喉之聲。北帝二十五部大將軍。有破泉魁符。書於磚石之上。投其池中。或書板刺釘於池畔。而必因風雨雷霆。以往他所。善此術者。方能行之。

癸辛雜識。壬午歲。忽有海鰻。長十餘丈。閣於江浙潮沙之上。惡少年皆以梯升其背。斃割

而食之。未幾大火。人以爲此鱖之示妖。其說無根。辛卯歲十二月二十三間。又有海鱖復大於前者。死於江浙亭之沙上。於是潤傳將有火災。然越二日。於二十四日之夜。火作於天井巷。回回大師家。行省開元宮。盡在煨燼中。凡毀數千家。然則溢傳有時可信也。

此欠考耳。此卽於五行志中云。海魚臨市。必主火災。行省卽宋祕書省。畜書并板。甚多。故時人云。昔之木。天今之火地也。

續夷堅志。平輿南。頭村鄭二翁。資性强。不信禁忌。泰和八年。其家東南有所興造。或言是太歲所在。不可犯。鄭云。我太歲也。尙何忌邪。督役夫興作。掘地不二尺。得婦人紅繡鞋一雙。役夫欲罷作。鄭怒。取焚之。掘地愈急。又二三尺。得一黑魚。卽烹食之。不旬日。翁母併亡。又喪長子。連延十餘口。馬十牛四十。死病狼藉。存者大懼。避他所。禍乃息。

輟耕錄。至正丙午八月辛酉。上海縣浦東俞店橋南牧羊兒王四。聞頭上恰恰有聲。仰視之。流光中隕一魚。刺麻佳上。成二創。其狀不常見。自首至尾。根僅盈尺。是日晴。無陰雲。亦無鷗鶴之類。是可怪也。日昃時。縣市人鬩然指流星自南投北。卽此時也。橋下一細民家。取欲烹食。其妻鹽而藏之。來者多就觀焉。或者曰。志有云。天隕魚。人民失所之象。藜牀藩餘。宮中有雙井。今上齟時。於東井垂綸。偶獲金鯉一。悅甚。曰。西井當亦有此。垂綸復獲如前。近侍愕異。見內官劉若愚抄記。劉固匪類。撰述別有所主。斯記似不敢妄。

嶺南異物志。南方有大魚。聲爲雷。氣爲風。涎沫爲霧。

管窺輯要。異魚。占。魚狀如鮒而斃。其音如豚。名曰鱒魚。見則天下大旱。魚狀如鯁。鯁魚身鳥翼。倉文。目青。赤喙。名曰文鱒。常以夜飛。其音如鸞。見則大穰。

清初。有大魚過南匯縣之海口。蠕蠕而行。高如山。過七晝夜。始盡。終不見其首尾。

康熙乙亥。有巨魚鬪於海中。聲如雷。一死。流入嘉定小練祈港。龍首人身。長五六丈。腥聞數里。

乾隆辛丑。某縣濱海之區。溢及退。見地有物如車輪。非龜非鱉。雌雄相疊。遠近聚觀。閱五六日。不能出。鄉人以車裝送海濱。擠之入水。物乃西向。作叩首狀而沒。後有識之者。謂卽鱉也。

高宗第六次南巡。於杭州鳳凰山宋故宮址葺治行宮。掘地爲池。下鍤數尺。適得舊池欄杆。皆白石所琢成者。雕鏤精絕。蓋德壽宮舊基也。池底泥土中。獲鯽魚十餘頭。長可尺餘。而無目。大抵埋於地下。年久之故。工人烹之。食數尾。頃刻皆暴死。乃懼。舉餘者棄之江。浮至中流。風浪陡作。有大魚數十附翼而去。人皆異之。後此池又沒爲平地矣。

嘉慶丙子。海州沿海有大魚。兩目已被剝。身長三十六丈。自脊至腹。高七尺有餘。居民咸

饜食之。其肪甚厚。腥不可聞。

滿州楊岱彭。字半嶺。杭州駐防之防禦也。博學工繪事。尤精花卉翎毛草蟲。性迂古。不多作。嘉慶乙亥。卜居長生橋下。其後軒臨西湖。暇日嘗以垂釣自怡。一日獲一魚。長尺餘。類鱖。背有兩翼。蓄之盆盎。一夕忽飛去。或云卽飛魚也。

道光初。廣東南海郭某謀生外洋。同治時返粵。時年五十餘矣。曾言在北美洲之某帆船充廚役。一日日過午。陰雲四合。遙見二人行海面。衆皆驚愕。船主以遠鏡窺之。見二人裸體並臂。同行於驚濤駭浪中。約半小時。二人行漸近。覺臍腹以上具人形。腹以下爲鱗族。同立水上。以尾潑刺而行。海波奔騰。船隨濤上下。若浪狀。水手之健者。設法捕獲之。船主乃盛以大盤。滿注水。長約三尺。短髮蓬鬆。耳目口鼻手乳。皆與人無異。惟遍體涎滑。腥不可聞。一雌一雄。在盤上。似甚親暱。人集視之。絕不驚怖。時或微笑。惟口不能言。或以麵包投之。亦知攫食。越數日。放之海中。悠然而逝。

同治癸酉。吳淞口有捕魚船。有漁人網得鯉魚一尾。重一百十三斤。上有銅牌綴於翅。驗視之。則康熙時某氏放生魚也。一客以銀幣三圓購之。仍投之於江。惠來神泉埠濱海。戶口數千。半以捕魚爲業。光緒末。有漁人得一魚。重不過斤。而一身兩

首形如沙魚而略短。銳口無鱗。

孝欽后喜蓄金魚。有僂白者。爲某大臣所進。孝欽每侵晨往視。內監以掌拍其缸蓋曰。僂白。老佛爺來瞧汝矣。卽揚鬢而起。喑喋有聲。否則潛藏荇藻間。無從窺見。宮人以是目爲靈物。

江陰南鄉青陽鎮西有王家村。四周爲河。游魚聚蓄其中。每冬。村人皆施網罟。得魚市錢。視爲利藪。春則購魚重蓄。歲以爲常。宣統某年春。下魚苗。至冬不可復得。村人大愕。乃以水鴉捕之。鴉下俱死。傷十餘翼。衆益駭。因厚水使涸。以覘其異。水盡。見河底有大鯉一尾。玉翅修鱗。長九尺。有奇。權之。得三百六十一斤。魚身短腹闊。巨口翕張。望之可畏。攜以入市。售錢三十千焉。

海南地近熱帶。所產動物至詭異。有藥叉魚者。藍面若鬼。乳以上類人。乳以下則魚焉。

龜

竹書紀年。堯率羣臣沈璧於洛。禮畢。俟至於下。旻。元龜負書而出。背甲赤文成字。龍魚河圖。堯時與羣臣賢智。到翠瀉之川。大龜負圖來投。堯勅臣下。寫取告瑞應。寫畢。龜還水中。

尙書中候。周公攝政七年。制禮作樂。成王觀於洛。沉璧禮畢。王退。有元龜。青純蒼光。背甲刻書。上躋於壇。赤文成字。周公寫之。雒書曰。靈龜者。元文五色。神靈之精也。上員法天。下方法地。能見存亡。明於吉凶。王者無偏黨。尊者老則出。

異苑。吳孫權時。永康縣有人入山。遇一大龜。卽束之以歸。龜便言曰。遊不量時。爲君所得。人甚怪之。擔出。欲上吳王。夜泊越里。纜舟於大桑樹。宵中樹忽呼龜曰。勞乎元緒。奚事爾耶。龜曰。我被拘繫。方見烹臠。雖然。盡南山之樵。不能潰我。樹曰。諸葛元遜博識。必致相苦。今求如我之徒。計從安簿。龜曰。子明無多辭。禍將及爾。樹寂而止。旣至建業。權命煮之。焚柴萬車。語猶如故。諸葛恪曰。燃以老桑樹。乃熟。獻者乃說龜樹共言。權使人伐桑樹煮之。龜乃立爛。今烹龜猶多用桑薪。野人故呼龜爲元緒。

搜神記。丹陽道士謝非。往石城買冶釜。還日暮。不及至家。山中廟。舍於溪水上。入中宿。大聲語曰。吾是天帝使者。停此宿。猶畏人。却奪其釜。意若搔搔不安。二更中。有來至廟門者。呼曰。何銅。銅應諾曰。廟中有人氣。是誰。銅云。有人言是天帝使者。少頃。便還。須臾。又有來者。呼銅問之。如前。銅答如故。復歎息而去。非驚擾不得眠。遂起呼銅問之。先來者誰。答言。是水邊穴中白鼃。汝是何等物。答言。是廟北巖嵌中龜也。非皆陰識之。天明。便告居人言。

此廟中無神。但是龜鼉之輩。徒費酒食祀之。急具餚來。共往伐之。諸人亦頗疑之。於是并會伐掘。皆殺之。遂壞廟絕祀。自後安靜。

異苑。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命作石池。養之。食以粟。後死。藏其骨於太廟。其夜廟丞高虜夢龜謂之曰。我本出。將歸江南。遭時不遇。隕命秦庭。即有人夢中謂虜曰。龜三千六百歲而終。終必妖興。亡國之徵也。未幾。爲謝元破於淮淝。自縊新城浮圖中。

南史。后妃傳。陳武宣章皇后。諱要兒。吳興烏程人。后母蘇嘗遇道士。以小龜遺之。光采五色。曰。三年有徵。及期。后生。紫光照室。因失龜所在。

魏書。匈奴宇文莫槐傳。匈奴遜昵延死。子乞得龜立。復伐慕容廆。廆拒之。惠帝三年。乞得龜屯保澆水。固壘不戰。遣其兄悉拔堆襲廆子仁於柏林。仁逆擊。斬悉拔堆。廆又攻乞得龜。克之。乞得龜單騎夜奔。悉虜其衆。乘勝長驅。入其國城。收資財億計。徙部民數萬戶以歸。先是海出大龜。枯死於平郭。至是而乞得龜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李紳本集。自注。余到端州。有紅龜一。州人李再榮來獻。稱嘗有里人言。吉徵也。余放之於江中。回頭者三四。游泳前後。不去久之。

五行志。德宗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爲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者。聚棠樹下爲二積。留南岸者爲一積。俄有徑寸龜三繞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野人以告。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獻西陽雜俎。史論作將軍時。妻蚤妝。開奩奩中忽有五色龜。大如錢。吐五色氣。彌滿一室。後常養之。

册府元龜。李金全爲安州節度使。有親吏胡漢筠者。金全愛之甚篤。己亥歲。郡樓有介蟲如龜。而巨鱗銳首。能陷堅。出於金全足下。漢筠取而焚之。金全心惡之。

五行志。紹興八年五月。汴京太康縣大雷雨。下冰龜數十里。隨大小皆龜形。具手足卦文。抱朴子。千歲之龜。五色具焉。浮於蓮葉之上。或在叢著之下。其上時有白雲。

太平清話。白龜。予曾見之。微賈汪生持來。大不能尺。楊詹履置之樓上。夜聞嗚嗚有聲。還之。

廣東通志。簡雲顛。不知何許人。狀若風狂。善號召風雷。驅役百鬼。與人遊蒲澗。病日色大炎。謂曰。卿無苦。吾能令雷師張傘護卿。卽瞑目爲呼使狀。須臾。陰雲如葆。凝坐上。四外日光如故。鄉人以旱請禱雨。則爲壇箕踞其上。書符篆焚之。有頃。陰雲蔽日。雷電而雨。人或

謂曰。簡師。汝何以贈我。則曰。贈以雷公何如。因以指畫其掌。使緊握。曰。望某方放之。如其言。則震雷轟然矣。廣城北二里。有一女病魅。簡視之。老龜作祟爾。因曰。昨遇一番蠻侮我。當使此蠻奴捉之。卽呼叱四指。須臾。一番人擁陰飄踰垣而入。手持一巨龜。大三尺。鏗然墮地。昏仆久之。始能視。其語侏儻不可曉。簡大笑。斥之去。而龜已死。其魅遂絕。

乾隆辛亥六月。太倉瀏河口有沈某。以販售鰲貨爲業。於海中舉網得巨龜。長丈二。載至梁姓行。數十人曳之上岸。沈意龜必有明珠。索價二千兩。無售者。越二十三日。不飲不食。觀者填門。梁厭其喧擾。詭稱有司查訊。沈懼。仍放入海。始舍之。圍圉焉。船乃入口。約離三里許。龜鼻發白光丈餘。忽濁浪排空。左旋右轉。而海水滔天以去矣。

青浦鄒簡廷精著蔡。一日。杜念亭家婢浣於河。見大龜。捉以歸。龜能沿壁走。聞喚卽至。而婢肌革銳減。喘而言。牖而動。日飲米汁。漸少生氣。詰之。謂有戴烏緞帽者來擾。杜詣鄒卜。鄒曰。妖乃己所引進。或爲介類。杜乃以刃剗龜背。婢病頓痊。

鼈

戎幕閑談。贊皇公曰。韓相自金陵入朝。歲餘後。於揚子江中。見有龜鼈滿江浮下。而悉無頭。此時韓相在城中。莫知其故。

幽怪錄。咸淳壬申七月。有稍人泊舟西湖斷橋下。時暑熱。臥於舟尾。中夜不寐。見三人長不盈尺。集於沙際。一曰張公。至奈何。一曰賈平章。非仁者。決不相恕。一曰我則已矣。公等及見其敗也。相與哭入水中。次日漁者張公。於橋下獲一鼈。徑二尺餘。納之賈府。不三四年。賈敗。

洛陽多叢祠。主之者皆婦女也。呼曰師婆。然率爲訛謾之言。以顛罔婦豎耳。獨某師婆所奉之神。頗著靈異。有求者踵於門。輒如其所禱。以牲醴來祭者。無虛日。師婆大獲利益。俞曲園太史之長媳樊氏。在其父河南太守署。日聞婢媼輩言其事。有一宦家婦。以子病禱於神。子病果瘳。將親往謝焉。師婆固辭曰。神所居隘狹。不足辱夫人玉趾。可命臧獲執其禮。婦不可。盛服而往。甫一展拜。有鼈蹒跚從案下出。自此靈響寂然。

青島海濱有小螺。可治難產。普陀亦有之。蝸紋而小如珠。或謂卽醋鼈也。海沙中有之。置諸筐。雖久。得醋輒活。有難產者。服數粒。則兒生。醫家寶貴。以醋試之。如珠之走盤也。

世傳西域賈人能識寶。以有鼈寶也。某鉅公在伊犁。曾見其人。知其法。其法遇鼈寶。與之約。相隨十年。或八年。其物大若豆。喜食物。亦與之約。每日食血若干。釐不及分也。黎明卽以小刀割臂。納之臂中。自此卽能識寶。過期。物自去矣。

龜

五行志。乾道七年十一月丁亥。洞庭湖巨龜。走沙擁舟。身廣長皆丈餘。升舟。以首足壓重艦沒水。

鼉

搜神記。滎陽人張福。船行還野水邊。夜有一女子。容色甚美。自乘小船來投福云。日暮畏虎。不敢夜行。福曰。汝何姓。作此輕行。無笠雨駛。可入船就避雨。因共相調。遂入就福船。寢以所乘小舟繫福船邊。三更許。雨晴。月照。福視婦人。乃是一大鼉。枕臂而臥。福驚起。欲執之。遽走入水。向小舟。是一枯槎。段長丈餘。

異苑。高祖永初中。張春爲武昌太守。時人有嫁女。未及升車。女忽然失怪。出外毆擊人。乃自云。已不樂嫁俗人。巫云是邪魅。將女至江際。遂擊鼓。以術呪療。春以爲欺惑百姓。刻期須得妖魅。翌日。有一青蛇來。到巫所。卽以大釘釘其頭。至日中時。復見大龜從江來。伏於巫前。巫以朱書龜背作符。更遣入江。至暮。有大白鼉從江中出。乍沈乍浮。龜隨後催逼。鼉自分冒死來。先入幔。與女辭訣。女遂慟哭。云失其姻好。於是漸差。或問巫曰。魅者歸於一物。今安得有三。巫云。蛇是傳通。龜是媒人。鼉是其對。所獲三物。悉以示春。春始知靈驗。皆

殺之。

異苑。元嘉初。建康大夏營寡婦嚴。有人稱華督與嚴結好。街卒夜見一丈夫行造護軍府。府在建陽門內。街卒呵問。答曰。我華督造府。徑沿西牆而入。街卒以其犯夜邀擊之。乃變爲鼉。察其所出入處。甚瑩滑。通府中池。池先有鼉窟。歲久因能爲魅。殺之乃絕。

唐書鄧景山傳。景山。曹州人。本以文吏進。累至監察御史。至德初。擢拜青齊節度使。徙淮南。爲政簡肅。有鼉集城門。鄧班語景山曰。鼉介物也。失所次。金不從革之象。其有兵乎。未幾。宋州刺史劉展反。

野人閑語。趙尊師者。本遂州人。飛符救人疾病於鄉里間。年深矣。又善役使山魃。令繫書囊席帽。故所居前後百里內。絕妖怪鬼物爲人患者。有民阮瓊女。爲精怪所惑。每臨夜別梳粧。似有所伺。必迎接忻喜。言笑自若。召人醫療。卽先知姓名。瓊迺奔請尊師救解。趙曰。不勞親去。但將吾符貼於戶牖間。自有所驗。乃以白絹朱書大符與之。瓊貼於戶。至一更。聞有巨物中擊之聲。如冰墜地。遂攢燭照之。迺一巨鼉。宛轉在地。逡巡而死。符卽不見。女迺醒。然自怪。驚駭涕泣。瓊遂碎鼉之首。棄於壑間。却詣尊師。備陳其事。趙慰勞之。又與小符。令女吞之。自後無恙。大符卽却歸於案上。

蟹

宋史曹翰傳。翰從征幽州。所部攻城東。城東南隅卒掘土。得蟹以獻。翰謂諸將曰。蟹水物。而陸居。失所也。且多足。彼援將至。不可進拔之象。況蟹者解也。其班師乎。已而果驗。元池說林。金陵極多蟹。古傳有巨蟹。背圓五尺。足長倍之。深夜。每出嚙人。其地有貞女。三十不嫁。夜遇盜逃出。遇巨蟹橫道。忽化作美男子。誘之。貞女怒曰。汝何等精怪。乃敢辱我。我死。當化毒霧以殺汝。遂自觸石而死。明日。大霧中。人見巨蟹死於道。於是行人無復慮矣。至今大霧中蟹多僵者。

平江記事。大德丁未。吳中蟹厄如蝗。平田皆滿。稻穀蕩盡。吳諺蝦荒蟹亂。正謂此也。考之吳越春秋。越王勾踐召范蠡曰。吾與子謀吳。蠡曰。未可也。今其稻蟹不遺種。其可乎。蓋言蟹食稻也。蟹之害稻。自古爲然。以五行占之。乃爲兵象。是亦披堅執銳介甲之屬。明年海賊蕭九六大肆剽掠。殺人流血。

蝦

酉陽雜俎。唐大中初。有士人隨新羅使泛海。風吹至一處。人皆長鬚。號長鬚國。其王拜士人爲駙馬。主甚美。而有鬚。嬪姬亦然。士人每見之不悅。因賦云。花無葉不妍。女無鬚亦醜。

王大笑曰。駙馬竟未能忘情於小女。頤頤間乎。忽一日其君臣憂戚。士人怪問之。王泣曰。吾國有難。非駙馬不能救。士人驚曰。苟難可弭。性命不敢辭也。王乃令具舟。命使隨往。謂曰。煩駙馬一謁海龍王。但言東海第三汊第七島長鬚國有難求救。我國絕微。須再三言之。因涕泣執手而別。士人登舟。瞬息至岸。乃前求謁龍王。王降階迎。訪其來意。士人具說。龍王卽命速勸。良久一人入白。境內並無此國。士人復哀訴。龍王更敕使者細尋勸。食頃使者返曰。此島蝦。合供大王。此月食料。前日已追到。龍王笑曰。客固爲蝦所魅耳。吾雖爲王。所食皆稟天符。今爲客減食。乃令引客視之。見鐵鑊數十如屋。滿中是蝦。有五六頭。色赤。大如臂。見客跳躍。似求救狀。引者曰。此蝦王也。士人不覺悲泣。龍王命赦蝦王。一鑊令使送客歸中國。二夕至登州。顧二使。乃巨龍也。

吳縣志。萬歷三十六年戊申六月。有蟲如蚊。而大三倍之。抵暮。聚集空中。望之如煙霧。聲響成雷。經月忽不見。於積水中生細蝦無數。饑民取以爲食。或云卽蟲所化。

螺

晉江黃敞庵給事熙纘嘗爲安慶府推官。順治庚子。與王文簡公士禎同爲江南同考官。以己亥城守功內擢。其僕人一日得大螺。煮食之。湯忽沸。有聲甚巨。螺自釜躍起。室中氣

若煙霧不辨。人起驚走。移時視之。螺死。有珠如龍眼大。在其側。以經水火。晶光滅矣。秤之重三錢。

蟲異類

漢書五行志。嚴公十八年。秋有蠺。劉向以爲蠺生南越。越地多婦人。男女同川。淫女爲主。亂氣所生。故聖人名之曰蠺。蠺猶惑也。在水旁。能射人。射人有處。甚者至死。南方謂之短狐。近射妖死亡之象。時嚴將取齊之淫女。故蠺至。天戒若曰。勿娶齊女。將生淫惑。纂弑之禍。嚴不悟。遂取之。入後淫於二叔。二叔以死。兩子見弑。夫人亦誅。劉歆以爲蠺盛暑所生。非自越來也。京房易傳曰。忠臣進善。君不試。厥咎。國生蠺。

漢書五行志。嚴公二十九年。有蜚。劉歆以爲負攀也。性不食穀。食穀爲災。介蟲之孽。劉向以爲蜚色青。近青眚也。非中國所有。南越盛暑。男女同川。淫風所生。爲蟲臭惡。是時嚴公取齊淫女爲夫人。旣入。淫於兩叔。故蜚至。天戒若曰。今誅絕之。尙及。不將生臭惡聞於四方。嚴不寤。其後夫人與兩叔作亂。二嗣以殺。卒皆被辜。董仲舒指略同。

漢書元帝本紀。建昭元年。秋八月。有白蛾羣飛蔽日。從東都門至枳道。

晉書五行志。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童作聲。曰韓尸尸。識者曰。韓氏將尸也。言尸尸者。

盡死意也。其後韓謚誅而韓族殲。此皆祥也。

述異記。晉永嘉中。梁州雨。七旬。麥化爲飛蛾。晉末。荊州久雨。粟化爲蠱。害民。春秋云。穀之飛爲蠱。蓋是也。中郎王義興表奏曰。臣聞堯生神木。而晉有蠱粟。陛下自以聖德。何如。帝有慙色。

南史王敬則傳。敬則少時於草中射獵。有蟲如烏豆。集其身。摘去。乃脫。其處皆流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此封侯瑞也。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

宋魯應龍括異志。光嚴庵正議之塋。瀕湖占勝。爲一方冠。東南皆枕湖。遠峰列如筆架。一塔屹於波心。文峰挺立。登名仕版者。世有其人。視他族爲最盛。淳祐間。忽樹間出煙一道。遠近莫不驚異。有細視之者。見其間有螻蛄不可計。從樹中出。終日不絕。蓋此煙卽此所成。不知何異。

異林。弘治甲寅。遼東大風。晝晦。雨蟲滿地。黑殼。大如蠅。

雲南通志。嘉靖元年五月。鄧川一村出異蟲。背有大星三十二點。經月始不見。

武定府志。崇禎乙亥三月。有蜻蜓自東飛來。向西北去。遮空蔽日。自申至酉。方盡。是年七月。流寇孫可望等入滇。人民遭其荼毒。剝鼻斷手。慘不忍言。

江南通志。曹時中。華亭人。官雲南僉事。時安普洱海大旱。蟲食苗。時中齋素步禱。蟲死。歲大熟。

物類相感志。蜺爾雅云。蜺縊女。黑蟲。赤頭。吐絲自經。懸於樹木之杪。此蟲或多。則人多縊卒。

乾隆乙亥。江以南蟲荒。四府不登。其冬。蘇州葑門盤門外紅燈四集。有人馬之聲。次年春。瘟疫大作。死者枕藉。

咸豐辛酉。粵寇陷蘇常。人心大震。其冬。有小毛蟲緣延於人家屋宇。色淡黑。長不及寸。人被嚙。則奇癢異常。逾時始愈。好事者掃而投諸火。旋掃旋聚。不知其何自來。亦不知其何名也。

汪耕餘嘗語俞曲園曰。人齒中實有蟲。有病齒者。或薦皖人王某捉之。召之至。問所需。曰。無所需。需銀鍼一。予之。乃持向齧齶間。掐指久之。得大蟲二。小蟲六七。大者長三四分。小者一二分。黑首而白身。皆若已死者。其人以紙封裹之。使置暖處。曰。明日啟視。及明日啟視。則已活矣。徧體毛毳。頭有鬚。有鉗。尾有長毫。腹有六足。行走甚疾。因以殺蟲之藥。雜置其中。非惟不畏。且甚甘之。三日不予食。乃死。

光緒某歲。某邑有鄉人持一蟲入城求售。長僅五寸。狀詭異。自首至腰。具人形。瞳小如黑豆。灼灼有光。以物飼之。口張。齒細於針。兩手握拳。捺以草。輒張作攫勢。腰以下毛茸然。兩股趨趨猶蟲也。觀者如堵。鄉人索值千錢。無購者。許植之素好奇。如其值購歸。飼以果餌。越日竟斃。乃乾之。狀如木雕之小人。蓋卽搜神記所載之蟲名慶忌。具人形。喜效人所爲。此特變化未全者耳。然近時科學昌明。動物學中實未有昆蟲化人之說也。

蘇州陸某性嗜酒。以酒病死於滬。聞其祖若父亦以酒病死者。並某已三世矣。當某病劇時。吐數酒蟲。色赤。長尺許。大如指。兩端皆有首。以器盛之。能蜿蜒行。酒氣觸鼻。或謂聊齋志異所載長山劉姓吐酒蟲爲蠶。甕中注水。蟲入攪之。卽成佳釀。此蟲當同其例。卽如法考之。然竟不驗。

長白山多小咬。體如米粒。夏日最多。晨暮尤甚。夾皮溝湯河之馬賊所用之非刑曰咬刑。蓋以繩縛人於樹上。令小咬咬之。兩晝夜卽露筋骨。俗名喂咬。人皆畏之如虎。草扒。長白山之蟲也。藏於草中。如入人身。其首卽深入肌膚。久而不出。傷處經三年之久。猶覺痛癢。惟初入人身時。用指彈之。其首卽出。再將患處毒水攝出。見血而止。卽不爲害。水煙筒周歲不用。則生蟲。蟲形似曲蚓。甚毒。生必雌雄成對。犯者多死。

雜蟲類

蠶

靈徵志。世宗正始二年三月。徐州蠶蛾喫人。疋殘者一百一十餘人。死者二十二人。
宋史仁宗本紀。景佑四年。滑州民蠶成被。長二丈五尺。
元史世祖本紀。二十九年五月。眞定之中山。新樂。平山。獲鹿。元氏。靈壽。河間之滄州。無棣。
景之阜城。東光。益都之濰州。北海縣。有蟲食桑葉。盡無蠶。
山東通志。天啟七年。平陰縣宋傑養蠶。上簇俱未成。蠶忽變爲黃旗。闊長皆丈許。未幾盜起。

蠅

漢書成帝本紀。建始元年六月。有青蠅無萬數。集未央宮殿中朝者座。
杜陽雜編。鄭注嘗置藥篋。藥化爲青蠅萬數飛去。注頗惡之。數日不視事。未踰月而誅焉。
一。福建通志。弘治五年正月二十六日。蒼蠅千百。羣集林文迪衣冠。凡二日。是秋。中省試第

蟻

搜神記。吳富陽縣董昭之。嘗乘船過錢塘江。中央見有一蟻。著一短蘆。走一頭廻。復向一頭。甚惶遽。昭之曰。此畏死也。欲取著船。船中人罵。此是毒螫物。不可長。我當躡殺之。昭意甚憐此蟻。因以繩繫蘆著船。船至岸。蟻得出。其夜夢一人烏衣。從百許人來謝。云。僕是蟻中之王。不慎墮江。慙君濟活。若有急難。當見告語。歷十餘年時。所在劫盜。昭之被橫錄爲劫主。繫獄餘杭。昭之忽思蟻王夢。緩急當告。今何處之。結念之際。同被禁者問之。昭之具以實告。其人曰。但取兩三蟻著掌中語之。昭之如言。夜果夢烏衣人云。可急投餘杭山中。天下旣亂。赦令不久也。於是便覺蟻嚙械已盡。因得出獄。過江投餘杭山。旋遇赦得免。異苑。晉太元中。桓謙字敬祖。忽有人皆長寸餘。悉被鎧持槊。乘馬從岳中出。精光耀目。遊走宅上。數百爲羣。部障指麾。更相撞刺。馬旣輕快。人亦便捷。能緣几登竈。尋飲食之所。或有切肉。輒來叢聚。力所能勝者。以槊刺取。逕入穴中。蔣山道士朱應子。令作沸湯澆所入處。寂不復出。因掘之。有斛許大蟻。死在穴中。謙後以門釁同滅。

北史齊神武本紀。自東西魏構兵。鄴下每先有黃黑蠃陣鬪。占者以爲黃者東魏戎衣色。黑者西魏戎衣色。人閒以此候勝負。是時黃蠃盡死。

粵東白蟻爲害至甚。康熙辛巳。藩庫交盤。每箱貯銀以千計。獨一箱少十二兩。或洞其腹。

或陷其邊。蓋白蟻據之爲銀窩也。

薛叔耘所居階前。有兩蟻穴。東西相望。天將雨。蟻輒背穴而鬪。西蟻數贏。什五。東蟻敗。乘勢蹙之。將傳壘矣。東蟻紛奔告急。遂出穴如潮涌。濟師可三倍。逆諸礎下。相齮者。相禽者。勝相啖者。敗相救者。相持僵斃不動者。杳然眩目。西蟻伏尸滿階。且戰且却。又有蟻自穴中出。嚮東蟻若偶語者。蓋求和也。東蟻稍稍引退。西蟻亦分道收尸。明日視之。則西蟻徙穴益西。無敢東首者矣。

汪耕餘權常熟時。行館甚卑濕。就寢而蟲入於耳。足聲窸窣如蟹爬沙。又時聞其鳴。如曰唵唵。厥聲甚長。百計不能去。使刀鑷之。工籥而出之。則一蟻也。蟻乃使人得聞其鳴。亦奇。蟻垤恆在地。居高者不多覩。閩中自秋徂冬。羣蟻必就高處結窠。檐牙屋角。所在皆有。泥顆累成。幾如海燕之巢。而其大恆過之。惟不若燕巢之修整。迫視之。細孔萬千。爲羣蟻出入門戶。偶破其中玲瓏。屈曲。正不異萬戶千門層樓疊閣也。間有於松栢梢頭結窠者。尤可異。式如雞心下垂。大且逾甕。其中結構與檐牙屋角者無少異。惟外形較整潔。遙望之。正如絕大之栢子。閩人云。地多白蟻。秋冬則覓常蟻爲食。故羣蟻卽遷巢高處以避之。嶺南有一足蟻。生於樹根。自頭至尾。別無二足。而此一足又長尺餘。附於樹根之上。如膠

漆之堅。故僅能盤旋樹下。不能遠行也。

蜂

宣驗記。元嘉元年。建安郡山賊百餘人。掩破郡治。抄掠百姓子女資產。遂入佛圖。搜掠財寶。先是諸供養具。別封置一室。賊破戶。忽有蜜蜂數萬頭。從衣籠出。同時噬螫羣賊。身首腫痛。眼皆盲合。先諸所掠。皆棄而走。

南史。梁元帝本紀。太清二年九月。益州市有飛蠶萬羣。螫人死。

幸蜀記。蜀王衍時。天富倉奏米中生蟲如小蜂。尾後垂如米粒。曳之而行。

續酉陽雜俎。東都龍門有一處。相傳廣成子所居也。天寶中。北宗雅禪師者。於此處建蘭若。庭中多古桐。枝幹拂地。一年中桐始華。有異蜂。聲如人吟咏。禪師諦視之。具體人也。但有翅。長寸餘。禪師異之。乃以捲竹篲中。網獲一焉。寘於紗籠中。意嗜桐花。採華致其傍。經日集於一隅。微聆吁嗟聲。忽有數人翔集籠旁。若相慰狀。有一日。其類數百。有乘車輿者。其大小相稱。積於籠外。語聲甚細。亦不懼人。禪師隱於柱聽之。有曰。孔昇翁爲君。筮不祥。君頗記無。有曰。君已除死籍。又何懼焉。有曰。叱叱。予與青桐君奕勝。獲琅玕紙十幅。君出。可爲禮星子詞。當爲料理。語皆非世人事。終日而去。禪師舉籠放之。因祝謝之。經次。日有

人長三尺。黃羅衣。步虛止禪師屠蘇前。狀如天女。稱三清使者。上仙伯致意多謝。指願間失所在。自是遂絕。

誠齋雜記。桃源女子吳寸趾。夜恆夢與一書生合。問其姓名。曰僕瘦腰郎君也。女意其爲休文。昭略入夢耳。久之若真焉。一日晝寢。書生忽見形入女帳。既合而去。出戶漸小。化作蜂。飛入花叢中。女取養之。自後恆引蜜蜂至女家。甚衆。其家竟以作蜜興。富甲里中。寸趾以足小得名。天寶中事也。

稽神錄。廬陵有人應舉。行遇夜。詣一村舍求宿。有老翁出見。客曰。吾旅人。唯容一榻可矣。因止其家。屋室百餘間。但窄小甚。久之告饑。翁曰。吾家貧。所食惟野菜耳。卽以設。客食之。甚甘美。與常菜殊。及就寢。惟聞訶訶之聲。既曉而寤。身臥田中。旁有大蜂窠。客嘗患風。因而遂愈。蓋食蜂之餘爾。

明狀元事略。正統丙辰秋狀元周旋。字中規。浙江永嘉人。才思雄健。何文淵時知溫郡。見所作。卽以狀元許之。一日進諸生講經明倫堂。有羣蜂挾一巨蜂飛入楹間。聲聞如雷。文淵顧謂旋曰。羣蜂有主。猶士有元。此大魁之兆也。旋果應之。

康熙時。上海吳秀裔宅後有大蜂窠。如大燈籠。外邊作月白色。內有葉。如蜜蜂所構。惟蜜

蜂窠逐片橫掛。此僅有底下一竅。大如碗口。內葉層層卽懸其上。蜂房大僅逾盃。垂如蓮房。所在皆有之。而閩中蜂窠。則有大如瓦甕者。某居馬江時。其樓角偶結一蜂窠。不旬日。大且如瓠。亦如雞心下垂。迨結成。則其巨過一石甕。僅下垂之尖露一孔。羣蜂出入。胥由於此。中容蜂幾何。無可測計。外以五色泥構成。間有文彩。悉螺旋而上。蜂則黃質黑章。與常蜂稍異。而性至靈警。人有逼視其窠者。雖躡足屏息。至相距一丈之地。必轟然來逐。偶不及避。卽爲所螫。毒苦殊甚。蓋合羣力與自衛力均甚富也。結窠本在春夏時。以其善螫人也。人咸苦之。然未得除去之善法。亦惟避之而已。及秋冬之交。羣蜂已不恆見。僅有一二蜂時緣其孔而伏。若爲守衛者然。偶有以長竿遙擊之者。堅不可墜。惟五色泥略碎少許。不意致其死命者。卽由於此。蓋自是而後。常有數十蜂殭墮於地。十餘日而窠中蜂已垂盡。人或緣梯鑿而取之。則見中爲九層。亦如尋常蜂房式。最上一層徑二尺餘。圍六尺餘。以次減小。每層距離二寸許。作小柱數枚。相連屬。由總孔達最上層。初不穿層而過。乃由外附之。五色泥作成螺旋複道。正如樓閣之有室外梯也。其建築亦云巧矣。閩人謂是名虎頭蜂。冬則蟄居窠中。窠偶破碎。卽殭死。

蝶

搜神後記。晉義熙中。烏傷葛輝。夫在婦家宿。三更後。有兩人把火至階前。疑是凶人。往打之。欲下仗。悉變成蝴蝶。繽紛飛散。有衝輝夫腋下。便倒地。少時死。

貴州通志。萬曆四十五年春三月。安莊衛白蝶羣飛蔽天。自西南赴東北。積地數尺。越三日。火闔俱燼。

太常寺署有蝶。色褐。有一翅微缺。人皆以老道稱之。偶飛來。或伸手祝之曰。老道。吾輩欲一見顏色。請少住。蝶卽飛落手中。若人有戲之之意。祝之不住也。德文莊公官大宗伯。兼管太常寺甚久。蝶常往來院中。文莊卒。蝶忽旋轉於殯宮前。意若來弔者。依依不置。久之乃去。

羅浮仙蝶者。產於廣東羅浮山。山人呼之曰小鳳凰。大者徑尺。文采燦爛。其生以繭。繭中有一卵。小於雞子。重胎沁紫。外包烏柏葉。絡以彩絲繩。取之。翌年二月。置梧桐間。輒有大蝶展翅飛來。抱伏纏綿。經七日。繭破。栩栩然而出。大徑尺。文采無一同者。越數日。挾之飛去。若以筠籠貯之。雌雄必相尋覓矣。乾隆某歲。有得羅浮蝶者。置之籠中。一夕遁去。蔡松岩作歌紀其異。索錢叔美圖之。叔美並係以詩云。手持綠玉杖。去踏羅浮山。羅浮山裏春風還。飛來蛺蝶大於掌。半空飄舉仙骨輕。珊瑚。或云葛翁羽衣之所化。罡風吹落片片。

蒼崖巔。烘以青城霞。飲以石砂泉。遂使狡獪遊人間。曾聞淮南雞犬一一入雲去。何以爾蝶尙復塵埃間。得無此山靈秀原不異天府。獨令盤踞窟宅千百年。況當青蚪萬株壓冰雪。餐吸沆瀣形神堅。人生萬事不足恃。昨日綠鬢今衰顏。金粉飄殘亦頃刻。只可蒙莊與爾相周旋。天公倘若作變幻。世間蜉蝣蠓蠚羸皆飛仙。蝶兮蝶兮殊可憐。且須騎爾黑甜鄉裏去。下視四百八峯青刺天。

瓊州之蝶。大且逕尺。或白或紅。或五采。夜則倒掛樹間。若鳥眠。

雲南省城北隅有綰青篆翠翹翹如髻聳者。曰螺山。又名玄通。於懸峭紆迴中。有玄通菴。山半懸絕處。翼以危亭。登巔遠眺。則昆明可掬。太華可撫也。下有潮音洞。俗名紅孩。洞深里許。然炬可游。官府以藏奸。特畚土塞之。尙留竅尺餘。存其意耳。每歲孟夏。蛺蝶百千萬飛。會此山。屋樹巖壑皆滿。有大如輪。小如錢者。翩翩隨風。錦色爛然。每集必三日始去。究不知其去來何從也。

蟬

搜神記。吳孫皓世。淮南內史朱誕。字永長。爲建安太守。誕給使妻有鬼病。其夫疑之爲姦。後出行。密穿壁隙窺之。正見妻在機中織。遙瞻桑樹上。向之言笑。給使仰視樹上。有一年

少人。可十四五。衣青衿。袖青幪頭。給使以爲信人也。張弩射之。化爲鳴蟬。其大如箕。翔然飛去。妻亦應聲驚曰。噫。人射汝。給使怪其故。後久時。給使見二小兒在陌上。共語曰。何以不復見汝。其一卽樹上小兒也。答曰。前不遇。爲人所射。病瘡積時。彼兒曰。今何如。曰。賴朱府君梁上膏。以傅之。得愈。給使白誕曰。人盜君膏藥。頗知之否。誕曰。吾膏久置梁上。人安得盜之。給使曰。不然。府君視之。誕殊不信。試爲視之。封題如故。誕曰。小人故妄言。膏自如故。給使曰。試開之。則膏去半。爲掇刮。見有趾跡。誕因大驚。乃詳問之。具道本末。

螢

乾隆癸巳夏六月。嘉定南翔鎮西郊。一夕。忽螢火團聚。至數十萬。周圍三四里。望如火城。其光燭天。觀者如市。五日後始滅。

蛙

蝦蟆蟾蜍附

漢書五行志。武帝元鼎五年秋。蛙與蝦蟆鬪。是歲。四將軍衆拾萬。征南越。開九郡。南史丘傑傳。傑。吳興烏程人也。十四遭喪。以熟菜有味。不嘗於口。歲餘。忽夢母曰。死止是分別耳。何事乃爾。荼苦。汝噉生菜。遇蝦蟆毒。靈牀前有丸藥。可取服之。傑驚起。果得甌。甌中有藥。服之下。科斗子數升。丘氏世保此甌。大明七年。災火焚失之。

志怪錄。沈慶校書說境中有一吏人家女病邪。飲食無恆。或歌或哭。裸形奔馳。抓毀面目。遂召巫者治之。結壇場。鳴鼓吹。禁呪之。次有一乘航船者。偶駐泊門首河內。枕筭臥。忽見陰溝中一蟾蜍。大如椀。朱眼毛脚。隨鼓聲作舞。乃將篙撥得。縛於舷板下。聞其女叫云。何故縛我。壻船者乃扣門語其主曰。某善除此疾。主喜甚。問其所欲。云祇希數千文。別無所求。主曰。某爲此女偏愛之。前後醫療。已數百緡。如得愈。何惜數千邪。願倍酬之。船者乃將其蟾以油熬之。女翌日差。

酉陽雜俎。長慶中有人翫八月十五夜月。光屬於林中。如匹布。其人尋視之。見一金背蝦蟆。疑是月中者。工部員外郎周封嘗說此事。忘人姓名。

酉陽雜俎。京宣平坊有官人夜歸。入曲巷。有賣油者。張帽驅驢。馱桶不避。導者搏之。頭隨而落。遂遽入一大宅門。官人異之。隨入。至大槐樹下。遂滅。因告其家。卽掘之。深數尺。其樹根枯。下有大蝦蟆如疊。挾二筆鏝。樹溜津滿其中也。及巨白菌。如殿門浮漚釘。其蓋已落。蝦蟆卽驢矣。筆鏝乃油桶也。菌卽其人也。里有沽其油者。月餘。怪其油好而賤。乃怪露食者悉病嘔洩。

東坡志林。富彥國在青社。河北大饑。民爭歸之。有夫婦襁負一子。未幾。迫於饑困。不能皆

全棄之道。左空塚中而去。歲定回鄉。至此塚。欲收其骨。則兒尙活。肥健愈於未棄時。見父母。匍匐來就。視塚中空。無有。唯有一竅。滑易如蛇鼠出入。有大蟾蜍如車輪。氣咻咻然出穴中。意兒在塚中。常呼吸此氣。故能不食而健。自爾遂不食。年六七歲。肌理如玉。其父抱兒來京師。以示小兒醫張荊筐。張曰。物之有氣者能蟄。燕蛇蝦之類是也。能蟄則能不食。不食則壽。此千載蝦蟆也。法不當與藥。能聽其不食不娶。長必得道。父喜攜去。今不知所在。張與余言。蓋嘉祐六年也。

太平清話。政和二年夏四月。新安蟾蜍背生芝草。時農夫汲水於龍淵之津。觀此一蟾望日而拱。已而視之。則其背生芝。凡十五葉。葉間有異草。蒙茸蒼翠。歲寒不彫。

輟耕錄。大德間。仁宗在潛邸。日奉答吉太后。駐輦懷孟。特苦羣鼃亂喧。終夕無寐。翼旦。太后命近侍傳旨諭之曰。吾母子方憤。鼃忍惱人耶。自後其母再鳴。故至今此地雖有鼃而不作聲。後仁宗入京。誅安西王阿准答等。迎武宗卽位。時大德十一年也。越四年而仁宗繼登大寶。則知元后者。天命攸歸。豈行在之所。雖未踐祚。而山川鬼神。已陰來相之。不然。則蟲魚微物耳。又能聽令者乎。但迄今不鳴。尤可異矣。

東鹿縣志。成化十四年夏五月。縣東北鄉蝦蟆鳴於樹。人異之。八月。大水灌城。傾民廬舍。

贛州府志。嘉靖二十五年丙午秋七月。瑞金儒學泮池內產二蟾蜍。色白如玉。

霏雪錄。越中有道士陸國賓者。曉乘舟出。見白虹跨水。甚近。及至其所。見蝦蟆如箬笠大。白氣從口出。卽跳入水。虹亦不見。

康熙丁丑。蘇州王貴往衛基捕蟋蟀。誤探一洞。內有大蝦蟆一。羣蝦蟆擁護之。王擊以大石。大蟆立死。酥濺其左目。痛不可忍。叫號彌月。哀慘之聲。達於戶外。至日晴。突出寸許而死。

康熙己巳三月。杭州城外有大蝦蟆狀如儻。小者數萬。大者行。小者悉隨之。往大者止。小者則環聚而擁護之。如是者三日。遊行諸城門殆遍。

某官嘗參喇嘛章嘉師。適雨雹。問雹何以成。師漫應曰。蝦蟆所作耳。某意其誕。師曰。姑誌之。異日見之。當信耳。後某以事西出嘉峪關。天昏欲雨。止野廟中。見土人聚觀河上。問何故。曰。視蝦蟆作雹。某頓憶師語。近觀之。見蝦蟆千萬。銜岸土少許。復飲水河中。已張口岸。上口中皆雹也。大者成大雹。小者成小雹。須臾吐之。風捲而去。

朱霞溪赴山西潞安守任時。道經壺關。息於小亭。亭畔有池。池背大山。山麓有石洞三。俄見一蛙從中之石洞躍出。踞洞口南面而坐。隨有數十蛙。從兩旁石洞一一躍出。依次排

列前兩足伏地。向大蛙作朝拜狀。拜已。均昂首向大蛙注視。寂然不動。若弟子受業於師者然。於是大蛙發聲一鳴。諸小蛙輒以次齊鳴。既而大蛙閣閣雄鳴。小蛙亦閣閣鳴不已。少頃。大蛙不復鳴。小蛙亦截然止矣。朱見而異之。不覺吁氣有聲。大蛙聞而驚。遂聳身躍入洞中。羣小蛙亦相繼歸洞矣。

光緒庚辰夏。粵之南海盤步鄉外。有蛙數千。鬪於田畔。甚小。背紋有紅綫一縷。橫束腰際。各成一隊。閣閣怒聲。幾成雷鳴。鄉民聚而觀之。踰二小時始散。

蝙蝠

十國春秋王稔傳。稔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屋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咸以爲其應也。

伊陽縣城北鳳凰山七里坡有一石洞。爲古名儒讀書處。洞甚深。宣統末。有往探者。燃燭而入。有時上行。拾級如梯。有時下行。俯視若井。最終見有透光處如豆。聞有蠕蠕聲。捕一蝙蝠。色純白。大如篩。

蚯蚓

異苑。文帝元嘉初。益州王雙。忽不欲見明。常取水沃地。以菰蔣覆上。眠息飲食。悉入其中。

云恆有一女子。著青裙白帶。來就其寢。每聽聞席下有聲。歷歷發之。見一青色白纓蚯蚓。長二尺許。云此女常以奩一香見遺。氣甚清芬。奩乃螺殼。香則菖蒲根。於是咸謂雙暫同阜螽矣。

蜘蛛 蠶子附

西陽雜俎。鄭綱相公宅在招國坊南門。忽有物投瓦礫。五六夜不絕。乃移於安仁西門宅避之。瓦礫又隨而至。經久復歸招國。鄭公歸心釋門。禪室方丈。及歸將入丈室。蠶子滿室懸絲。去地一二尺。不知其數。其夕瓦礫亦絕。翌日拜相。

嘉慶時。海州有蜘蛛怪。不知何代物也。能噓氣爲黑風。居民每望見風起。如黑煙蓬蓬。則皆嚴閉戶牖。行者面牆壁而伏。風過乃已。習爲常。亦無他害。一日龍擊之。雷雨旣作。蛛吐絲網。龍窘不能出。格鬪凡數十須臾。而濱海皆水矣。始有火龍者。二焚網出龍。蜘蛛遁。莫識所往。詰旦於數十里外。有物縱橫散落。圓膩而色灰。圍如人臂。金石無所傷。而兩頭皆有焦火痕。舒鐵雲聞之。乃爲詩曰。人不見風。鬼不見地。魚不見水。龍不見一切器。獨見蜘蛛精。近海歎黑氣。氣逼海水水逼風。海風墨墨海雲濃。漆鐙不照水精宮。鼈背暗壓蓬萊峯。烏劍浮沫海扇騰空。爰居避走龍出現。以角聽之三日聾。呼龍咩煙龍愛寶。分明龍大

蜘蛛小。豈知龍見蜘蛛氣。不見蜘蛛絲。一絲兩絲徐吐之。千絲萬絲疾若馳。雨點小。霹靂雌。屠龍象龍龍不知。蜘蛛太巧龍太癡。大似虎陷關。小亦抵觸籬。上不得登天。唱刀鏗。下不得入海。解倒懸。無可奈何束縛來人間。一撞海山搖。一掉海水翻。逐臭之夫狂走汗。如生鐵汁。既非網西施。蠶上山。蚩尤五色迷天下。天孫一梭擲往還。何以買絲繡作浪花。朶朶金鸞環。絲長不能已。絲密不知幾。絲亂不可理。千氣萬力頭腹尾。可憐不出蜘蛛一網裏。帝旁投壺玉女嬌。一箭躍出蓮花驍。低頭拾取見龍戰。見首不見尾。其血元黃鑿。回身啟齒奏天帝。何不下界除此妖。金星乃言此是縣縣延延淫氣。擢髮不可數。法當用火燒。紅雲居中赤燦。怒檄絳虬凡兩條。一然犀。一焚巢。丹煙朱霧海水焦。絲寸寸磔。蟲譁譁逃。但見龍潛蜘蛛隱。天搖搖。火水未濟終此爻。明日蜘蛛不吐氣。拾得殘絲如斷臂。

馬耳山瞰海州城。有蜘蛛宅焉。不知幾何年物也。亦往來雲臺伊蘆大伊諸山。人往往見之。或如寒月嵌霄。倏忽上下。大小不常。蓋其珠也。間游於海。戲弄海舶。或離水昇空。已復在水。而舶中器具。略不搖撼。人亦習之。嘉慶時。有吳某經其地。見西林黝黑一障。而光可鑑。漸近。覺沙石撲面。急伏地。乃聞驟風怒雹。浮身而過。及起視西林。黑光東矣。人曰。此蜘蛛過也。視吳面。則色如傅靛。洗之乃去。而水不加藍。又海州城內常有。大風寒晦。而城外

暄旭草木不搖。或亦以爲蜘蛛所爲也。

蜈蚣

異苑。元嘉五年秋夕。豫章胡充有大蜈蚣。長三尺。落充婦與妹前。令婢挾擲。婢纔出戶。忽覩一姥。衣服臭敗。兩目無精。到六年三月。合門時患死亡相繼。

成都周副將兆熊。嘗於咸豐時。勦粵寇而自戕。其官副將時。署有蜈蚣食鼠一事。至奇。某歲署之後園。土有血跡者數日。聞家人言之。初不信。一夕。自往覘。則見衆鼠奔赴。有火光處。匍匐不動。爲隱身而頭大斗許之蜈蚣所齧。其血至盡者。可十餘。餘二鼠。乃昇鼠尸去。蜈蚣隱。一鼠復爲之掩土。如是者。前後十餘日。周以告幕僚。偕之往觀者。二夕。無所見。乃於一日日當午。命人發土覘之。掘三尺許。得石板。以十餘人起之。下深窅。長廣各五尺許。又下則有坑。旁通一穴。乃依穴掘之。三丈餘。見蜈蚣。則身長五尺餘也。遂擊斃而焚之。

蜥蜴

酉陽雜俎。太和末。荆南松滋縣南有士人。寄居親故莊中肄業。初到之夕。二更後。方張燈臨案。忽有小人纔半寸。葛巾杖策。入門。謂士人曰。乍到無主人。當寂寞。其聲大如蒼蠅。士人素有膽氣。初若不見。乃登牀責曰。遽不存主客禮乎。復升案窺書。詬罵不已。因覆硯於

書上。士人不耐。以筆擊之。墮地。叫數聲。出門而滅。頃有婦人四五。或姥或少。皆長一寸。呼曰。真官。以君獨學。故令耶。君言展。且論精奧。何凝頑狂率。輒致損害。今可見真官。其來索續如蟻。狀如芻卒。撲緣士人。士人恍然若夢。因齧四支。痛苦甚。復曰。汝不去。將損汝眼。四五頭遂上其面。士人驚懼。隨出門。至堂東遙望。見一門絕小。如圭竇之狀。士人乃叫。何物怪魅。敢陵人如此。復被齧。且衆齧之。恍惚間。已入小門內。見一人峨冠當殿。階下侍衛千數。悉長寸餘。叱士人曰。吾憐汝獨處。俾小兒往。何苦致害。罪當腰斬。乃見數十人。悉持刀攘臂迫之。士人大懼。謝曰。某愚駭肉眼。不識真官。乞賜餘生。久乃曰。且解知悔。叱令曳出。不覺已在小門外。及歸書堂。已五更矣。殘燈猶在。及明。尋其蹤跡。東壁古牆下。有小穴如粟。守宮出入焉。士人卽令數夫發之。深數丈。有守宮十餘石。大者赤色。長尺許。蓋其王也。壤土如樓狀。士人聚蘇薪焚之。後亦無他。

十國春秋吳越忠獻王世家。開運元年九月。南船務石井有物。形如守宮。尾長七尺許。鬣且角。獲之。置於安溪潭。

鄭州民某娶婦數年。伉儷頗篤。婦以母喪寧家。三月不歸。屢遣人促之。而婦之弟終以故辭。又月餘。自往速之。不得已。遂偕行焉。臨行。婦與弟切切私語。若甚依戀者。大疑。既抵家。

以婦與其弟私語事告家人。逾時而其弟遣人饋羹來。某啜之。越日而斃。家人大愕。疑婦私於其弟而殺之也。鳴之官。拘婦及其弟問之。堅不承。道以刑。乃服。論斬。刑有日矣。會官瓜代。新牧覩此案。以無據。復鞫之。叩婦曰。汝家有他異乎。曰無。又問羹來卽食乎。抑移置他處而後食乎。則曰羹嘗一置廚下。又問廚下有毒物乎。婦頓悟。乃涕泣而言曰。廚下固多蜥蜴也。夫中其毒矣。官遂臨其家。勘視。復開棺驗尸。則二小蜥蜴在其腹。因上聞。得釋。新疆之地有曰土井子者。多大風。卽風戈壁也。光緒初。張勤果公隴令裨將前往開路。於戈壁上紮帳棚。棚中穴地以避風。一日日暮。黑氣遠來。知有大風至。士卒以羣槍排擊之。夜半聞有物墮地。聲甚厲。次晨相距里許。有一物似蝎虎。長十三丈。作深綠色。脊背墳起。大小如覆盂。色紅。兩目外圍紅白數圍。鼻孔露黃毛。頷下如硃砂。皮厚如指。墳起處刺之。出白汁。著手卽腫。此物每吐黑氣。大風立致。能挾風而騰。食駝馬。士卒支解後。於其腹得金銀女飾四十餘兩。馬鐙馬掌。有吞而未化者。土人謂之石龍。實卽蜥蜴也。

中州山嶺有物如蜥蜴。天將雨。則自石罅沿緣而上。仰口噓氣。如珠。青白不一。直上數丈。漸大如甕。須臾合併。潏然彌空。遂成密雲。山人稱爲雲蟲。

蠍

河南之禹州盛產蠍。以可爲祛瘋之藥。漢口人輒往購之。人僅一度。逾此則往往遇害。蠍產於山。有王長其羣。王大而最毒。同治末。粵寇亂粗定。鄂商至禹採蠍者益多。恆致巨富。有某者。頗疑之。逾年復來。止於旅舍。滿載欲歸。是夜二鼓。忽暴風至。沙石爲飛。蠍直撲旅館。壞垣而入。土人羣謂蠍王至矣。某大震。急以巨缸自覆。藏其中。蠍王繞缸三匝。迺出。風沙亦驟止。羣起視之。缸已瓦解。某已殞於其中。若被火者。

薊州有石橋。相傳下有毒物。行旅相戒。莫敢休憩。一日。有販生椒者。驅二蹇馱椒籠來。苦熱。小憩於橋梁。卸其籠。置之欄。驢亦散齷於草際。披襟偃息。倦極熟眠。夢中似有風聲。又窸窣作響。疑有人攘其椒。而猝不能醒。久始起。視之。椒故依然。有巨物懸於欄側。狀如琵琶。灰青色。蠍也。大駭欲奔。以其不動。諦視之。斃矣。蓋蠍固畏椒也。

某邑城西門外。人有爲土工者。掘出一蠍。長近尺。大驚。急以鋏挂之。喚其曹。聲未及竟。頓然而絕。衆過之。則滿身青黑死矣。蠍猶未去也。衆始圍殺之。蓋始挂鋏時。蠍皇急刺鋏。而毒卽從鋏而上也。

自盡惟人有之。若出諸昆蟲。則未之聞也。惟蠍性至躁急。試捕其一。納玻璃器中。照以火鏡。蠍被光線直射。畏縮忿怒。無以趨避。因倒鋒自刺。少選斃矣。

蟲

異苑。太原孫廣。頭上不得有虱。大者便遭期喪。大功小則小功。總服。

續夷堅志。德順破後。民居官寺皆被焚。內城之下。有砲數十。垂索故在營中。人有欲解此索者。見每一索。從上至下。大虱徧裹。如脂蜡灌燭然。聞汴京被攻之後。亦如此。是喪亂之極。天地間亦何所不有也。

雍乾間。常州雙桂坊老郎廟。有外方旅客宿焉。捕牀蝨數頭。以紙裹之。置牆隙。越數載。復宿其地。偶檢壁中紙。裏憶及前事。啟而視之。置掌心。臭蟲得熱氣復活。忽嚶然一聲。旅客仆地。肆主報官相驗。官欲窮其異。竭力搜索。始得其窟於肉砧中。砧高四尺。寬亦尺餘。剖之。則中已空。有血球一大。逾雞卵。色赤。四圍攢聚。幾滿。如磁石。如子母珠。蓋中間之球。乃其精靈所凝結。不能自動。賴外層之小蟲。出吸人血。以輸送而滋養之。後取出。投諸火焚之。臭聞數丈外。

長沙南鄉雨花亭。有劉某所設飯肆。相傳有宿之者。必疲憊。有張七爺者。爲近地富人。強而有力。聞之。沽酒醉飽。獨往宿焉。夜半。酒漸醒。則見帳上忽起赭色斑點。全帳幾遍。審視之。牀蝨也。急起掀帳抖之。均紛紛沿帳循壁。入樓楹而沒。張急呼店主人。以所見告。偕店

主登而索之。得一敗鼓。甚重。異之。疑爲其巢穴。昇之下。集薪焚之。臭達數十步外。

蛆

册府元龜。隋燕榮爲幽州總管。坐毒虐賊穢。徵還京師。賜死。先是榮家寢室。無故有蛆數斛。從地墳出。未幾。榮死於蛆出之處。

册府元龜。王琳自梁來奔。爲特進侍中。所居屋脊。無故剝破。出赤蛆數升。落地化爲血。蠕蠕而動。後爲陳將吳明徹所殺。

蝗災類

後漢書楊厚傳。厚拜議郎。三遷爲侍中。特蒙引見。訪以時政。永建四年。厚上言。今夏必盛暑。當有疾疫蝗蟲之害。是歲果六州大蝗。疫氣流行。後又連上西北二方有兵氣。宜備邊寇。車駕臨當西巡。感厚言而止。

晉書石勒載記。河朔大蝗。初穿地而生。二旬則化狀若蠶。七八日而臥。四日蛻而飛。彌互百草。唯不食三荳及麻。并冀尤甚。

劉聰載記。河東大蝗。唯不食黍豆。靳準率部人收而埋之。哭聲聞於十餘里。後乃鑽土飛出。復食黍豆。

南史梁宗室傳。鄱陽忠烈王恢。文帝第十子也。恢子修自衛尉出鎮鍾離。徙爲梁秦二州刺史。在漢中七年。移風改俗。人號慈父。長史范洪胄有田一頃。將秋遇蝗。修躬至田所。深自咎責。功曹史瑯琊王廉勸修捕之。修曰。此由刺史無德所致。捕之何補。言卒。忽有飛鳥千羣蔽日而至。瞬息之間。食蟲遂盡而去。莫知何鳥。適有台使見之。具言於帝。璽書勞問。手詔曰。犬牙不入。無以過也。州人表請立碑頌德。

冊府元龜。高駢爲淮南節度使。光啟二年七月。有蝗行而不飛。自郭西浮濠水緣城而入。飛至駢道院之中。驅撲不止。凡松竹之屬。一夕如翦。所懸畫像。皆齧去其頭。數日之後。又相食啗。

宋史太宗本紀。二年閏二月。鄆城縣蝗。三月己巳。以歲蝗禱雨不應。詔宰相呂蒙正等。朕將自焚。以答天譴。翌日而雨。蝗盡死。

夢溪筆談。元豐中。廣州界生子方蟲。方爲秋田之害。忽有一蟲生。如土中狗蝎。其喙有鉗。千萬蔽地。遇子方蟲。則以鉗搏之。悉爲兩段。旬日子方皆盡。歲以大穰。其蟲舊曾有之。土人謂之旁不肯。

金壇縣志。宋嘉定己巳。邑旱。飛蝗蔽天而下。時太常丞劉宰家居。草書一函。命其僕至城。

北鍾秀橋。見兩黃衣客。卽跪進之。至橋。果見衣黃者。啟書閱竟。語僕曰。我借路。不借糧也。蝗果不爲災。自後有蝗。必向漫塘祠祭之。

癸辛雜識。戊戌七月。武城蝗自北來。蔽映天日。有崔四者。行田而仆。其子尋訪。但見蝗聚如堆阜。撥視之。見其父臥池上。爲蝗所埋。鬚髮皆被嚙盡。衣服碎爲篩網。一時頃方甦。晉天福中。蝗食猪。平原一小兒。爲蝗所食。吮血。惟餘空皮裹骨耳。

元史王磐傳。磐爲眞定等路宣慰使。蝗起眞定。朝廷遣使者督捕役夫四萬人。以爲不足。欲牒鄰道助之。磐曰。四萬人多矣。何煩他郡。使者怒。責磐狀。期三日盡捕蝗。磐不爲動。親率役夫走田間。設方法督捕之。三日而蝗蟲滅。使者驚以爲神。

陳祐傳。佑改南京路治中。適東方大蝗。徐邳尤甚。責捕至急。祐部民丁數萬人。至其地。謂左右曰。捕蝗慮其傷稼也。今蝗雖盛。而穀已熟。不如令草刈之。庶力省而有得。或以事涉專擅。不可祐曰。救民獲罪。亦所甘心。卽諭之。使散去。兩州之民皆賴焉。

李忠傳。吳國寶。雷州人。性孝友。父喪。廬墓。大德八年。境內蝗害稼。惟國寶田無損。人皆以爲孝感所致云。

江南通志。程旼。字太和。桐城人。宣德丙午舉人。任磁州同知時。蝗大發。旼虔禱於神。忽禿

鷲飛集。啄蝗殆盡。因以有聲。

江南通志。江通字必達。建德人。貢士。知鞏縣。招撫流民。教以生業。時蝗飛蔽天。獨不入鞏境。守聞而異之。舉往孟津捕蝗。通齋沐以禱。蝗悉飛去。民立祠祀之。

吳縣志。嘉靖四年乙酉。夏秋旱。蝻生禾根。食禾幾盡。生翼飛去。如黑煙冲天。

草木蟲魚疏。去其螟螣。及其蝻賊。螟似好妨。而頭不赤。螣也。賊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或說云。蝻螻蛄食苗根。爲人害。許慎云。吏冥人犯法。卽生螟。吏乞貸則生蟻。吏祇冒取人財則生蝻。舊說云。螟螣蝻賊一種蟲也。如言寇賊奸宄。內外言之耳。故健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實不同。故分釋之。

潮州府志。苗蛭形似花間蛭。而小如蠅。春夏之交有之。羣飛從海來。宿苗上。不食苗。其所生蟲。數日能動。食苗節。苗雖吐華。不結實。若穀雨前插秧。便罹其害。蔡邕云。蝗是魚所化。余謂蛭亦是魚子化者。但與蝗各別。故不以蝗書。從俗書之曰蛭。澄海王天性云。

草異類

帝王世記。堯時有草莢生庭。每月朔日。生一莢。至月半。則生十五莢。至十六日後。日落一莢。至月晦而盡。若月小。餘一莢。王者以是占曆。唯盛德之君。應和氣而生。以爲堯瑞。名曰

藁莢。一名曆莢。一名瑞草。

藁蒲。一名倚扇。狀如蓬。大枝葉。小根。根如絲。轉而成風。殺蠅。堯時生於廚。

說苑。君道篇。殷太戊時。有桑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日而拱。史請卜之。湯廟。太戊從之。卜者曰。吾聞之。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爲不善。則福不生。殃者。禍之先者也。見殃而能爲善。則禍不至。於是乃早朝而晏退。問疾弔喪。三日而桑穀自亡。高宗者。武丁也。高而宗之。故號高宗。成湯之後。先王道缺。刑法違犯。桑穀俱生乎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弗得言也。聞諸祖已。桑穀者。野草也。而生於朝。意者國亡乎。武丁恐駭。飭身修行。思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三年之後。蠻裔重譯而朝者七國。此之謂存亡繼絕之主。是以高而尊之也。

河南通志。崇禎二年。洛陽延秋里草木。結人馬兵戈之狀。數十頃。鄆陵科臣常自裕上其事。

廣志。南海瓊州有草。名知風。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候。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莆田人口語。以颶風爲風癡。言其四面驟風。有類顛狂也。莆有一種野草。俗呼爲苦蘆草。莖長葉尖。若今歲葉上。結生一節。則來歲作一風癡。鄭笑墨試之。輒驗。一小草耳。乃能與

風信暗合。大奇。

斷腸草。產於滇黔。所在有之。有謂其實蟲而形特似草者。譚言也。馬騾誤食之。卽斃。康熙庚申春。有徽人方姓者。商於都門。與其徒八人。合貲累千金。往江南。次河間之南腰站。宿焉。八人與騾夫先食。方以持齋獨後。忽一人且食且語曰。斷腸草如是者三。怪而問之曰。君知食中有斷腸草乎。盍勿食。方問答間。騾夫已如中惡狀。仆地。方急令衆人停飭。而自走通衢呼衆。召醫視之。曰。中毒也。急解之。皆甦。而騾夫食獨多。遂不救。

田山薑。少司寇斐撫黔時。署中庭砌。有草結實甚紅。可玩。詢之役人曰。斷腸草也。一日有釵頭小鳥。色如鸚鵡。飛啄其上。捕之。甚易馴致。名斷腸鳥。惟食斷腸草子。不食餘物。錫縣有錫義山。方圓百里。山高谷深。多生薇蘅草。其草有風不偃。無風獨搖。

雜草類

芝

冊府元龜。天寶元載六月壬辰。信都瑞麥生。臨川郡人李嘉引所居柱上芝草生。形類天尊容。屢陳光彩。太守張景佚拔柱獻之。睢陽郡嘉麥生。一莖八十一穗。

杜陽雜編。鄭注。奸險左道。熒惑人主。爲天下側目。鄭鎮鳳翔日。有草如菌。生於紫金帶上。

注既心有所圖。乃喜。謂芝瑞。識者以物反其所。夫草生於土。常也。今生於金。是反常也。鄭氏之禍將至。其不久矣。

清異錄。杜荀鶴舍前椿樹。生靈芝。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冊府元龜。天祐四年二月戊申朔。梁家廟主者言廟之左棟。產五色芝。狀如芙蓉。紫烟蒙護。數日不散。

遵堯錄。知無爲軍茹孝標。嘗獻芝草二百五十本。帝曰。朕每以豐年爲瑞。賢臣爲寶。至於草木蟲魚之異。豈足尙哉。孝標特放罪。仍戒天下。自今毋得以此聞。

宋史李庭芝傳。庭芝字祥甫。其先汴人。十二世同居。號義門李氏。後徙隨之應山縣。金亡。襄漢被兵。又徙隨。特以武顯。庭芝生時。有芝產屋棟。鄉人聚觀。以爲生男祥也。遂以名之。江南通志。潘敏。宿遷人。字志學。以人才舉。景泰間。授陝西涇陽主簿。剛明有爲。興利除害。文廟修葺。忽生靈芝二莖。後敏二子。皆登科第。

明外史林瀚傳。瀚子廷機。廷機子爓。爓子世勤。性篤孝。父卒。枕塊三年。侍母黃氏不離側。有靈芝三見。枯篁復青之異。御史上其事。被旌。

人蓐

晉書石勒載記。勒所居武鄉北原山下草木。皆有鐵騎之象。家園中生人參。花葉甚茂。悉成人狀。父老及相者曰。此胡狀貌奇異。志度非常。其終不可量也。

隋書五行志。高祖時。上黨有人宅後。每夜有人呼聲。求之不得。去宅一里所。但見人參一本。枝葉峻茂。因掘去之。其根五尺餘。具體人狀。呼聲遂絕。蓋草妖也。視不明之咎。時晉王陰有奪宗之計。諂事親要。以求聲譽。譖皇太子。高祖惑之人。參不當言。有物憑之上。黨黨與也。親要之人。乃黨晉王。而譖太子。高祖不悟。聽邪言。廢無辜。有罪用。因此而亂也。

嘉慶時。吉林有人放山。

入山採棧俗名放山

至天池。見峰下之石洞口。多登臺二角。小棧爲登臺爲二角念洞

中必有佳者。伏入數十步。黑暗不得進。意欲返。忽有光。因匍匐以入。未幾而豁然開朗。遙見數里外。有茅屋兩三間。就之一老者出。衣冠皆古。不類近世。揖與語。不解。老者以手指西。似揮其去者。放山者識其意。西行十餘里。遇深澗。岸有採花狼頭公雞。皆棧花名色鮮妍棧苗滿地。多四五六披葉者。皆老山。不似山子。採置背夾。尙未滿。而龍爪跨海牛尾菱角金蟾鬧蝦雀頭單跨雙胎各種俱全。獨少似人者。意猶不足。扶石入溝。見溝底紅朶纍纍。莖高如樹。大可盈把。心驚喜。仍向前採之。忽一少女自溝中出。怒曰。青天白日。竊我園中物。背夾將滿。猶得隴望蜀。是無鑿也。以手撮沙潑之。迷目不能視。知非凡人。跪而哀之。女曰。

我不殺汝。汝速行。倘遇吾母。生還不得也。放山者起。目亦愈。視之。女不見。急奔數里。聞水聲潺潺。鳥語蟲鳴。身已在石澗中。攀松扶石而上。蓋梯子河之仙人橋也。計程已五十餘里矣。視背夾。襪尙在。喜而返。後偕數人往尋。不能入。

菖蒲

冊府元龜。黃文濟爲御史。其家齋前種菖蒲。忽生花。光影照壁。成五彩。其兒見之。餘人不見也。少時。文濟被殺。

梁書太祖獻皇后張氏傳。后嘗於室內。忽見庭前菖蒲生花。光彩照灼。非世中所有。后驚視。謂侍者曰。汝見不對。曰。不見。后曰。嘗聞見者當富貴。因取吞之。是月產高祖。

蘆荻

北夢瑣言。唐乾符末。范陽人李全忠。少通春秋。好鬼谷子之學。曾爲棣州司馬。忽有荻一枝。生於所居之室。盈尺三節焉。心以爲異。以告別駕張建章。建章積書千卷。博古之士也。乃曰。昔者蒲洪以池中蒲生九節爲瑞。乃姓蒲。後子孫昌盛。蘆者茅也。合生陂澤之間。而生於室。非其常也。君後必有分茅之貴。三節。傳節鉞三人。公可誌之。全忠後事李可舉。爲戎校。諸將逐可舉。而立全忠。累加至檢校太尉。臨戎。甚有威鎮。全忠死。子匡威嗣。匡威爲

三軍所逐。弟匡壽爲太原所攻。挈家赴闕。至滄州景城。爲盧彥威所害。册府元龜。漢高祖爲河東節度使。天福十一年。天下水。太原葭蘆茂盛。最上一葉如旗杖。皆南指焉。明年。遂卽帝位。

樹木異類

異物考。哀帝建平中。汝南屋柱仆地生枝。如人形。身青黃色。面白。頭有鬚髮。長六寸一分。靈帝時。有兩樗樹。皆高四尺。其一株。宿夕。忽暴長丈餘。大一圍。作人狀。頭目鬚髮皆備。風俗通。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鄢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不生穀。遣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伐其木。其年應司空辟侍御史兗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祀祖考。白日繡衣。榮羨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搜神記。廬江龍舒縣陸亭流水邊。有一大樹。高數十丈。常有黃鳥數千枚。巢其上。時久旱。長老共相謂曰。彼樹常有黃氣。或有神靈。可以祈雨。因以酒脯往亭中。有寡婦李憲者。夜

起室中。忽見一婦人。著繡衣。自稱曰。我樹神黃祖也。能興雲雨。以汝性潔。佐汝爲生。朝來父老皆欲祈雨。吾已求之於帝。明日日中大雨。至期果雨。遂爲立祠。憲曰。諸卿在此。吾居近水。當致少鯉魚。言訖。有鯉魚數十頭。飛集堂下。坐者莫不驚悚。如此歲餘。神曰。將有大兵。今辭汝去。留一玉環。曰。持此可以避難。後劉表袁術相攻。龍舒之民皆徙去。惟憲里不被兵。

搜神記。吳先主時。陸敬叔爲建安太守。使人伐大樟樹。下數斧。忽有血出。樹斷。有物人面狗身。從樹中出。敬叔曰。此名彭侯。乃烹食之。其味如狗。白澤圖曰。木之精名彭侯。狀如黑狗無尾。可烹食之。

搜神記。吳時。葛祚爲衡陽太守。郡境有大槎橫水。能爲妖怪。百姓爲立廟。行旅禱祀。槎乃沉沒。不者槎浮。則船爲之破壞。祚將去官。乃大具斧斤。將去民累。明日當至。其夜聞江中洶洶有人聲。往視之。槎乃移去。沿流下數里。駐灣中。自此行者無復沉覆之患。衡陽人爲祚立碑。曰。正德祈禳。神木爲移。

晉書沮渠蒙遜載記。時木連理生於永安。永安令張披上書曰。異枝同幹。遐方有齊化之應。殊本共心。上下有莫二之固。蓋至道之嘉祥。大同之美徵。蒙遜曰。此皆二千石令長。匪

期濟世所致。豈吾薄德之所能感也。

晉書劉曜載記。曜歸於長安。署劉雅爲大司徒。晉將李矩襲金墉尅之。曜左中郎將宋始振威宋恕降於石勒。署其大將軍廣平王岳爲征東大將軍。鎮洛陽。會三軍疫甚。岳遂屯澗池。石勒遣石生馳應宋始等軍。勢甚盛。曜將尹安趙愼等以洛陽降生。岳乃班師。鎮於陝城。西明門內大樹。風吹折。經一宿。樹撥變爲人形。髮長一丈。鬚眉長三寸。皆黃白色。有斂手之狀。亦有兩脚著裙之形。惟無目鼻。每夜有聲。十日而生柯條。遂成大樹。枝葉甚茂。隋書五行志。北齊武定七年。宮中有樹。大數圍。夜半無故自拔。齊以木德王。無故自拔。亡國之應也。其年齊亡。

按史遺。王梵志。衛州黎陽人也。黎陽城東十五里有王德祖。當隋文帝時。家有林檎樹。生瘿大如斗。經三年朽爛。德祖見之。乃剖其皮。遂見一孩兒抱胎。而德祖收養之。至七歲能語。曰。誰人育我。復何姓名。德祖具以實語之。因名曰林木梵天。後改曰梵志。曰。王家育我。可姓王也。梵志乃作詩示人。甚有義旨。

辟寒。隋末。長安禁苑內一大樹。冬月雪中。忽花葉茂盛。及雕謝。結實。其子光明燦爛。如火之明。數日。皆化爲紅螻蝶飛去。

咸定錄。唐武士護。太原水縣人。徵時。與邑人詐文寶。以鬻材爲事。常聚材木數萬莖。一旦化爲叢林森茂。因致大富。士護與文寶讀書林下。自稱爲厚材。文寶自稱枯木。私言必當大貴。及高祖起義兵。以鎧冑從入關。故鄉人云。士護以鬻材之故。果逢構厦之秋。及士護貴達。文寶依之位終刺史。

紀聞。豫章諸縣。盡出良材。求利者採之。將至廣陵。利則數倍。天寶五載。有楊溥者。與數人入林求木。冬夕雪飛山深。寄宿無處。有大木橫臥。其中空焉。可容數人。乃入中同宿。未眠時向山林再拜。祝曰。今夜寄眠。願見助護。如是三請而後寢。夜深雪甚。近南樹下。忽有人呼曰。張禮樹頭有人。應曰。諾。今夜北村嫁女。大有酒食。相與去來。樹頭人曰。有客在此。須守至明。若去。黑狗子無知。恐傷不宥。樹下又曰。雪寒若是。且求飲食。理須同去。樹上又曰。雪寒雖甚。已受其請。理不可行。須防黑狗子。呼者乃去。及明裝畢。撤所臥氈。有黑虺在下。其大若瓶。長三尺而蟄不動。方驚駭焉。

玉海。大曆十二年五月甲子。成都人郭遠獲瑞木一莖。有文曰。天下太平四字。獻之宰臣。奏賀曰。至德之化。先賁草木。太平之時。遂形文字。望藏祕閣。付史館。

五行志。貞元四年正月。雨木於陳留十里許。大如指。長寸餘。中空。所下者立如植。木生於

下而自上隕者。上下易位之象。碎而中空者。小人象。如植者。自立之象。

錄異記。燉煌公李太尉德裕。一旦有老叟詣門。引五六輩。舁巨木。請謁焉。闈者不能拒之。公異而見之。叟曰。某家藏此桑。實三世矣。某已耄矣。感公之好奇。搜異。是以獻爾。木中有奇寶。若能者。斲之。必有所得。洛色有匠。計其年齒且老。或身已歿。子孫亦當得其旨訣。非洛邑無能斲之者也。公如其言。訪於洛下。匠已歿矣。其子應召而來。睨而視之曰。此可徐而斲之矣。因解爲二琵琶。槽宛然。有白鴿羽翼爪足。巨細畢備。匠料之。微失。厚薄不中。一鴿少其翼。公以形羽全者進之。自留其一。今猶在民間。水部員外盧延讓。見太尉之孫道其事。

杜陽雜編。李輔國家藏鳳首木。高一尺。雕刻鸞鳳之狀。形似枯槁。毛羽脫落。不甚盡。雖嚴凝之時。置諸高堂大厦之中。而和煦之氣。如二三月。故別名爲常春木。縱烈火焚之。終不焦黑焉。

酉陽雜俎。郭代公嘗山居。中夜有人面如盤。瞋目出於燈下。公了無懼色。徐染幹題其頰曰。久戍人偏老。長征馬不肥。公之警句也。題筆吟之。其物遂滅。數日。公隨樵閑步。見巨木上有白耳。大如數斗。所題句在焉。

西陽雜俎。韓飲在桂州。有妖賊封盈。能爲數里霧。先是常行野外。見黃蛺蝶數十。因逐之。至一大樹下。忽滅。掘之。得石函素書。大如臂。遂成左道。百姓歸之如市。乃聲言某日將收桂州。有紫氣者。我必勝。至期。果紫氣如疋帛。自山互於州城。白氣直衝之。紫氣遂散。天忽大霧。至午稍開。霽。州宅諸樹。滴下小銅佛。大如麥。不知其數。其年韓卒。

西陽雜俎。元和初。洛陽村百姓王清。傭力得錢五鍰。因買田畔一枯栗樹。將爲薪以求利。經宿。爲鄰人盜斫。創及腹。忽有黑蛇舉首如臂。人語曰。我王清本也。汝勿斫。其人驚懼而走。及明。王清率子孫薪之。復掘其根。根下得大瓮。散錢實之。因是獲利而歸。十餘年巨富。遂罄錢成龍形。號王清本。

續西陽雜俎。江淮有何亞秦。彎弓三百斤。常解鬪牛。脫其一角。又過蘄州。遇一人。長六尺餘。髯而甚。口呼亞秦。可負我過橋。亞秦知其非人。因爲背。覺腦冷如冰。卽急投至交牛柱。乃擊之。化爲杉木。瀝血升餘。

續西陽雜俎。陝州西北白徑嶺上。邏村。村民田氏。常穿井得一根。大如臂節。中粗皮若茯苓。氣似朮。其家奉釋。有像設數十。遂寘於像前。女登娘。年十六七。有容質。父常令供香火焉。經歲餘。女常見一少年出入佛堂中。白衣躡履。女遂私之。精神舉止。有異於常矣。其物

根每歲至春擢芽。其女有娠。乃以其事白於母。母疑其怪。常有衲僧過門。其家因留之。供養。僧將入佛宇。輒爲物拒之。一日。女隨母他出。僧入佛堂。門纔啟。有鴿一隻。拂僧飛去。其夕。女不復見。其怪視其根。頓成朽蠹。女娠纔七月。產物三節。其形如像前根也。田氏併火焚之。其怪亦絕。

按芝田錄。開成會昌中。含元殿換一柱。勅右軍采造。選其材合尺度者。軍司下蓋屋山場。彌年未搆。懸重賞。有工人貪賞。窮幽捫險。人跡不到。猛獸成羣。遇一巨材。徑將表丈。其長百餘尺。正中其選。伐之倒。以俟三伏潦水。澗流方及谷口。千百夫運曳。始及砥平之處。兩軍相賀。奏聞矣。淨材以俟。有司選日之際。歟有一狂士。狀若術人。遶材太息。惋咨。唧唧聲甚厲。守衛者叱責。欲糜之。其人略無所懼。俄頃主者執之。聞於軍主。中外異之。聽其所說。須當中鋸解。至二尺見驗矣。解一尺八寸。但訝霏色紅殷。至二寸血流矣。急命千百人。推曳。渭流聽下。其人云。深山大澤。實生龍蛇。此材中是巨蟒。更十年當出樹杪而去。今養長於中。若爲殿柱。十年後必載此殿而之他國。吁可畏也。言訖。失人所在。

稽神錄。天祐初。有人游宜春之空宅中。兵革之後。井邑蕪沒。堂西屋梁上有小窗。外隙荒地數十畝。日暮。窗外有一物。正方。自下而上。頃之全蔽其窗。其人引弓射之。應弦而落。時

已夕。不能仰視。明日尋之。西百餘步。有方杉木板。帶一矢。卽昨所射也。

宋史盧多遜傳。多遜累世墓在河南。未敗前。一夕。震雷。盡焚其林木。聞者異之。

五行志。元豐三年。六月己未。饒州長山雨木子數畝。狀類山芋子。味香而辛。土人以爲桂子。又曰菩提。明道中嘗有之。是歲大稔。

誠齋雜記。菴羅是果樹之名。其果如桃。此樹開花。化生一女。國人以園封之。至年十五。顏色端正。國王以爲妃子。

元史巴而朮阿而忒的斤傳。巴而朮阿而忒的斤亦都護。亦都護者。高昌國王主號也。先世居畏兀兒之地。有和林山。二水出焉。曰禿阿刺。曰薛靈哥。一夕。有神光降於樹。在兩河之間。人卽其所而候之。樹乃生瘿。若懷妊狀。自是光常見。越九月。又十日。而樹瘿裂。得嬰兒者五。土人收養之。其最稚者。曰不可罕。旣壯。遂能有其民人土田。而爲之君長。

明外史張昺傳。昺舉成化八年進士。授鉛山知縣。性剛明。不惑神怪。有嫁女者。及壻門而失女。兩家互訟。官不能決。昺行邑界。見大樹妨稼。欲伐之。從者言樹有神。不可伐。昺不聽。率衆往。有衣冠三人拜道左。昺叱之。忽不見。比運斤血注。昺怒。手斧之。卒仆其樹。巢中墮二婦人。言狂風吹至樓上。與三少年俱。其一卽前所嫁女也。

四川總志。神宗萬曆元年。安居二仙石生木。連理。

乾隆初。漳州有一古樹。臥孔道。形甚奇。旁以石屋承之。下可容車騎。望之如城闔。如門闕。根株不辨。了了如棖闌。以藤絡之。密葉青青。不知何代樹也。

同治壬申。武岡州某鄉有老樹一。大可合圍。枯矣。將斷之。不意樹心已空。而中有生成木質。鎗鎚刀矛數十事。經里正報官。驗之而收諸庫。

寶應城東門有屋一區。故劉氏產也。王文勤公凱泰幼時讀書其家。偶食椒。見其青葱可愛。因以一枝插地上。曰。若吾他年讀書有成。則此枝當活。閱三十餘年。高過屋檐。文勤以道光丙午登賢書。庚戌成進士。同治時。由編修擢浙臬。俄移粵藩。遂遷閩撫。而此屋亦爲其所有。其樹更盛。久之。或言椒不留子。苞一啟。子卽墮落。恐不利於子孫。乃議伐之。其次媳爲俞曲園之長女。力阻之。不可。未及二年。文勤自臺灣歸。卒於福州。妻劉夫人則先文勤二月而卒。

光緒時。某官藏古器甚多。有插屏一架。以木爲之。屏上現一農夫扶犁叱犢狀。鬚眉畢現。栩栩如生。耕牛亦活潑可愛。諦視之。非繪非刻。蓋木中自然之影也。質之主人。則曰。此爲臺灣所產之奇木。其皮質與常木無異。惟解剖而中分之。則紋理顯然。宛如大理石。山水

人物之狀。無一不具。人初莫明其故。按之物理學。蓋此樹有攝力。能攝前後左右之景物。而留其影於樹中。如西法攝影術然。遂名爲攝影樹。土人甚珍視之。一片值數百金。

京師某園有李樹一。與櫻樹相隔尋丈。忽枝幹交插。兩樹合抱。都人呼之曰李連櫻。咸謂若不斬此。國無太平之日。未幾。而遂有權閣李蓮英用事矣。

西寧府城西北四十里。有塔爾寺。土人呼爲塔兒寺。寺有貝多樹數株。大皆十圍。一葉上有自然

佛像。作端坐狀。喇嘛甚寶之。建高屋庇其四周。屋皆覆以金瓦。上留孔罅。微漏天日。其樹身以黃緞重重裹之。蒙人入寺禮佛後。必焚香膜拜樹下。若欲乞一葉。必獻數金於喇嘛。謂爲請佛一尊。

波羅樹。原植於廣州南海廟中。相傳蕭梁時。西域達奚司空所種。他處所有。皆自此分出。葉如頻婆而光潤。生五六年。至徑尺。削去其杪。以銀鍼釘腰。卽結實。實不以花。自根而榦。而枝條。皆有實纍纍。若不實。則刀斫樹皮。有白乳湧出。凝而不流。則實。故亦名刀生果。總管木。瓊州黎峒所產。紅紫色。中有黑斑。可避惡獸諸毒。故名。黎人若中獸毒。研末敷之。卽消。蛇若與之接觸。骨卽斷。聞其香。卽顛伏不能動。土人以之作手釧。天足婦女採藥入山下田刈稻。均戴之一丈之內。蛇避而不近。

雜樹類

松

錄異記。婺州永康縣山亭中有枯松樹。因斷之。誤墮水中。化爲石。取未化者。試於水。隨亦化焉。其所化者。枝幹及皮。與松無異。但堅勁。有未化者數段。相兼留之。以旌異物焉。五行志。元至元二十一年。明州松樹結實。其大有盈尺者。八月。汴梁祥符邑中樹木。一夕。皆有濕泥塗之。

續夷堅志。徐偉官京兆。夢一老人。白首而長身。身穿綠袍。謂偉曰。某他日有斧斤之厄。幸爲保全之。偉不知所以然。然夢異。不忘也。及移守泰安。會嶽廟災。詔復修之。境內大木皆砍採。砍東六十里菜蕪之高白村。有古松。幹柯茂盛。蔭蔽二畝。鄉社相傳爲數百年物。亦在採擇之數。鄉人父老哀告於偉。偉因悟前夢。力爲營護。竟免斬伐。是夕。夢有來謝者。土人立祠其側。

香山縣之鳳凰山。有萬年松數株。西人架梯取之。其松忽上忽下。隨梯轉移。西人怒。用鳥槍擊之。連發數十槍。卒不能得。松至乾隆時。猶青葱如故。

柏

册府元龜。武陵王紀將僭號。妖怪非一。其最異者。內寢柏殿柱。繞節生花。其莖四十有六。蠶靡可愛。狀似蓮花。識者曰。王敦杖花。非德事也。紀元號天正。與蕭棟暗合。僉曰。天字二人也。正字一止也。棟紀僭號。各一年而滅。

南史侯景傳。景矯詔禪位時。都下王侯庶姓五等廟樹。咸見殘毀。惟文宣太后廟四周柏樹獨鬱茂。及景篡修南郊路。僞都官尙書呂季略說景。令伐此樹。以立三橋。始斫南面十餘株。再宿悉槨生。便長數尺。時既冬月。翠茂若春。賊乃大驚。惡之。使悉斫殺。識者以爲僵柳起於上林。乃表漢宣之興。今廟樹重青。必彰陝西之瑞。

行營雜錄。大中祥符六年。絳州彰明縣崇仙觀柏柱上。有木文。如畫天尊狀。毛髮眉目。衣服履鳥。纖縷悉備。知州比部員外郎劉宗言。遂繪事奏聞。奉旨。令津置赴闕。送玉清昭應宮。今川民皆圖畫供奉之。

遜齋閒覽。余尙書靖慶曆中。知桂州。州境窮僻處有林木。延袤數十里。每至月盈之夕。輒有笛聲發於林中。甚清遠。土人云。聞之已數十年。終不詳其何怪也。公遣人尋之。見其聲自一大柏中出。乃伐取以爲枕。聲如期而發。公甚寶惜。凡數年。公之季弟欲窮其怪。命工解視之。但見木之文理。正如人月下吹笛之像。雖善畫者不能及。重以膠合之。則不復有。

聲矣。

第。墨客揮犀。壺山有柏樹一株。長數尺。半化爲石。半猶是堅木。蔡君謨見而異焉。因運置私

太平清話。南渡時。高麗國進陰陽柏二株。僅二尺許。高宗以賜王綯。綯種永懷寺殿庭之左右。柏高與殿齊。每歲。左花則右實。右花則左實。

吳江縣志。震澤寺古柏。前賢多有題詠。蓋數千年物也。崇禎甲申。漸就枯萎。後併其根。剔去矣。先是寺旁竹圃中。忽開一花。如木芍藥。五色爛然。旁無枝葉。土人施姓者見之。以爲下必有異。掘之。盡花之莖。有細絲緣絡土中。絲斷亦無所見。又閱月。復於近柏處開一花。又掘之如前。其絲蜿蜒丈許。得物圓大如土茯苓。碎之。中有物。宛然一鹿也。頭角項足俱肖。於是爭往穴。見柏根如環。大可二十圍。色光潤而清芬。觸手皆有細絲纏聯其間。跡絲求之。取若茯苓者數石。或爲人形。或爲禽獸。土人鬻之。多得善值。是歲。客有從湖州來。道遇寄舟者。服製樸古。而形神顛顛。問其姓。曰柏。問其家若何。曰曩頗饒。今衰矣。問何往。曰將之杭州。今日色已晡。欲宿於震澤之普濟寺。既至。蟻舟寺前。趨而入。顧旁人曰。少待。卽歸汝。值久之不出。遍索寺中。無若人。而古柏下瓦礫間。拾碎鏹少許。則適符寄舟值也。

俗傳此能爲人云。

道光時。仁和丁心和嘗見柏著花而作詩曰。世間那有著花柏。怪底嬌紅亂深碧。藤蘿附甲始何年。纓絡垂身已無隙。直似客喧將主奪。幾疑柯改還葉易。飄飄天女散千花。一一紅妝登百尺。貞操絕豔兩纏絲。老幹柔條難擘畫。美人無計出手攀。過客有情空目逆。卻遇高賢爲品題。便作甘棠增愛惜。韋偃筆下未能圖。孔明廟前無此迹。莫嫌脂粉汗顏色。不礙廣平心鐵石。

浙江臬署。卽岳武穆王之孫珂故宅。宋孝宗旣悉岳冤。就其故宅建廟。名曰忠祐。中有流芳亭。精忠柏必當時所植。柏枯已久。牘幹丈餘。初不知其化石也。光緒季年。崔永安爲臬司。宴同僚署中。見其文理似木。而質與石同。曰是殆化石矣。以鐵器擊之。火星射出。確已作石。衆皆爭取。遂成數段。後餘六段。各長尺餘。已遷之西湖岳墓矣。

岱廟在泰安城西北。祀東嶽泰山之神。秦漢以來已有之。地方十畝。門閣五六重。大山門之東角爲炳靈殿。相傳泰山有五子。至聖炳靈爲其第三子也。殿前曠地。有漢柏六株。時在季冬。望之已若枯死。至春。則尙蒼翠如他樹。又有柏數百森列庭中。任舉其一。至少數百年。或且千年以上物也。其西角爲延禧殿。殿前唐槐一株。一根分三幹。一幹中劈。可容

一人有明人甘一驥大書唐槐二字。碑語有之。故家喬木。其此之謂歟。
蘇州鄧尉山有司徒廟。在青芝山北。額其門曰柏因社。曰香林第一殿。供鄧司徒像。相傳
神爲鄧禹。然無碑志可考。或又以爲馮異者。謂廟有大柏樹。卽大樹將軍也。不知雲台諸
將何以成神於此。夫山之以鄧尉著。猶之孤山之以林處士著。以其爲高人之所棲也。顧
獨以祀鄧司徒聞。豈以尉卑官末秩。不如司徒之位尊多金耶。殿東客座楹間。懸銅井山
人潘遵祁歸安吳雲聯各一。銅井山人聯曰。此中祇許鸞鳳宿。其上應有蛟螭蟠。吳雲聯
曰。清奇古怪畫難狀。風火雷霆劫不磨。皆就大柏言也。所謂清奇古怪者。四柏名也。下塔
向堂東。有大柏七株。圍以鐵欄。而中有四株尤奇拔。一植立如笏。意氣端重。厥字曰清。一
幹尤巨。圍十抱。而蒼皮左紐。旋螺透頂者。謂之古。其東北隅有一株。稍小而莖理亦拗。旋
作螺形也。古之西不數武。有一株。偃莖橫臥。而矯舉其梢。綠葉毵毵。枝柯側擎。宛如青獅
踞地昂首。鬣鬣離披。攫爪欲搏者然。又一株。相去十數武。在此株南者。亦已根仆橫地。而
二。矯尾厲角。若游龍。生意鬱如。則所謂奇與怪也。相傳此兩株原係一株。爲雷所劈。剝而爲

梓

搜神記。秦時武都故道有怒特祠。祠上生梓樹。秦文公二十七年。使人伐之。輒有大風雨。樹創隨合。經日不斷。文公乃益發卒。持斧者至四十人。猶不斷。士疲還息。其一人傷足不能行。臥樹下。聞鬼語樹神曰。勞乎攻戰。其一人曰。何足爲勞。又曰。秦公將必不休。如之何。答曰。秦公其如予何。又曰。秦若使三百人被髮。以朱絲遶樹。赭衣灰塗伐汝。汝得不困耶。神寂無言。明日病人語所聞。公於是令人皆衣赭。隨斫創。塗以灰。樹斷。中有一青牛出。走入豐水中。其後青牛出豐水中。使騎擊之不勝。有騎墮地復上。解髻被髮。牛畏之。乃入水不敢出。故秦自是置旄頭騎。

漢書五行志。元帝初元四年。皇后曾祖父濟南東平陵王伯墓門梓柱。卒生枝葉。上出屋。劉向以爲王氏貴盛。將代漢家之象也。後王莽篡位。自說之曰。初元四年。莽生之歲也。當漢九世王德之厄。而有此祥。興於高祖考之門。門爲開通。梓猶子也。言王氏當有賢子。開通祖統。起於柱石。大臣之位。受命而王之符也。

搜神記。吳聶友。字文悌。豫章新淦人。少時貧賤。常好射獵。夜照見一白鹿。射中之。明尋蹤。血既盡。不知所在。且已饑困。便臥一梓樹下。仰見射箭著樹枝上。視之。乃是昨所射箭。怪其如此。於是還家齎糧。率子弟持斧以伐之。樹微有血。遂裁截爲板二枚。牽著陂塘中。板

常沈沒。然時復浮出。出家輒有吉慶。每欲迎賓客。常乘此板。忽於中流欲沒。客大懼。友呵之。還復浮出。仕官大如願。位至丹陽太守。在郡經年。板忽隨至石頭。外司白。云。濤中板入石頭來。友驚曰。板來必有意。卽解職歸家。下船便閉戶。二板挾兩邊。一日卽至豫章。爾後板出。便反爲凶禍。家大軼軻。今新淦北二十里餘。曰封溪。有聶友截梓樹板濤。牂牁處有梓樹。今猶存。乃聶友向日所裁。枝葉皆向下生。

五行志。熙寧元年三月。簡州木連理。是歲。英州因雷震。一山梓樹盡枯。而爲龍腦。價爲之賤。至京師。一兩纔值錢一千四百。二年。建州民楊緯言。元年三月。大雷雨。所居之西。有黃龍見。下獲一木如龍。而形未具。七月。大雷雨。復有龍飛其下。及霽。木龍尾翼足皆具。歸合舊木。宛然一體。圖象以進。

檜

册府元龜。莊宗同光元年十二月。亳州太清宮道士奏。聖祖元元皇帝殿前枯檜再生枝。圖畫以進。按瀨鄉記。此樹枯來莫知年代。自高祖神堯皇帝武德二年。太上老君見於晉州羊角山。語樵人吉善行。云。爲報唐天子。吾是爾遠祖。亳州曲仁里。是吾肇生之地。有枯檜重榮。唐祚永興。高祖遂於羊角山置興唐觀。其地改爲神仙縣。封羊角山爲龍角。旣至

亳州果有枯檜樹復生枝。鬱後因安祿山僭號之時。萎悴。及祿山殄滅。元宗翠華歸。奏枝葉復榮。今年十月中。又於其上再生一枝。約長二尺。聳身直上。迥出凌虛。葉密枝繁。獨異衆木。勅當聖祖舊殿。生枯檜新枝。應皇家再造之期。顯大國中興之運。同上林。仆柳。祥既協於漢宣。比南頓嘉禾。瑞更超於光武。宣標史冊。以示寰瀛。宜委本州太清宮副使。常加簡察。兼令功德使。差道士一人。往彼告謝。仍付史館編錄。

話腴。真廟朝寢殿側有古檜。秀茂不羣。名御愛檜。然橫礎殿簷。真皇意欲去之。一夕。風雷轉摺其枝。時以爲瑞。

桐

異苑。句章人吳平州門前。忽生一株青桐樹。上有謠歌之聲。平惡而斫殺。平隨軍北征。首尾三載。死桐歛。自還立於故根之上。又聞樹巔空中歌曰。死桐今更青。吳平尋當歸。適聞殺此桐。已復有光輝。平尋復歸。

冊府元龜。王晏爲驃騎大將軍。其父普耀齋前柏樹。變爲梧桐。論者以爲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及晏敗。果如之。又未敗前。見梧桐子。悉是大蛇。就視之。猶木也。晏惡之。乃以紙裹桐子。猶紙內搖動。簌簌有聲。晏子德元所居帷屏。無故有血灑之。晏於北山廟答。

賽夜還。晏旣醉。部伍亦飲酒。羽儀錯亂。前後十餘里中。不復相禁制。識者云。此勢不復久也。後數日。被誅。

續西陽雜俎。臨瀨西北有寺。寺僧智通。常持德華經入禪。每晏坐。必求寒林靜境。殆非人所至。經數年。忽夜有人環其院呼智通。至曉。聲方息。歷三夜。聲侵戶。智通不耐。應曰。汝呼我何事。可入來言也。有物長六尺餘。皂衣青面。張目巨吻。見僧。初亦合手。智通熟視良久。謂曰。爾寒乎。就是向火。物亦就坐。智通但念經。至五更。物爲火所醉。因閉目。開口。據爐而斲。智通覩之。乃以香匙舉灰。火寘其口中。物大呼起走。至闔。若蹶聲。其寺背山。智通及明。視蹶處。得木皮一片。登山尋之。數里。見大青桐樹。稍已童矣。其下凹根。若新缺然。僧以木皮附之。合無蹤隙。其半有薪者。創成一蹬。深六尺餘。蓋魅之口。灰火滿其中。火猶熒熒。智通以火焚之。其怪遂絕。

槐

西陽雜俎。陳樸。元和中。住崇賢里北街。大門外有大槐樹。樸常黃昏。徒倚窺外。見若婦人及狐犬老烏之類。出入樹中。遂伐視之。樹三槎。一槎空中。一槎有獨頭栗一百二十。一槎中襪一死兒。長尺餘。

北夢瑣言。唐相國李公福。河中有宅。庭槐一本。抽三枝。直過當舍屋脊。一枝不及。相國同堂昆弟三人。曰石。曰程。皆登宰執。唯福一人。歷鎮使相而已。近者石晉朝。趙令公家。庭有糯米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詣其鄰里問人云。此家合有登宰輔者。里叟曰。無之。令公先德。小字相之兒。得非此應乎。術士曰。王氣方盛。不在身。當其子孫爾。後中令由太原判官大拜。出將入相。則前言果效矣。凡士之宦。非止一途。或以才升。或以命遇。則盛衰之氣。亦隨人而效之。向者槐棗異常。豈非王氣先集耶。不然。何榮茂挺特。拔聳之如是也。

明外史桂彥良傳。董淳。南陽人。洪武末。爲原武訓導。周王聘爲世子師。尋言於朝。補右長史。以正輔王。端禮門槐盛而枯。淳呈咎徵進戒。王用其言。修省。枯枝復榮。王旌其槐。曰。摠忠。

康熙朝。海寧陳任齋太守。廷益由部郎出守萊州。多惠政。署有老槐。僵枯已久。土人相傳曰。太守明。枯槐榮。至是。果枝葉扶疏。

柳

漢書五行志。昭帝時。上林苑中。大柳樹斷仆地。一朝起立。生枝葉。有蟲食其葉。成文字。曰。

公孫病已立。又昌邑王國社有枯樹。復生枝葉。眭孟以爲木陰類。下民象。當有故廢之家。公孫氏從民間受命爲天子者。昭帝富於春秋。霍光秉政。以孟妖言殊之。後昭帝崩。無子。徵昌邑王賀嗣位。狂亂失道。光廢之。更立昭帝兄衛太子之孫。是爲宣帝。本名病已。京房易傳曰。枯楊生梯。枯木復生。人君亡子。

輟耕錄。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恠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二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貨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姪輩詣先壟。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憂憂不絕。審聽所在。乃是一柏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方止。舉家皇惑。至八日。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眉公見聞錄。柘城縣報稱本縣柳樹內偶出人物。各類人馬冠裳等像。隨爲牧童檢拾。見存可驗。

桑

晉書五行志。永康元年四月。立皇孫臧爲皇太孫。五月甲子。就東宮。桑有生於西廂。明年趙王倫篡位。鳩殺臧。此與愍懷同妖也。是月。壯武國有桑化爲柏。而張華遇害。壯武華之封邑也。

晉書五行志。永嘉二年冬。項縣桑樹有聲。如解材。人謂之桑樹哭。案劉向說。桑者喪也。又爲哭聲。不祥之甚。是時京師虛弱。胡寇交侵。東海王越無衛國之心。至四年冬季而南出。五年春。薨於此城。石勒邀其衆。圍而射之。王公以下至衆庶死者十餘萬人。又剖越棺。焚其屍。是敗也。中原無所請命。洛京亦尋覆沒。桑哭之應也。

十國春秋。唐烈祖本紀。昇元六年。溧水天興寺。桑生木人。長六寸。形如僧。右袒而左跪。衣械皆備。國人號曰須菩提。帝迎至宮中。奉事甚謹。

榆

深澤縣志。成化十二年。趙人莊榆。榦中枯槩。忽生竅。出水。適有病者。止其下。渴飲之。愈。後病者往禱之。飲輒瘥。凡禱。盛以器。則流去。則止。如是者。逾年而息。

肇祖永陵享殿側有榆樹一。高數十丈。蔭庇神殿。大數圍。向東南斜側。枝榦詰屈。狀若虬龍。樹腰有瘿數百顆。土人云。每帝后上賓時。其瘿自隕一枚。

柿

春渚紀聞。三衢毛氏庭中一木。忽中裂。而文成衍字。如以濃墨書染者。體作顏平原書。會其子始生。因以名之。後衍登進士第。官至龍圖閣而終。又晉江尤氏。其鄰朱氏園中有柿木。高出屋上。一夕雷震。中裂。木身亦若以濃墨書尤家二字。連屬而上。不知其數。至於木枝細者。破視亦隨枝之大小成字。尤氏乞得其木。作數百段。分遺好事。字體帶草。勁健如王會稽書。朱氏後以其圃歸尤氏云。

夢溪筆談。木中有文。多是柿木。治平初。杭州南新縣民家析柿木。中有上天大國四字。予親見之。書法類顏真卿。極有筆力。國字中間或字。仍挑起。作尖口。全是顏筆。知其非僞者。其橫畫。卽是橫理。斜畫。卽是斜理。其木直剖。偶當天字中分。而天字不破。上下二畫。并一脚。皆橫挺出半指許。如木中之節。以兩合之。如合契焉。

澤州志。頃王屋山下一人解柿樹。木心紋理。作一佛像。眉目手指。纖悉分明。

棠

續夷堅志。先人宰陵川。泰和甲子元夕。縣學燒燈。有以杏棣棠枯枝。爲剪綵花者。燈罷。家僮乞之。供於縣柱佛屋中。四月十七夜。先夫人焚誦次。乃見杏棠皆作花。眞質相間。先人

會賓示之。以爲文字之祥。爲賦瑞花詩。予年始十五矣。

康熙辛卯。涇縣縣丞山東胡隆延鄭漢林爲塾師。課其二子。時方二月。署中枯棠忽生花五枝。大如牡丹。紅豔可愛。鄭邀同人賦詩紀瑞。意謂主人必有升擢。主人亦雅自負。重久之無應。乾隆乙未。胡之第二子文伯由縣丞仕至安徽巡撫。觀風至涇縣。策馬入舊署。尋覓枯樹。已無存者。鄭氏子孫亦零落不振。謂樹猶如此。人何以堪。爲徘徊竟日去。

銀杏

譚輅齊門外靈殿寺有大銀杏樹。約二抱。爲土人徐鑰氏所購。欲伐。方舉斧。樹出血。樹上有聲。而鑰家火發。遂不敢伐。久之。復爲兄鳴伯所得。竟伐之。今不二十年。徐氏與從兄俱絕嗣。業亦銷滅殆盡。孰謂草木無靈哉。

京西有潭柘寺。中有銀杏一株。數百年物也。俗以帝王樹呼之。每易一朝。則生一幹。咸豐時所生者。爲旁簷所礙。止而不長。同治時所生者。忽爲大風吹折其梢。旋於折梢之一幹旁。復生一枝。一幹兩歧並出。適符光緒宣統兩朝入繼大統之兆。

山桃

異苑。晉義熙中。永嘉松陽趙翌。與大兒鮮。共伐山桃樹。有血流。驚而止。後忽失第三息所。

在經十日自歸。空中有語聲。或歌或哭。翌語之曰。汝既是神。何不與相見。答曰。我正氣耳。舍北有大楓樹。南有孤峯。名曰石樓。四壁絕立。人獸莫履。小有失意。便取此兒著樹杪。及石樓上。舉家叩頭請之。然後得下。

册府元龜。莊宗初嗣晉王時。長柳巷田家有桃樹。伐已經年。舊坎仍在。其仆一朝屹然而起。行數十步。復於舊坎。其家驚駭散走。議者以漢昭帝時上林仆木起立生枝。蟲蠹成文。而宣帝興。今木理成文。仆而重起。亦李氏中興符也。

花異類

全唐詩話。武后天授二年臘。卿相欲詐稱花發。請幸上苑。有所謀也。許之。尋疑有異圖。先遣使宣語曰。明朝游上苑。火急報春知。花須連夜發。莫待曉風吹。於是凌晨名花布苑。羣臣咸服其異。后託術以移唐祚。此皆妖妄。不足信也。凡太后之詩文。皆元萬頃崔融輩爲之。

續仙傳。殷七七。名文祥。又名道筌。常自稱七七。俗多呼之。不知何所人也。周寶嘗師事之。每醉。自歌曰。解醒須臾酒。能開頃刻花。琴彈碧玉調。鑪鍊白朱砂。寶嘗試之。悉有驗。其於種瓜釣魚。若葛仙翁術也。鵝林寺杜鵑花。高丈餘。每春末花爛熳。僧傳言貞元年中。有外

國僧。自天台鉢盂中以藥養其根來種之。自後構飾花院鎖閉。人或窺見。女子紅裳艷麗。遊於樹下。有輒採花折枝者。必爲所崇。俗傳女子花神也。所以人共保惜。故繁艷異於常花。其花欲開。探報分數。節度使賓寮官屬。繼日賞翫。其後一城士女。四方之人。無不以酒來遊賞。寶一日謂七七曰。鵠林之花。天下奇絕。嘗聞能開非時之花。此可開否。七七曰。可也。寶曰。今重九將近。能副此日否。七七諾之。乃前三日往鵠林寺宿焉。中夜女子來謂七七曰。道者欲開此花耶。七七乃問何人。深夜至此。女子曰。妾爲上元所命。下司此花。在人間已逾百年。非久卽歸閬苑去。今與道者共開之。非道者無以感妾。於是女子倏然不見。來日晨起。寺僧或訝花漸折藥。及九日爛熳如春。乃以聞寶。一城士庶異之。遊賞復如春。夏間。數日花俄不見。亦無花在地。後七七遇到官寮家。適值會賓次。主與賓趨而迎之。有佐酒倡優。共輕侮之。七七乃白主人。欲以二粟爲令可乎。咸喜謂必有戲術。共卜歡笑。乃以粟巡行。嗅者皆聞異香。驚歎。惟佐酒笑七七者二人。嗅之。化作石。綴於鼻。掣不落。但言穢氣不可堪。二人共起狂舞。花鈿委地。相次悲啼。粉黛交下。優伶輩一時咸舞。鼓樂自作聲。頗合節奏。曲止而舞不已。一席之人。笑皆絕倒。久之。主人祈謝於七七。有頃。石自鼻落。復爲粟。傳之皆有異香。及花鈿粉黛如舊。略無所損。咸敬事之。又七七酌水爲酒。削木爲

脯使人退行。止船卽住。呼鳥自隨。唾魚卽活。撮土畫地。狀山川形勢。折筍聚蟻。變城市人物。有人曾經行處。見之。言歷歷皆似。但小狹耳。凡諸術不可勝紀。

優曇鉢羅花。西域種也。簡稱之亦曰曇花。世稱曇花一現。若以爲幻夢之空花耳。不知佛書所言。卽座湧蓮花之比。事固神奇。樹亦實有也。舊傳滇南有三樹。一在大理府和山之麓。稱和山花。大理有四景。上關花。下關風。蒼山雪。洱海月。上關卽和山花。卽優曇鉢羅也。樹高可六七丈。似桂。花白色。十二瓣。閏歲則十三。佛日盛開。異香芬馥。中有一穗如种。其樹不知所始。國初曾爲俗僧所毀壞。風雪月終古不改而花亡矣。一在雲南城卽省城也。上主廟。府志載廟中優曇。一名娑羅樹。高二十丈。枝葉叢茂。每歲四月。花開如蓮。有十二瓣。閏歲則多一瓣。昔蒙氏樂誠魁時。有神僧菩提巴波自天竺至。以所攜念珠分其一。手植之。自經兵燹。亦毀壞無迹。惟安寧曹溪寺一樹存焉。一在安寧州曹溪寺。安寧州城之北。有湯泉。楊升庵所題天下第一溫泉者是也。溫泉西岸有寺。曰曹溪。寺中曇花一株。扶疏百尺。綠葉似娑羅。有九絲。白花如蓮。分九瓣。香如水沈。有密氣。其心紫色如球。惟不結實。相傳爲西域僧念佛珠所種。康熙壬子四月。花盛開。滇臬許鶴沙屬州牧試採柔條插之。活一枝。是年冬。鶴沙還雲間。遂攜以歸。其明年。茁芽怒生。幹長三尺。喜甚。自爲記。載東還紀。

程中大理本天竺東境阿育王故封雲南安寧與之接壤。仙樹靈根。宜有遺植。吳青壇嶺南雜記載曇花似百合花而色紫。合二十三朶攢爲一朶。香烈異常。吳寶崖曠園雜志載武林沈氏園有曇花一株。得自泉州仙遊縣西山龍華寺僧。根如芋。葉如蒲。高七八尺。花從葉吐。一蒂三十餘花。外殷紫。內微紅。似辛夷。香極清。二書所言同是一種。則閩廣之所謂曇花者是也。

滇之優曇鉢羅花。如上述。固一在大理。一在雲南。一在安寧也。而乾隆丙辰。長洲朱象賢遊滇。所見之三株。則皆在雲南。象賢且曰。撫署之一爲最大。高可二丈許。本大可圍二尺。蒼苔斑駁。枝榦夭矯。其外則督署府署各一。皆不及也。其葉其花。略如玉蘭。所異者。大小與香色耳。三四月之交。作花茂者。七八月亦花。花朶大於玉蘭。色白而不潔。花英微綠。每朶九瓣。初開三瓣。其餘含而不放。次日又吐三瓣。中心尙含。第三日。九瓣全舒。則已萎敗。不堪著目。香遠則清。若採折在手。近鼻嗅之。則濁不可耐。以濃郁太甚也。其後。象賢遊安寧州之碧玉泉。渡螳螂川。而至曹溪寺。寺有護花樓。究其所以。乃知樓以護優曇而搆。然樓雖存而花已不可問矣。

王文簡公士禎隴蜀餘聞載順治乙未十一月望夕。鄭州興國寺殿前。忽湧花一枝。似佛

手。表裏皆豎紋。潔白如雪。次日。又湧一花。色紋如前。略如荷花。二十五日。又湧一花。色紋如前。略似牡丹。而大。時人不知。以爲天花。文簡以滇花印之。如荷而白。則正所謂曇花湧現。而似佛手似牡丹。二花色紋既同。其卽爲優曇鉢羅花之變相。亦可見也。

青海有島。島有花。色紅如罌粟。葉光厚。如薔薇。四月花初放。僅六瓣。自此一月增一瓣。至十月。增至十二瓣。不再增。冬月卽落。遇閏亦不增。惟閏年遲落一月耳。異香芬馥。土人稱爲佛種。種此以鎮海島。寺院中大率有之。

英人嘗至南洲荒島。見有奇花。其葉周十畝。花大如車輪。歸以其女主維多利亞之名。名之。而江西之廬山亦有此花。人莫知其名。程子大謂卽維多利亞花之寶相。以菩薩蠻詞詠之。曰。靈根不伴孤山雪。茜魂偷葬廬山月。絕代本孤清。人間浪得名。不曾邀十姊。共逐風姨死。賸欲訪西家。維多利亞花。

雜花類

梅。

龍城錄。隋開皇中。趙師雄遷羅浮。一日。天寒日暮。在醉醒間。因憩僕車於松林間。酒肆旁。舍見一女人。淡妝素服。出迓師雄。時已昏黑。殘雪對月色微明。師雄喜之。與之語。但覺芳

香襲人。語言極清麗。因與之扣酒家門。得數杯。相與飲。少頃。有一綠衣童來。笑歌戲舞。亦自可觀。頃醉寢。師雄亦懵然。但覺風寒相襲。久時東方已白。師雄起視。乃在大梅花樹下。上有翠羽。啾嘈相須。月落參橫。但惆悵而已。

道光初。阮文達督粵。重修書院。有梅百餘年物也。礙於建屋。命工移之後院。將枯死矣。一夕。大風雨不止。清晨視之。則依然暢茂。文達因題之爲返魂梅。

儀徵城東十餘里有古梅一株。大可蔽牛。五幹並出。相傳爲趙宋時物。康熙時。樹忽死。垂四十年。復活。枝幹益繁。花時光罩一院。香溢數里。文達因亦題之曰返魂梅。

李

雲仙雜記。伍貫卿居沅陵。家有李花一株。月夜。奴婢遙見花作數團。如飛仙狀。上天去。花上露水。倏然作雨。數千點。花亡矣。

牡丹

妖化錄。宣和七年。京城諸園苑中。盛夏六月間。牡丹皆開。始作金色。又變異色而退。諸柳皆生黃花。大如林檎。萼結子。淡黃色。食之微苦。又瓜圃中。瓜生雙蒂。酸不堪食。

贛州府志。洪武六年癸丑冬十月。州人呂氏手植白牡丹於庭。冰雪中盛開。狀若玉盤。盃照耀風日。

康熙丙午十一月。德清吉祥庵牡丹開十一蕊。士女遊賞者甚衆。

康熙戊戌九月。蘇州西禪寺有牡丹一本。葉皆彫落。開花一朵。淡紅鮮嫩。雜於菊花叢中。施一山作二絕句以詠之。云。別擅輕紅色。重開黃菊時。寶花應說法。無葉亦無枝。漫道梨花瑞。茲花瑞若何。我來看霜葉。竟作踏春歌。

錢塘梁秋潭茂才文泓以復園牡丹十月作花。因賦詩曰。穀雨收時翠葉新。已拚隔歲再相親。儻來富貴原難料。未及開春及小春。

福建惠安縣有青山大王廟。階下多黑牡丹。花開時。有數百朵。皆向大王神像而開。移神像。花亦轉面向之。

芍藥

補筆談。韓魏公慶曆中。以資政殿學士帥淮南。一日。後園中有芍藥一幹。分四岐。岐各一花。上下紅。中間黃蕊。間之。當時揚州芍藥未有此一品。今謂之金纏腰是也。公異之。開一會。欲招四客以賞之。以應四岐之瑞。時岐公爲大理評事通判。王荊公爲大理評事僉判。

皆召之。尙少一客。以州鈐轄諸司使。忘其名官最長。遂取以充數。明日早衙。鈐轄者或申狀暴泄不至。尙少一客。命以過客歷求一朝官足之。過客中無朝官。惟有陳秀公。時爲大理寺丞。遂命同會。至中筵。剪四花。四客各簪一枝。甚爲盛集。後三十年間。四人皆爲宰相。

梨花

唐書杜景佺傳。延載元年。檢校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后嘗秋季出梨花示宰相。以爲祥。衆賀曰。陛下德被草木。故秋再華。周家仁及行葦之比。景佺獨曰。陰陽不相瀆。倫瀆卽爲災。故曰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今花木黃落。而木復華。瀆陰陽也。竊恐陛下布德施令。有所虧紊。臣爲宰相。助天治物。治而不和。臣之咎也。頓首謝罪。后曰。眞宰相。

石榴

齊始興簡王鑑傳。鑑。高祖第十子也。初封廣興郡王。後改封始興。自晉以來。益州刺史。皆以良將爲之。宋泰始中。益州市橋。忽生小洲。道士邵碩見之曰。當有貴王臨州。劉亮爲刺史。齋前石榴樹。凌冬生花。亮以問碩。碩曰。此謂狂華。宋諸劉滅亡之象。後二年。君當終。後九年。宋當滅。滅後。有王勝憲來作此州。永明二年。武帝不復用諸將爲益州。始以鑑爲益

州刺史督益寧二州軍事。加鼓吹一部。勝熹反語爲始興。言於此乃驗。寶應卞頌臣制軍寶第幼年讀書於南門城樓。早出暮歸。率以爲常。城樓有寺曰觀音樓。老僧湛圖憐其貧。時陷以齏粥。太夫人貰屋城隅。紡績以佐中饋。又爲人浣衣。庭側有石榴一株。久不著花。是年冬。嚴寒積雪旬日。忽絳英照人。則石榴花吐艷也。里人大駭。以爲不祥。制軍亦竊竊憂之。太夫人顧而笑曰。吾家衰落。至汝輩而已極。縱有不祥。更無有不祥。如今日者。吾聞土旺則木滋榮。意者汝將光大門閭乎。次年制軍舉於鄉。及貴。太夫人特命於里第建一廳。顏曰榴瑞堂。以示不忘。

菡萏

杜陽雜編。元載薰輝堂前池中有碧芙蓉。香潔菡萏偉於常者。載因暇日憑欄以觀。忽聞歌聲清響。若十四五子唱焉。其曲則玉樹後庭花也。載驚異。莫知所在。及審聽之。乃芙蓉中也。俯而視之。聞喘息之音。載惡之既甚。遂剖其花。一無所見。卽祕之。不令人說。及載受戮。而逸奴爲平盧軍卒。人故得其實。

海棠

武林王丹麓家之牆東草堂。初植秋海棠一二本。數年而蔓衍堦砌。康熙乙丑。忽發奇葩。

千朶。經月不落。其旁復有三四如蝴蝶。家人異之。爲護其根。布其子。及明年。子出。無異。而原本所發。亦如常花。乃離原本尺許。見花心。複起一花。如重台。細視叢中。乃有千瓣。如洛陽花者。六瓣如桃者。五瓣如梅如蘭者。越日再視。或若山茶之初放。或若牡丹之半謝。至蓓蕾似垂絲。含蒂似石榴。碎翦如秋紗。其花或大或小。其心或連或散。其色紅白深淺。種種奇幻。莫可名狀。

查蓮坡有別業在曲周。某歲十月。庭中海棠。忽於雪中盛開。津門閨秀許雪棠賦詩以紀之。云。移從香國種無雙。幾見凌寒夜不降。日映輕紅嬌帶淚。風扶弱質笑迎窗。朱門舊許宜春睡。冷院新看伴玉釭。却恨社公無好句。空教十月渡寒江。汪西顥津門雜事詩云。不櫛書生不畫眉。傳來豔絕海棠詩。若教玉杵稱才子。壓倒樓頭舊婉兒。蓋指雪棠之過時不嫁也。

竹異類

誠齋雜記。漢武帝時有竹王。興於豚水。有一女子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去。聞有聲。持歸破之。得一男兒。遂雄夷濮氏。竹爲姓。所損破竹。於野成林。王詞竹林是也。王嘗從人止大石上。命作羹。無水。王以劍擊石出水。

唐書五行志。開元二年。終南山竹有華。實如麥。嶺南亦然。竹並枯死。是歲大饑。民採食之。占曰。國中竹柏枯。不出三年。有喪。

輟耕錄。白廷玉先人。號湛淵。錢塘人。家多竹。忽一竿上岐爲二人。皆異之。賦雙竹杖詩。未幾。先生有二子。或以爲先兆云。

明通紀。廣州盜黃蕭養圍廣州。殺副總兵都指揮使王清。遂僭稱東陽王。蕭養者。南海沖鶴堡人。貌甚陋。眇一目。而有智數。坐強盜。坐郡獄踰年。所臥竹牀。皮忽青色。漸生竹葉。同禁者。江西一商人。謂曰。此禎祥也。因教以不軌。使人藏利斧飯桶中。越獄而出。凡十九人。其黨艤舟以待。遂遁入海。嘯聚羣盜。赴之如歸。旬月間。至萬餘人。

永昌府志。永平民有受值爲人傭作者。以他役逾期不赴。主人怒而逐之。哀求不納。哭而去。曰。去則母無以食。奈何。行未幾。倦臥道傍。夢一人撫其背。曰。無傷也。某山之原有竹。試往攀而搖之。可得米以養。覺而憶其山。舊遊也。往之。竹下果得米。於時萬曆庚寅辛卯間也。滇中一時所在皆有之。晉寧楊全太守。時爲司徒郎。出差歸里。及入京。攜以餽。其米非稻非麥。長三倍。稻禾作粥不稠濁。爲飲潤而甘。微帶清香。

夢溪筆談。近歲延州。永寧關大河崩。入地數十尺。土下得竹筍一林。凡數百莖。根幹相連。

悉化爲石。適有中人過。亦取數莖去。云欲進呈。延郡素無竹。此入在數十尺土下。不知其何代物。無乃曠古以前。地卑氣濕而宜竹耶。婺州金華山有松石。又如桃核蘆根蛇蟹之類。皆有成石者。然皆其地本有之物。特可異耳。

宋說部言竹六十年一開花。道光初。南海縣有竹開花。結實如米。其花中含細穗。若絲縷穿成者。淡青色。長二三寸。旣花卽死。咸豐丁巳五月。江西玉山縣署中。竹盡花。千竿蠹蠹。葉盡焦黃。闔邑次第皆然。竹亦因而死。而已酉之江寧。辛酉之紹興。同治庚午之武昌。竹亦皆花。江寧紹興之竹。不知其年。未幾被粵寇。武昌則無他異。竹亦未六十年也。福建永定武平山中產竹。每節皆有佛像。而目口鼻。惟妙惟肖。土人用以爲杖。謂之定光佛仗。龍崖亦產之。或云。猶不僅此兩處也。

五穀異類

韓詩外傳。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期三年。果有越裳氏重九譯而至。獻白雉於周公。道路悠遠。山川幽深。恐使人之未達也。故重譯而來。周公曰。吾何以見賜也。譯曰。吾受命國之黃髮日久矣。天之不迅風疾雨也。海不波溢也。三年於茲矣。意者中國

殆有聖人。蓋往朝之。於是來也。周公乃敬求其所以來。詩曰。於萬斯年。不遐有佐。異苑。涼州張駿。字公彥。九年。天雨五穀於武威燉煌。植之。悉生。因名天麥。

冊府元龜。肅宗二年七月。朔方節度郭子儀奏。寧翔縣界荒地。廣十五里。有黑禾穀。出遍地。每日側近百姓掃盡。經宿還生。前後可得五六千石。其禾圓實。味甘美。臣以爲天啟興王。瑞先百穀。故漢稱雨粟。周頌來麩。豈瑞禾自出家。給人足。蓋陛下富教安人。務農敦本。光覆社稷。康濟黎元之應也。臣不勝大慶。

酉陽雜俎。賈相公在滑州。境內大旱。秋稼盡損。賈召大將二人。謂曰。今歲荒旱。煩君二人救三軍百姓也。皆言苟利軍州。死不足辭。賈笑曰。君可辱爲健步。乙日當有兩騎。衣慘緋。所乘馬蕃步鬣長。經市出城。君等蹤之。識其所滅處。則吾事諧矣。二將乃裹糧衣皂。行尋之一。如賈言。自市至野。二百餘里。映大冢而滅。遂壘石標表誌焉。經信而返。賈大喜。令軍健數百人。具畚鍤。與二將偕往其所。因發冢。獲陳粟數十萬斛。人不之測。

五行志。崇寧五年。河南府保德軍慶瀾潭。冀府州崑嵐軍禾合穗。淮西路民田。旣割。復生實。

宋史魏惠憲王愷傳。王諱愷。莊文同母弟也。淳熙元年。判明州。輟屬邑田租以贍學。得兩

歧麥。圖以獻。帝復賜手詔曰。汝勸課藝植。民不遊惰。宜獲瑞麥之應。

續夷堅志。鳳翔虢縣大子莊。庚子歲。郝氏穀田八十畝。每莖一葉一小穗。至十二數。并大穗爲十三。試割一叢治之。得穀十升。明年。郝使統軍萬人。佩金印虎文。偏將李隨魯見古有一莖九穗。蓋不如是之多也。

元史不忽木傳。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以爲瑞。不忽木語之曰。汝部內所產盡然耶。惟此數莖耶。曰。惟此數莖爾。不忽木曰。若如此。旣無益於民。又何足爲瑞。遂罷遣之。

明外史宗室與權傳。盱眙民進瑞麥。與權請薦宗廟。帝曰。以瑞麥爲朕德所致。朕菲薄不敢當。其必歸之祖宗。御史言是也。

廣西通志。永樂中。宋村嘉禾生。禾結一大實。如雞卵。好事者以金飾爲酒盃。明故老有及見者。今失所在。

福州駐防某前鋒從征漳州時。夜經田隴。見稻中發光燦然。初以爲螢也。然光搖而長。心知其異。潛入稻中察之。則一稻莖上。綴粟如豆。取歸諦視。粟上現一觀音。衣裙及瓔絡皆具。金容滿月。誠異寶也。

武昌漢陽門內舊有明陳友諒廣積倉基。後爲民居。康熙甲子。有於地中掘得黑米者。黑

如漆。堅如石。炒之卽鬆。研爲末。謂可治膈症。價值兼金。

某歲太湖縣饑饉。於山中得黑米。不知何時窖藏地中者。縣延數山。不可勝計。全活窮民無算。大吏入告。並以米進呈。聖祖御製詩紀其事。函少許藏之。米中邊皆黑而不朽腐。猶有味。婺源戴秀才冕家。嘗於圃中治地。亦得黑米數石。

光緒己亥夏。蘇松太各屬農人。嘗於土中掘得黑米。其形質與米無異。迷信家以爲有兵災之兆。然庚子拳亂。八國聯軍入京。而南方固無恙也。或謂是爲礦物。然不見於平時。獨見於是年。是又理之所不可解者。謂有奸人埋之以惑人聽。然又何從得此多量之黑米而遍埋之耶。

菜蔬異類

搜神後記。新野趙貞家園中種葱。未經抽拔。忽一日。盡縮入地。後經歲餘。貞之兄弟相次分散。

夢溪筆談。菜有中蕪菁菘芥之類。遇旱。其標多結成花。如蓮花。或作龍蛇之形。此常情。無足怪者。熙寧中。李賓客及之知潤州。園中菜花。悉成荷花。仍各有一佛。坐於花中。形如雕刻。莫知其數。暴乾之。其相依然。或云。李君之家。奉佛甚篤。因有此異。

輟耕錄。揚州至正丙申丁酉間。兵燹之餘。城中屋址。徧生白菜。大者重十五斤。小者亦不下八九斤。有齊力人所負。纔四五窠耳。亦異哉。

果蔬異類

山海記。明霞院美人楊夫人喜報帝曰。酸棗邑所進玉李。一夕忽長清陰數畝。帝沉默甚久。曰。何故而忽茂。夫人云。是夕院中人聞空中有千百人語言云。李木當茂。洎曉看之。已茂盛如此。帝欲伐去。左右或奏曰。木德來助之應也。又一夕。晨光院周夫人來奏云。院中楊梅。一夕忽爾繁盛。帝喜問曰。楊梅之盛。能如玉李乎。或曰。楊梅雖茂。終不敵玉李之盛。帝往院觀之。亦自見玉李繁茂。後楊梅同時結實。院妃來獻。帝問二果孰勝。院妃曰。楊梅雖好。味頗清酸。終不若玉李之甘。苑中人多好玉李。帝歎曰。惡梅好李。豈人情哉。天意乎。後帝將崩揚州。一日。院妃報楊梅已枯死。帝果崩於揚州。

十國春秋。吳賈潭傳。潭爲人。有氣度。不與物競。高祖時。歷官至兵部尙書。潭常見嶺南節度使。獲一橘。大如升。破之。得一赤蛇。數寸。

春渚紀聞。元豐間。禁中有果名鴨脚子者。四大樹。皆合抱。其三在翠芳亭之北。歲收實至數斛。而託地陰翳。無可臨玩之所。其一在太清樓之東。得地顯曠。可以就賞。而未嘗著一

實。裕陵嘗指而加歎。以謂事有不能適人意者如此。戒圃者善視之而已。明年一木遂花。而得實數斛。裕陵大悅。命宴太清以賞之。仍分頒侍從。又朝廷問罪西夏。五路舉兵。秦鳳路圖上師行營憩形便之次。至關嶺。有秦時柏一株。雖質幹不枯。而枝葉略無存者。旣標圖間。裕陵披圖。顧問左右。偶以御筆點其枝間。而歎其閱歲之久也。後郡奏秦朝柏忽復一枝再榮。殿中有記當時奏圖歎賞之語。私相聳異。以謂天人筆澤所加。回枯起死。便同雨露之施。昔唐明皇曉視苑中。時春候已深。而林花未放。顧視左右曰。是須我一判斷耳。亟命取羯鼓鼓曲。未終。而桃杏盡開。卽棄杖而詫曰。是豈不以我爲天公耶。由是觀之。凡爲人君者。其一言一動。固有與造化密契。雖於草木之微。偶加眷矚。而榮謝從之。若響應聲。況於陞黜賢否。意所與奪。生殺貴賤之間哉。

續夷堅志。臨晉上排喬英家業農。種瓜三二頃。英種出西瓜一窠。廣畝二分。結實一千二百顆。他日耕地。瓜根如大椽。辛亥年。定襄士人樊順之親見。明外史陶凱傳。洪武五年。句容民獻嘉瓜同蒂者二。帝御武樓。中書省臣率百官以進。凱奏曰。句容。陛下祖鄉也。聖德和同。國家協慶。故禎祥獨見於此。帝曰。草木之瑞。比比而有。卿歸德於朕。朕何德以堪之。賜其民錢。遣之去。

秦愍王棧傳。汧陽王誠冽。秦康王諸孫。事父端懿。王暨繼母。以孝聞。及薨。醢醬鹽酪不入口。明年。募生嘉禾。一本雙穗。嘉瓜。二實並蒂。以母馬妃早卒。不逮養。追服衰食。蔬者三年。雪中萱草生華。

蕪湖寄書桃。高僅三四尺許。花色淡。與山桃無異。每熟時。其核自開而仁落。以物實之。則經宿而合。人往往作小詩或書納之。以餉友。此寄書桃之名所由昉也。種自西蜀來。

物雜怪類

異苑。晉義熙初。烏傷黃蔡於查溪岸。照射見水際有物。眼光徹其間。相去三尺許。形如大斗。引弩射之。應弦而中。便聞從流奔驚。波浪砰磕。不知所向。經年。與伴共至一處。名爲竹落岡。去先所二十里許。有骨可長三丈餘。見昔射箭貫在其中。因語伴云。此是我往年所射物。乃死於此。拔矢而歸。其夕夢見一長人責誚之曰。我在洲渚之間。無關人事。而橫見殺害。怨苦莫伸。連時覓汝。今始相得。眠寤。患腹痛而殞。

夜怪錄。前進士王洙。字學源。其先琅琊人。元和十三年春擢第。嘗居鄒魯間名山習業。洙自云。前四年時。因隨籍入貢。暮宿滎陽逆旅。值彭城客秀才成自虛者。以家事不得就舉。言旋故里。偶洙因話辛勤往復之意。自虛字致本語及人間目覩之異。是歲自虛十有

一月八日東還。翌日到渭南縣。方屬陰暝。不知時之早晚。縣宰黎謂留飲數巡。自虛恃所乘壯。乃命僮僕輜重。悉令先於赤水店俟宿。聊踟蹰焉。東出縣郭門。則陰風刮地。飛雪蔽天。行未數里。迨將昏後。自虛僮僕既悉令前去。道上又行人已絕。無可問程。至是不知所留矣。路出東陽驛南。尋赤水谷口道。去驛不三四里。有下塢林。月光依微。略辨佛廟。自虛啟扉。投身突入。雪勢愈甚。自虛竊意佛宇之北有住僧。將求委焉。則策馬入其後。纔認北橫數間空屋。寂然無燈燭。久之。傾聽。微似有人喘息聲。遽繫馬於西柱。連問院主和尚。今夜慈悲相救。徐聞人應。老病僧智高在此。適童僕已使出村教化。無得以致火燭。雪若是復當深夜。客何爲者。自何而來。四絕親鄰。何以取濟。今夕脫不惡其病穢。且此相就。則免暴露。兼輟所藉芻藁。分用委質可矣。自虛他計既窮。聞此內亦甚喜。乃問高公生緣何鄉。何故棲此。又俗姓云何。既接恩容。還要審其出處。曰。貧道俗姓安。以本身肉鞍之故也生在磧西。本因捨力隨緣。來詣中國。到此未幾。房院疎蕪。秀才卒降。無以供待。不垂見怪爲幸。自虛如此問答。頗忘前倦。乃謂高公曰。方知探寶化城。如來非妄立喻。今高公是我導師矣。高公本宗。故有如是降伏其心之教。俄則杳杳然若數人聯步而至者。聲言極好大雪。師丈在否。高公未應。聞一人云。曹長先行。或曰。朱八丈合先行。又聞人曰。路甚寬。曹長不合苦。

讓。偕行可也。自虛竊謂人多。私心益壯。有頃。卽似悉造座隅矣。內一人謂曰。師丈。此有宿客乎。高公對曰。適有客來詣宿耳。自虛昏昏然莫審其形質。唯最前一人。附簷映雪。彷彿若見著阜裘者。其人先發問自虛云。客何故踽踽然犯雪。昏夜止此。自虛則具以實告。其人因請自虛姓名。對曰。進士成自虛。自虛亦從而語曰。暗中不可悉揖。請各稱其官及名氏。便聞一人云。前河陰轉運巡官。試左驍衛曹參軍。盧倚馬。次一人云。桃林客副。輕車將軍。朱中正。次一人曰。去文姓敬。次一人曰。銳金姓奚。此時則似周坐矣。初因成公應舉。倚馬旁及論文。倚馬曰。某兒童時。卽聞人詠師丈聚雪爲山詩。今猶記得。今夜景象宛在目下。師丈有之乎。高公曰。其詞謂何。試言之。倚馬曰。所記云。誰家掃雪滿庭前。萬壑千峯在一拳。吾心不覺侵衣冷。嘗向此中居幾年。自虛茫然如失。口呿眸眙。尤所不測。高公乃曰。雪山是我家山。往年偶見小兒聚雪。屹有峯巒之狀。西望故國。悵然因作是詩。曹長大聰明。憑何記得。貧道舊時惡句。不因曹長誠念在口。實亦遺忘。倚馬曰。師丈騁逸步於遐荒。脫塵羈於維繫。巍巍道德。可爲首出儕流。如小子之徒。望塵奔走。曷敢窺其高遠哉。倚馬今春以公事到城。受性頑鈍。闕下桂玉。煎迫不堪。且夕羈旅。雖勤勞夙夜。料入沉微。負荷非輕。常懼刑責。近蒙本院轉一虛銜。意在苦求脫免。昨晚出長樂坡下宿。自悲塵中勞

役慨然有山鹿野麋之志。因寄同侶。成兩篇惡詩。對諸作者。輒欲口占。去就未敢。自虛曰。今夕何夕。得聞佳句。倚馬又謙曰。不揆粗淺。況師丈文宗在此。敢呈醜拙邪。自虛苦請曰。願聞願聞。倚馬因朗吟其詩曰。長安城東洛陽道。車輪不息塵浩浩。爭利貪前競著鞭。相逢盡是塵中老。又曰。日晚長川不計程。離羣獨步不能鳴。賴有青青河畔草。春來猶得慰羈情。合座咸曰。大高作。倚馬謙曰。拙惡拙惡。中正謂高公曰。比聞朔漠之士。吟諷師丈佳句絕多。今此是穎川。況側聆盧曹長所念。開洗昏鄙。意爽神清。新製的多。滿座渴咏。豈不能見示三兩首。以沃羣囑。高公請俟他日。中正又曰。眷彼名公。悉至。何謝兔園。雅論高談。抑一時之盛事。今去市肆苦遠。夜艾興餘。杯觴固不可求。炮炙無由而致。賓主禮闕。慙惡空多。吾輩方以觀心朶頤。而諸公通宵無以充腹。赧然何補。高公曰。吾聞佳語。可以忘於饑渴。祇如八郎。力濟生人。動循軌轍。功城犒士。爲己所長。但以十二因緣。皆從觸起。茫茫苦海。煩惱隨生。何地而可見菩提。何門而得離火宅。中正對曰。以愚所謂。覆轍相尋。輪迴惡道。先後報應。事甚分明。引領修行。義歸於此。高公大笑。乃曰。釋氏尙其清淨。道成則爲正覺。覺則佛也。如八郎向來之談。深得之矣。倚馬大笑。自虛又曰。適來朱將軍再三有請。和尚新製。在小生下情。實願觀寶。和尚豈以自虛遠客。非我法中。而見鄙之乎。且和尚器

識非凡。岸谷深峻。必當格韻才思。貫絕一時。妍妙清新。擺落俗態。豈終祕咳唾之餘思。不吟一兩篇以開耳目乎。高公曰。深荷秀才苦情。事則難於固達。況老僧殘疾衰羸。習讀久廢。章句之道。本非所長。却是宋八無端挑挾吾短。然於病中。偶有兩篇自述。匠石能聽之乎。曰。願聞其詩。曰。擁褐藏名無定蹤。流沙千里度衰容。傳得南宗心地後。此身應便老雙峯。爲有閻浮珍重因。遠離西國赴咸秦。自從無力休行道。且作頭陀不繫身。又聞滿座稱好聲。移時不定。去文忽於座內云。昔王子猷訪戴安道於山陰。雪夜皎然。及門而返。遂傳何必見戴之論。當時皆重逸興。今成君可謂以文會友。下視袁安蔣詡。吾少年時頗負俊氣。性好鷹鷂。曾於此時。畋遊馳騁。吾故林在長安之異維。御宿川之東峙。此處地名。苟家莊也。詠雪有獻曹州房一篇。不覺詩狂所攻。輒汚泥高鑿耳。因吟詩曰。愛此飄飄六出公。輕瓊洽絮舞長空。當時正逐秦丞相。騰躑川原喜北風。獻詩訖。曹州房頗甚賞僕此詩。因難僕云。呼雪爲公。得無檢束乎。余遂徵古人。尙有呼竹爲君。後賢以爲名論。用以證之。曹州房結舌莫知所對。然曹州房素非知詩者。烏大嘗謂吾曰。難得臭味同。斯言不妄。今涉彼遠官。參東州軍事。相去數千。苗十數。以五五之數。故第十。氣候啞。吒。憑恃羣觀。索人承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銳金曰。安敢當。不見苗生幾日。曰。涉旬矣。然則苗子何在。去文曰。亦應非遠。知吾輩會

於此計合解來。居無幾。苗生遽至。去文僞爲喜意。拊背曰。適我願兮。去文遂引苗生與自虛相揖。自虛先稱名。氏苗生曰。介立姓。苗賓主相諭之詞。頗甚稠沓。銳金居其側曰。此時則苦吟之矣。諸公皆在。老奚詩病又發。如何如何。自虛曰。向者承奚生眷與之分。非淺。何爲尙吝瑰寶。大失所望。銳金退而逡巡曰。敦不貽廣席一噓耳。輒念三篇近詩云。舞鏡爭鸞綵。臨場定鵝拳。正思仙仗日。翹首御樓前。養鬪形如木。迎春質似泥。信如風雨在。何憚迹卑棲。爲脫田文難。常懷紀涓恩。欲知踈野態。霜曉叫荒村。銳金吟訖。暗中亦大聞稱賞。聲。高公曰。諸賢勿以武士見待。朱將軍。此公甚精名理。又善屬文。而乃猶無所言。皮底臧否。吾輩亦將不可。況成君遠客。一夕之聚。空門所謂多生有緣。宿鳥同樹者也。得不因此當異時之談端哉。中正起曰。師丈此言。乃與中正樹荆棘耳。苟衆情疑沮。敢不唯命是聽。然慮探手作事。自貽伊戚。如何。高公曰。請諸賢靜聽。中正詩曰。亂魯負虛名。遊秦感寧生。候驚丞相喘。用識葛盧鳴。黍稷滋農興。軒車乏道情。近來筋力退。一志在歸耕。高公歎曰。朱八文華若此。未離散秩。引駕者又何人哉。屈甚屈甚。倚馬曰。扶風二兒。偶有所繫。意屬所乘。吾家龜茲蒼文斃甚。樂喧厭靜。好事揮霍。興在結束。勇於前驅。謂般輕貨首隊頭驢。此會不至。恨可知也。去文謂介立曰。胃家兄弟。居處匪遙。莫往莫來。是用尙志。詩云。朋友攸攝。而使尙

有遐心。必須折簡見招。鄙意頗成其美。介立曰。本欲訪胃大去。方以論文興酣。不覺遲遲耳。敬君命予。今且請諸公不起。介立略到胃家。卽回。不然。便拉胃氏昆季同至可乎。皆曰諾。介立乃去。無何去文於衆前。竊是非介立曰。蠢茲爲人。甚有爪距。頗聞潔廉。善主倉庫。其如蜡姑之醜。難以掩於物論。不知介立與胃氏相攜而來。及門。警聞其說。介立攘袂大怒曰。天生苗介立。鬪伯比之胄。下得姓於楚遠祖。芟皇茹分二十族。祀典配享。載於禮經。謂郊特牲八蜡迎虎迎貓奈何一敬去文。盤瓠之餘。長細無別。非人倫所齒。只合馴狎稚子。寧守酒旗。諂伺妖狐。竊脂媚竈。安敢言人之長短。我若不呈薄藝。敬子謂我咸秩無文。使諸人異目視我。今對師丈。念一篇惡詩。且看如何。詩曰。爲慙食肉主恩深。日宴蟠桃臥錦衾。且學志人知白黑。那將好爵動吾心。自虛頗甚佳歎。去文曰。卿不詳本末。厚加矯誣。我實春秋向戍之後。卿以我爲盤瓠。如辰陽此房於吾殊所乖闕。中正深以兩家獻酬未絕爲病。乃曰。吾願作宜僚以釋二忿可乎。昔吾逢丑父。實與向家。芟皇春秋時。屢同盟會。今座上有名客。二子何乃互毀祖宗。語中忽有綻露。是取笑於成公齒冷也。且盡吟咏。固請息喧。於是介立卽引胃氏昆仲。與自虛相見。初襜襜然若白色。二人來前。長曰。胃藏瓠。次曰。藏立。自虛亦稱姓名。介立乃於廣衆延譽。胃氏昆弟潛蹤草野。行著及於名族。上參列宿。親密內

達肝膽。況秦之八水。實貫天府。故林二十族。多是咸京。聞弟新有題舊業詩。時稱甚美。如
何得聞乎。藏瓠對曰。小子謬廁賓筵。作者雲集。欲出口吻。先增慙怍。今不得已。塵污諸賢
耳。詩曰。鳥鼠是家川。周王昔獵賢。一從離子卯。鼠兔皆變應見海桑田。介立稱好。弟他
日必負重名。公道如存。斯文不朽。藏瓠斂躬謝曰。藏瓠幽蟄所宜。幸陪羣彥。兄揄揚太過。
小子繆當重言。若負芒刺。座客皆笑。時自虛方傳諸客佳什。不暇自念己文。但曰。諸公清
才綺靡。皆是日牛游刃。中正將謂有機。潛然遁去。高公求之不得。曰。朱八不告而退何也。
倚馬對曰。朱八世與庖氏爲讎。惡聞發礮之說而去耳。自虛謝不敏。此時去文獨與自虛
論詰。語自虛曰。凡人行藏卷舒。君子尙其達節。搖尾求食。猛虎所以見機。或爲知己吠鳴。
不可以主人無德而廢斯義也。去文不才有兩篇言志奉呈。詩曰。事君同樂義同憂。那校
糟糠滿志休。不是守株空待兔。終當逐鹿出林丘。少年嘗負飢鷹用。內顧曾無寵鶴心。秋
草刈除思去宇。平原毛血興從禽。自虛賞激無限。全忘一夕之苦。方欲自誇舊製。忽聞遠
寺撞鐘。頃則鈞然聲盡矣。注目略無所覩。但覺風雪透窗。臊穢撲鼻。雖率風如有動者。而
厲聲呼問。絕無由答。自虛心神恍惚。未敢遽前捫攬。退尋所繫之馬。宛在屋之西隅。鞍韉
被雪。馬則齧草而立。遲疑問曉色。已將辨物矣。乃於屋壁之北。有麋貍一。貼腹跪足。僂耳

鬪口。自虛覺夜來之異。乃遍求之室外。北軒下俄又見一瘁瘠烏驢。連脊有磨破三處。白毛茁然將滿。舉視屋之北拱。微若振迅有物。乃見一老鷄蹲馬前。及設像佛宇塌座之北東西。有隙地數十步。牖下皆有彩畫處。土人曾以麥麩之長者積於其間。見一大駁貓兒眠於上。咫尺內有盛餉田漿破瓠。一次有牧童所棄破笠。白虛因蹴之。果獲二刺蝟。蠕然而動。白虛周求四顧。悄未有人。又不勝一夕之凍乏。乃攬轡振雪。上馬而去。遇出村之北道。左經柴欄舊圃。覩一牛踏雪齧草。不百餘步。闔村悉輦糞於此。蘊崇。自虛過其下。羣犬喧吠。中有一犬。毛悉齊裸。其狀甚異。睥睨白虛。自虛驅馬久之。值一叟。關荆扉晨興。開徑雪。自虛駐馬訊焉。對曰。此故友右軍彭特進莊也。郎君昨宵何止。行李間有似迷途者。自虛語及夜來之見。叟倚簷驚訝曰。極差極差。昨晚天氣風雪。莊家先有一病橐駝。慮其爲所斃。遂覆之佛宇之北。念佛社屋下有數日前河陰官脚過。有乏驢一頭。不任前去。某哀其殘命未捨。以斛粟易留之。亦不羈絆。彼欄中瘖牛。皆莊家所畜。適聞此說。不知何緣如此放怪。自虛曰。昨夜已失鞍馱。今凍餒且甚。事有不可卒話者。大略如斯。難於悉述。遂策馬奔去。至赤水店。見僮僕。方訝其主之相失。始忙於求訪。自虛慨然如喪魂者數日。

妖化錄。靖康元年。梨樹生豆莢。木香架上生蒲桃。又王殿直家籠中貯松花。及啟籠視之。

每一片中。雪白小松一小株。又寶錄宮前華表柱。忽生松一枝。北向者。生一大黃。如斗大。凡三日而萎。又童貫轎中木板。上生雜草。砍刈復生。蓋妖異也。未幾京師遭金人破蕩。異花。花木皆薪。蓋妖變先有兆焉。

輟耕錄。至正辛卯夏。松江普照寺僧舍。一敞帚開花。又嘉興儒學閣人陶氏磨上木肘發青條。開白花。又吳江分湖里煨工。一柳樹。樁以安鐵碓者。且十餘年矣。發長條數莖。如葦。三家雖有此恠。而皆無恙。豈非關係國家之氣數乎。

異林。弘治乙卯。長沙旱。苦竹開花。楓樹生李實。黃連樹生黃瓜。苦蕒菜開蓮花。七日而謝。又歲丙辰三月。敘州楠樹生蓮花。五十餘朵。李樹生豆莢。莒莒滿枝。

康熙時。南安守孔興訓。曲阜聖裔也。一日渡鄱陽湖。見有物。長可數里。身有兩翼。自空飛入湖。黑質黃文。掉尾波上。行數里。猶彷彿於水中見之。時風日晴霽。舟亦無恙。

康熙時。交趾老道士某。結廬潮州之金石。年百歲矣。蓄動物皆小。有一鷄。大如么鳳。置枕中。鳴卽覺。一獠。小如蝦蟇。以線繫之。几一龜。如錢大。置金合中。東莞令錢蔗。山大令以壇。曰鷄陽精也。獠獠心猿也。龜神靈而服氣也。皆小者。損之又損也。

西藏及苗匪邪教。未起事之前。川中所種包穀。根下宛如人首。眉目畢具。李樹忽生刀豆。

一日早起。成都北門忽閉不得開。視之有大蟾蜍百萬填塞。日高始散。
光緒壬寅。廣州漁人釣於珠江之白鵝潭。得一物。狀如鼈。有裙無足。有尾無首。背色青黑。
腹有文如龜。純白。有九口。中惟一口。有牙二枚。如人指。權其重。幾二十斤。陳某以二金購。
歸。仍命人放之於白鵝潭。